

今古傳奇

武俠

版

【铁血柔情】

临邑之殇

【啼笑江湖】

撞墙巧姻缘

【武侠夫说】

江湖行 (3)

13期
总第31期

孔夫子旧书网
www.kfzj.com

今古传奇·武侠版

目 录

CONTENTS

2003.07
上半月版

江湖行（三）	文：江湖客
撞墙巧姻缘	文：宋阳
临邑之殇	文：李古
青丝妖娆	文：楚惜刀

江湖行 (3)

江湖客

五、

议亲阿惠带着石破天、阿绣等人离开了大路，不久就见一处高丘，四周古树参天，丘旁一座古刹，宏伟壮丽。石破天问这个大土丘是什么？阿惠回答道：“这是汤王墓。”游罢汤王墓，再行二里地，就看到了亳州城的城门。亳州城市肆繁华，人烟稠密，节日期间熙熙攘攘，格外热闹。华素望让华十八、白自在等人进宅休息，阿惠却示意石破天、阿绣不要进屋，而要带他们游览紧邻的华佗庵。

到得华佗庵中，守庵的老尼请他们入内饮茶，又指着两边的壁画说是华祖师传下来的，一是《华佗事迹图》，一是《五禽戏图谱》。石破天去看《五禽戏图谱》，不禁一怔，原来那正是一套武功。石破天自离开侠客岛之后，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壁画，喜出望外，不知不觉地练了起来，浑然忘记自己身处何地。

阿惠、阿绣颇觉好笑。待他依照画上的姿势一一练完，又要从头再练，阿惠道：“石大哥，你不累么？”石破天似乎没有听见。阿绣脸上一红，忍不住推了石破天一把，不料自己却被一股大力逼得一连倒退了好几步。石破天这才如梦初醒道：“你们瞧，这一套武功可高明得很哪！”阿惠道：“这有什么？我姥爷家人人都练。”石破天道：“人人都会练？那怎么……怎么比武时却没人使这个？”阿惠道：“与高手比武怎能使这个？我姥爷说，这是华家

入门功夫。凡华家子弟人人都要练的。练了虽无大益，却是华家人的标志。”石破天道：“练了无益？这套武功比华三公子的那套少林罗汉拳还要高明得多啊！”待回家，石破天对华玉星兄弟说起“五禽戏”，华氏兄弟当然不信，石破天便让华玉星试演一遍。华玉星按照“五禽戏”中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的顺序，演示了一遍。

石破天道：“华三公子演示的‘五禽戏’果真是‘戏’，好看，但却不是武功。我看见华佗庵壁画上的武功却不是这样的。其中的‘虎戏’就是一路精彩的武功。”一边说，一边将“虎戏”从“猛虎下山”、“猛虎出山”、“黑虎钻心”、“白虎跳墙”、“懒虎伸腰”、“饿虎扑食”到“虎蹲”、“虎扑”、“虎剪尾”、“虎吼”等一路演将下去，共是二十八招。接着又将那“猛虎下山”与“猛虎出林”两招同使，“黑虎钻心”与“白虎跳墙”二招同使，以此类推，共组成一十四个双招。再四招一组，共组成七组虎式拳，可供人多时用。

华玉星、华玉明等人从未想到，“五禽戏”竟可以化出如此威猛的武功，无不欢欣，又惊奇石破天是何得知的。石破天道：“这二十八招只是虎戏的本招，照壁画上的意思，这一套拳法还可以有几种变招，如豹拳、狮拳等等，不知有多少招。”看他们不信，又将“金豹露爪”、“豹奋”等豹拳的拳路，以及“狮子摇头”、“狮斗”等狮拳的拳路，一一地练了一遍。

华家子弟无不喜出望外，不知不觉酉时已过，天色渐暗，大厅之中，华家子弟仍在练武不休。

夜间，华十八、白自在等人见华家子弟人人兴奋异常，一问才知事情原委，华十八犹自不信。华玉星道：“爷爷，是真的呀，‘五禽戏’我们人人都练熟了，却没想到其中有那么深的功夫。”接着华玉星演了一套“虎戏”，华玉明演了一套“豹戏”，兄弟俩儿又合演了一套“狮戏”，接下来又演了一套“对招”，再加上另两个年轻子弟，四人共演一套组戏。虽招式尚嫌生疏笨拙，但这一套拳法的精猛厉害之处，在白自在、石清等大行家眼中自是一目了然。

华十八连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白自在道：“一向只知华佗是一代神医，却没料到也是一代武林高手！华老爷子，你这华家的武功可着实了

不起呀！"华十八道："说笑了，说笑了。"白自在道："怎么是说笑？你刚才不也是说了不起，了不起吗？"华十八道："我是说石小哥了不起，只看一看就悟到了一套武功精髓！老朽家传武学，传了多少代人，老朽也练了几十年，却从来练不出大的名堂，俗话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犹不信。现如今看来，闻君一席话，胜练几十年武，可不是了不起么？"说罢，他将华玉星、华玉明等人叫到跟前，对石破天道："石小哥，老朽有一事相求，不知肯允否？"石破天道："老爷子请讲，如能办到，当然无所不遵！"华十八道："我这几个不成器的孙子，一心想拜明师，学绝艺，学了这么些年，本以为略有小成，谁知在高手眼里还是不值一晒。我想请石小哥收了我这几个孙子为徒！"众人大吃一惊。那华玉星、华玉明都比石破天年纪大好几岁，又各投了名门，怎么不叫人吃惊？石破天道："这……这……华爷爷说笑了！"石清、闵柔齐道："此事万万不可！"石清道："天儿无知少年，怎能收徒为师？再说令孙都比天儿大了许多！"闵柔道："华老爷子，孩子们相互切磋切磋则可，说到拜师，那不是乱了辈份么？"华十八道："什么乱了辈份？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老朽若非年纪太大，也想拜在石小哥的门下哩！星儿、明儿，还不快快拜师？"华玉星、华玉明立即跪倒在地，却见石破天也随之跪倒。石清道："华老爷子，令孙要切磋哪一门功夫，天儿无不倾囊相授，拜师之事，请万勿再提！"华十八见石家父子俱是毫无回旋的余地，沉吟了一会，道："唉！只怪我这几个孙儿不成器，又无善缘……星儿你们都起来吧！"石清道："不瞒老爷子说，蒙您疗伤祛毒，我们来府上已久，本想明日告辞，但无以为报，几个公子要天儿与他们一起切磋武功，我们就再留几天。"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只有华玉亮闷闷不乐。任凭父亲华素闻如何怒骂，爷爷华十八如何劝导，总也不能让他对石破天臣服。他从来没有受过这等委屈，对石破天更加恨得咬牙切齿，当夜就离家出走了。

一连数日，石破天日里教授华玉星等人学习"五禽戏"，晚间则在书房中随阿惠学习书法之技，渐知笔、墨、纸、砚的品类。写到《侠客行》中诗句之时，偶有倒笔，阿惠一一纠正，反复多次，终于将笔顺全都写对了，而且写得颇具章法。阿惠大为欢喜，不免赞叹有加。

这一日石破天终于将"五禽戏"全部教完，石清夫妇当晚就向华十八辞行。华十八知道再也无法挽留，就将一众小辈都赶出大厅，只留下白自在在夫

妇、石清夫妇，开门见山向石清道：“石庄主，你家小哥今年贵庚多少？”石清道：“蒙老爷子问起，过了年，小儿已是二十岁了。”华十八道：“可曾提亲？”石清道：“这个？没有，没有提亲。”听到石清此言，白自在却大声道：“石老弟，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石清道：“怎么？”白自在道：“我家老太婆将我们的宝贝孙女阿绣许配了破天，我老人家也答应了。破天也叫我爷爷，你怎可说是还未提亲？”闵柔赶紧道：“白老爷子休要着急。此事我听史前辈提起，也觉得好，只是当时天儿正在为梅姑娘守孝，我未及时和他爹爹说，白老爷子勿怪。”华十八道：“我只想问一问。若是石小哥已经提亲，那便罢了，若是尚未提亲，小老儿倒要给他提一门亲事。小老儿的外孙女阿惠……”白自在道：“不可！破天已与我家阿绣订了亲。”华十八道：“石庄主又怎地说尚未提亲？石小哥与阿惠年貌相当，又气味相投，两情相悦。这些日子常在一处，我等虽是江湖中人，不讲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但年轻男女相处日久，传将出去，总是不好。不若给他们提了亲，那便无妨。”白自在道：“刚才不是说了吗？石老弟还不知此事。”华十八道：“那便是了。婚姻大事，需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石庄主还不知此事，那就算不得有父母之命了。”白自在怒道：“我等江湖中人，一言而决，岂可依从俗世之礼？”华十八笑道：“虽是如此，礼不可废，咱俩也别争，看石庄主之意吧？”石清夫妇面面相觑，神情间颇有难色。

华十八见石清夫妇都不说话，事情看来大有可为，忙道：“不如这样，咱们江湖中人，也不必太过拘礼，干脆把石公子叫来问一问，如何？”见众人都点了头，忙叫人将石破天找来，石破天一听，脸上一热道：“这个，这个……我可没想过。”史小翠又惊又怒，禁不住喝道：“小子糊涂！你怎么说没想过？我来问你，那日在凌霄城中，我问你，阿绣许给你做老婆好不好，你说‘好得很，想得很，欢喜得很’，是不是这么说的？”石破天道：“是……是的！”一时大汗满头。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事，只觉得阿绣温柔和顺，阿惠聪明灵惠，真叫他做出选择，可真是大大地为难。

华十八见石破天犹豫不决，忽道：“你喜不喜欢和阿惠在一起？”石破天道：“我喜欢……当然喜欢！”此话说出，不禁满脸通红，又道：“不过、不过，我已答应了婆婆，要娶阿绣……娶阿绣……”白自在、史小翠等人都是长吁了一口气。白自在哈哈大笑，道：“这才成话！也不枉爷爷疼你一场！”

忽听屋外有人说道：“石破天这小子，你娶什么阿绣阿惠？你忘了已经娶过老婆了？”白自在大喝道：“老夫在这里，何人在外面乱插嘴？”外面人冷笑道：“白老儿好大的口气！这里是你的凌霄城么？就是凌霄城，我‘一日不过三’也不怕！”石清、闵柔一听说石破天已经娶过老婆了，俱是大吃一惊。又听那人说自己是“一日不过三”，知是那丁不三到了，吃惊更甚。只见丁不三道：“傻丫头，快进去呵！你再不进去，你老公就要被人抢走了！”白自在正要开口大骂，却见门口当真走进一个身穿淡绿衫子的姑娘来，一张瓜子脸儿，美丽娇艳，一双如水的眼睛凝视着石破天。石破天听到丁不三催促孙女的声音，就知道丁瑯也来了。等到丁瑯真的站在当面，却还是大吃一惊。只见她嘴角含愁，比以前略为消瘦，也更加动人。石破天不禁迎上两步，道：“叮叮当当，真的是你？你……到这里……来做什么？”丁瑯道：“来做什么？来找你。”声音清脆，仍是带着几分调皮，石破天不禁一呆。丁不三在屋外道：“她来捉老公。不然乖乖的不得了！”丁瑯脸上一红，更增艳丽。

只听外面“啊”的两声，众人冲出门来，只见华玉亮倒在地上，被丁不三踩着，阿惠立在前面，被丁不三一扶着！

白自在怒道：“丁老三，你他妈的来搅什么鬼？什么捉老公？”华十八急道：“亮子，阿惠，你们怎么了？”他们却不说话。丁不三不理睬白自在，对华十八道：“他们没怎么。你这孙子邀我来给他做媒，我老人家心里高兴，就来了！”华十八道：“啥？啥做媒？你先把他们放了！有话好说！”丁不三笑道：“我是有话好说，放人就不必了。做啥媒，你问问石破天这小子就知道了，问他是不是和我孙女拜过堂、成过亲？”石破天道：“不……不是的！那是他们……他们认错人了！”丁不三道：“认错人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和我孙女拜过堂、喝过酒？我是不是说过，不管你是不是长乐帮主，爷爷喜欢的是你，要把孙女嫁给你？”石破天道：“是的，不过……丁瑯把我当成她的天哥了。”他想说石中玉化名石破天，却又不知如何才能说得清楚。

丁不三道：“什么天哥地哥？拜堂的是你，你就是我的孙女婿！”石破天向丁瑯望去，张了张口，没说出话。丁瑯红着脸低下头去，似颇为害羞，形象楚楚可怜。

白自在怒道："丁老三羞也不羞，跑到这里来诈婚！再不带着你的臭孙女滚蛋，老夫就把她捏死！"丁不三道："你捏死我孙女？好哇！想想看，华十八是不是要找你拼命？"石破天道："丁瑯，快叫爷爷放了阿惠！"丁瑯道："你还要我不要？"石破天道："你……这……这是两回事！"丁瑯道："什么两回事，你若不要我，爷爷肯定不会放过那个阿惠，爷爷说话向来算数，你又不是不知道！"丁不三道："乖孙女，还是你知道爷爷！石破天傻小子，快随我们走！你娶了我孙女，怎能再与这些臭丫头一起混？"白自在大怒而起，扑向丁瑯，道："我先捏死你的孙女再说！"丁瑯惊叫道："爷爷！"华十八抢身拦住白自在，道："白老爷子息怒，你没听他说要为难我的阿惠么？"石破天眼见白自在与华十八要斗在一处，抢身站在二人之间，将丁瑯拉到自己身边，又道："丁瑯，快叫爷爷放了阿惠！"丁瑯"哎哟"一声，石破天急忙放开她的手臂。丁瑯道："你要捏死我！说清楚了，那个阿惠是你的什么人？"石破天道："阿惠是我的……我的朋友！"丁瑯道："我又是你的什么人？"石破天道："你……你也是我的朋友。"丁瑯道："那我干嘛要听你的？"白自在喝道："华老儿，我说你糊涂，他抓着你的外孙女，你为什么不抓住他的孙女？再不动手，我可就真的不客气了！"说着，朝丁不三猛扑过来。丁不三似乎早已料到 he 这一手，脚下一动，将华玉亮踢往白自在，白自在只得接住。丁不三将阿惠举了起来，高声道："你们谁过来，这丫头就死定了！"众人只得停住。丁不三又喝道："都给我退回房子里去！"众人只得退回。丁不三则往院子门外退，终于到了门外，高声道："石破天，丁瑯交给你了，要不要她在你！救不救她也在你！"说到最后，声音已在十丈开外，显然已去得远了。石破天急道："爷爷慢走！"抢出门去，不几步又回头将丁瑯夹住，冲出门外，快步如飞地去了。待到众人一起赶出院门，丁不三、石破天已去得远了。

却说石破天将那丁瑯夹着，展开"千里不留行"的轻功，一阵疾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不一会就到了几十里外，却仍然不见丁不三的踪影。心道："丁爷爷夹着阿惠，难道也这么快？"丁瑯在他臂下叫道："喂！放下我！放下我！"石破天只是不理，继续疾奔。转眼之间，又追过了好几个村镇，哪里有丁不三的影子？心想是不是自己追错了。随即放慢速度，颇感丁瑯的沉重，奇怪的是她竟再也不说话了。就着微微的星光，石破天看到丁瑯双眼紧闭，不禁吃了一惊，原来竟是不知不觉地用上了力，将丁瑯夹得闭住了气。

星光之下，丁瑯的面容一片苍白，却仍是惊人的美丽，望着她隆起的双胸微微起伏，石破天一阵面红耳赤。再探鼻息，仍是微弱之极，心里一横，用手按着丁瑯的胸腹慢慢地挤压。这是阿惠教给他的救人之法。

不一会儿，丁瑯的气息慢慢地粗了。睁开眼睛，见石破天按着自己的胸腹，尖叫道：“你，你干什么？”石破天又惊又羞，急忙缩手。丁瑯清醒过后，一阵讪笑，笑罢问道：“这是在哪里？”石破天道：“我也不知。”抬头看了一眼，又道：“在华佗庄的东南方向。”依北斗星的位置来判断方位，这也是阿惠教他的。想到阿惠，不禁十分焦急。他知道丁不三的脾气，说要杀人就一定要杀，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孙女婿也不肯放过。

石破天道：“走！找你爷爷去！”丁瑯道：“找我爷爷？你往哪里找？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么？”石破天道：“我没空多说，丁瑯，你快告诉我！”丁瑯道：“你这么急，我偏不告诉你！”石破天急道：“你……你……”丁瑯见他老实人发急的样子，也颇感惧怕，口中却说道：“我怎么？你要吃了我么？”石破天道：“丁瑯，我求求你了。”丁瑯道：“这还差不多！你陪我说一会儿话，到时候我自己会告诉你。”石破天道：“你不骗我么？”丁瑯道：“信不信由你。”石破天道：“好吧，你要说什么？”丁瑯道：“我问你，你是不是偷了开封魏家和云家堡的武功秘籍？”石破天大吃一惊：“什么魏家、云家的武功秘籍？我怎么会偷？”丁瑯道：“江湖中人人都这么说。你是真的没有偷了？”石破天道：“自然没有！我怎么会偷人家的东西？”丁瑯道：“那么，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么高深的武功？”石破天道：“这……我……”丁瑯道：“你是从侠客岛学来的，是不是？”石破天又是一惊：“你……你怎么知道的？”丁瑯道：“我听四爷爷说，那岛上武功难学得紧，有人学了三四十年也没学会，你是怎么学会的？”石破天道：“这……我不能说。”丁瑯道：“怎么不能说？”石破天道：“侠客岛上的龙岛主、木岛主两位老人家临……临去世之前告诉我，叫我不能说。”丁瑯道：“好稀罕么？我还懒得听哩。”石破天道：“丁瑯，请你告诉我，你爷爷往哪里去了？”丁瑯道：“你的事不对我说，我的事干嘛要对你说？”又闭上了眼睛，任石破天怎样央求，只是不说。石破天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哽咽道：“丁瑯，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丁瑯道：“你以为我是怎样的人？”石破天深深地瞪了她一眼，不再说话，转身朝华佗庄的方向走去。丁瑯先是不理，见他一直也不回头，心想他若是回去，说不定真的

会遇上爷爷，或者又要与他的爹娘一道，那可大事不妙，急喊道："好吧，我告诉你，你走错了！我爷爷说，要我到回镇江的路上去等他！"石破天又往回赶，至丁瑄身前，肃然道："多谢！"说罢，朝东南方向而去。丁瑄喊道："你不与我一道么？"石破天头也不回，道："你一个人慢慢走吧，我到前面等你！"

这一日来到六合地界，已离镇江不远。石破天正欲连夜赶路，忽然身后一阵马蹄声响，冲着他来。石破天忙闪身至路边，不料那马居然也跟到路边，石破天转过身来，只见马上坐着一个妙龄女子，正是丁瑄。

不等他说话，丁瑄道："嗨，石帮主果然好功夫！"石破天道："丁瑄，你做什么？你爷爷呢？"丁瑄下马，道："你没追着么？我还以为你在前面早已救出了你的阿惠哩。"石破天道："我没追着。你……你也没见着么？"丁瑄道："我若见着了爷爷，你那阿惠还想活命？"石破天道："什么？阿惠与你……有何仇怨？你也要谋害于她？"丁瑄道："有何仇怨？你还说有何仇怨？你想想，你这样为了她，对我理也不理，你说我有没有仇，有没有怨？"石破天道："我怎么不理你了？"丁瑄道："你理了？你像一溜烟似的跑得飞快，若不是我抢了这匹好马，能迫着你？"石破天见丁瑄强辞夺理，也不再和她说，一门心思地往前赶路。丁瑄只得上马紧追，道："天哥，天要黑了，你要连夜赶路么？"见他仍是不理，又道："我跟你讲，你要救你的阿惠，还是听我的话，与我一道为好。"石破天听她说到阿惠，终于开言道："为啥？"丁瑄开颜道："为啥？好处可多着哩，第一，我能找到爷爷。第二，你带着我，爷爷带着你的阿惠，正好交换。若是你将我丢了，你想爷爷会怎么办？"石破天道："那你和你爷爷是怎么找到……怎么知道我在华佗庄？"丁瑄道："是一个叫做华玉亮的告诉我和爷爷的。"石破天觉得难以置信："华玉亮？他怎么会？"丁瑄大声道："他要夺回自己的老婆，怎么会？"石破天更加不解："什么夺回他的老婆？"丁瑄"哼"的一声，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原来丁不三与丁瑄一道前往淮北找寻石破天，只是听说他在云家堡中打伤了老堡主，偷了他家的武功秘籍。可是淮北地方极大，石破天早已不见了踪影，上哪里找去？那一日到了一个镇子上，丁不三嫌那酒馆里的酒水不好，大光其火，说找到石破天这小子之后先要扒了他的皮，害得爷爷喝这种牛尿马溺似的酒水！大骂丁瑄不长眼睛，找了石破天这么个脓包做女婿。忽然有一个年轻人走上

前来，说他知道石破天在啥地方。后来才知道他叫华玉亮，是神医华十八的孙子，从小与一个叫做阿惠的表妹青梅竹马，不料石破天这小子却横刀夺爱，使得表妹神魂颠倒，再也不理他这个表哥了。一气之下，他就从家里逃了出来！丁不三、丁珪就随华玉亮到了华佗庄……

石破天听了这段故事，做声不得。丁珪也不再说话，两人闷声赶路，不一会来到一个大镇子。丁珪要住店，石破天犹豫道：“我找一个地方住，你住店吧。”丁珪道：“为什么？”石破天支吾了一会，道：“我的银子……不多，只怕，只怕不够用。”丁珪哈哈大笑，道：“原来大名鼎鼎的石帮主竟没钱住店！哈哈！”石破天道：“有什么好笑？”丁珪道：“这还不好笑？你身负武功，竟没有银子花，岂不好笑？”见石破天不做声，丁珪又道：“哎哟！我的石公子，你怎么不早说，小女子别无他物，银子却是多得用不完。不如……”说着掏出几个十两重的大元宝，朝空中抛了几抛，递给石破天道，“请你帮忙花花。”石破天不接，丁珪将银子丢到地上，石破天只得拾了起来。丁珪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两人到一家客栈住下，那店主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妻，给开了一间上房。石破天正欲说什么，丁珪抢着道：“要两间上房！”晚餐吃得极为丰盛。花了好些银子，可丁珪浑不在意。晚饭之后，丁珪到石破天屋里聊天，见店小二送茶水来了，丁珪问道：“小二哥，这镇上最富的人是谁？”那店小二见漂亮小姐与他说话，受宠若惊，连连哈腰道：“晓得的，晓得的。这镇上最有银钱的人么，便是王进宝王员外。”丁珪道：“你知这王员外的家在哪儿么？”小二道：“那怎么不晓得？镇东边最大的房子就是，门口有两只大狮子，还有上马石、下马石哩！”丁珪“哦”的一声，随手掏出一两重的小银锭，给了小二。

一夜无语。第二天一早，石破天 and 丁珪在店里吃早点，忽听那店主对一个客人道：“怪哉！怪哉！你听说了么？昨夜镇子里出了狐仙！”那客人道：“真的？”店主道：“可不是真的，我还能骗你么？昨夜王员外家被狐仙偷了，金条都不见了，门窗却关得好好的，你说怪哉不怪哉？”那客人道：“莫不是强盗吧？”石破天心道：“原来如此！”眼睛朝丁珪看去，见她微微含笑，朝自己直眨眼，知道是她了。

二人结了账，走出店门。到了大路上，石破天忍不住问道：“你为何要

去盗那王员外家的银子？"丁瑄道："我可没拿银子。"石破天惊道："你没拿？"丁瑄笑道："他家有那么多的金子，我干吗要拿银子？"石破天道："你身边不是有不少银子么？"丁瑄道："我的银子不是都布施给你了么？我自己没了，只好去化缘了。"石破天正色道："你的银子，都是这么来的？"丁瑄道："怎么？你没听说过圣人之言，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我这也是替天行道哩。那王员外家的金银满箱，都发霉了，我不帮他花花，他这一辈子怎花得完？"石破天不知怎么说才好，知她从小就是这样，说也无益。

行了两刻光景，石破天忽见丁瑄在前面被几个人围着，急忙赶了上去。只见围着丁瑄的共是六人，其中一人眼角有血，一个长着络腮胡须的人正勒住丁瑄的马缰，另一个脸色黝黑的精壮汉子持刀在手，正要砍马腿。石破天赶上前去拦了，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那黑脸汉子道："喏！我道这妞儿怎地如此放肆，原来果然有靠山。小妞儿，你有再大的靠山也不管用，你今日不下来给我吴兄弟磕头赔罪，就休想离开此地！"石破天见他凶巴巴的，他们说的吴兄弟，大约是那位眼角淌血的人了，忙问丁瑄道："是怎么回事？"丁瑄见石破天赶来，也已心平气和，道："他们一字排开，拦在前面走路，我在后面喊，他们不理睬，我的马冲过去撞了他们一下，他们就要与我拼命！"那络腮胡子道："小妞儿好一张厉嘴！我们几时一字排开啦？是你打马从身后撞了我们，我们找你论理，你还回头打了吴兄弟一鞭，差一点将他眼睛都打瞎了。"黑脸人道："张大哥少与她废话，她不磕头就把她的眼睛打瞎一只！"丁瑄在马上朝那黑脸人抽出一鞭，道："我先将你的狗眼打瞎一只！"石破天急忙抓住鞭梢，将丁瑄拉下马来，道："不可惹事！都别动手，有话好说。"丁瑄怒道："好吧！我不要你帮，也不要你管，你放开！"那黑脸人见石破天拦住了丁瑄，还道他是怕了自己，道："小伙子，要讲理找账房先生去，这里可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让开，我倒要看看这小妞仗了谁的势？"丁瑄顺手一鞭，向那黑脸人抽去，石破天阻止不及，鞭子正好抽在那黑脸人的嘴角处，将他的嘴唇拉翻了一小块。那几人见丁瑄如此蛮不讲理，立即动起手来，四五件兵刃齐向石破天、丁瑄身上攻来。

石破天拉起丁瑄，一个纵身跳上马去。避开了那几件兵刃，打马而去。那几个人急忙追赶，却哪里追赶得着？

六、

新老帮主石破天、丁珪骑在马上，不住地飞奔。不一会，后面的追兵连影子也看不见了。丁珪斜靠在石破天的怀中，随马颠簸，感到十分惬意。

到了渡口，丁珪问石破天道："天哥哥，你饿不饿？"石破天见岸边有不少的船只，却没见渡船，人来人往的倒是十分热闹，路边一排酒家茶亭，大都满座。跑了半日，也觉有些饿了，向丁珪点了点头，找到东边尽头的一个较为偏僻的酒家，坐定之后，丁珪随口点了七八样菜，又要了一壶酒。石破天随意地看了看其他的几位酒客，看样子也都是过渡的人。

丁珪忽道："天哥哥，你的那些碎银两，还剩多少？"石破天不解，道："你问这个干啥？"丁珪道："不干啥，随意问问。要不是遇上我，你的那些碎银子，只怕早就没了吧？"石破天心道：那可不见得。口中却道："这可要感谢丁姑娘大方施舍了。"跑堂送上酒菜，丁珪将石破天的酒杯斟满了，自己却不斟。石破天才知这一壶酒是专为自己要的，不禁很是感激，道："多谢！"丁珪道："哟，你和我也用得着这么客气？"一壶酒喝干，只见门口走进几个人来，正是那络腮胡子一伙。络腮胡子道："小娘皮，你还能往哪里逃？"丁珪怒道："你嘴巴干净一点！我逃？我才不逃呢！我倒看看是谁逃。"石破天道："诸位朋友息怒！何必为一点小事动干戈？"那络腮胡子道："小伙子，你也有份！"石破天道："我也有份？我可没惹你啊？"丁珪道："天哥哥，和他们啰嗦什么？快打发了他们，我们还要赶路哩！"那黑脸人忽地一拳向石破天的脊背打下，口中道："说得好，还啰嗦个屁！"石破天反手将他的拳头抓住，带向他的同伙。那络腮胡子手一挥，大家一齐动手。丁珪毫不客气，展开丁家的擒拿手，早与那姓吴的等人斗在一处。石破天仍不欲生事，只是随手拆招，却不反击对方。

丁珪独斗三人，可是货真价实的狠拼。只见她将一十八路擒拿手一一施展出来，每一招都凶狠异常。数十招后，右手一招"虎爪手"抓住了那姓吴的灵台穴，左手一招"玉女穿针"抓住了那小个子的悬枢穴，两人均是萎靡在地。丁珪又一招"凤尾手"击中第三个人的胸口。石破天见丁珪打倒三人，干净利落，倒也佩服得很。这些招数都是她教过他的，自己用起来虽然也能得心应手，但却不如她姿势美妙。

络腮胡子见丁瑄击倒三人，立即转身，一招“苍鹰捕鼠”向丁瑄攻去。一边对那姓吴的道：“吴老七，不碍事吧？”吴老七道：“不碍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丁瑄虽打中了他的穴道，但毕竟内力有限，不能透入穴道。

络腮胡子急道：“刘老四小心！大家动家伙呵！”那小个子刘老四刚刚爬起，丁瑄一招正好打向他的面门，就地一滚，身上沾满了油污，却是保住了自己的脸面。一边滚一边拔出一把匕首，斜斜一削，眼看丁瑄的小腿不保，石破天忙将桌上的一只筷子拿起，飞射出去，将匕首击落。

丁瑄惊出了一身冷汗，急道：“天哥哥，还不快收拾了！我支持不住了。”那些人都拿出了兵刃，丁瑄吃力，只得抽出马鞭，舞成一个圈子。那黑脸人见了丁瑄的鞭子，心头火起，放弃了石破天，一刀向丁瑄刺去。

眼见丁瑄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石破天也不多想，使出一招“飞燕回翔”，在人从中转了一圈，将各人手中的兵刃全都夺了下来。这是“五禽戏”中最美也颇为厉害的一招。

众人兵刃被夺，都是一呆。丁瑄手起鞭落，将那黑脸人的另一边嘴角也拉开了。石破天忙将她的鞭子也夺了下来，向那黑脸人道：“对不住，对不住！”那黑脸人怒道：“对不住你奶奶个熊！”但也不敢再动。

石破天道：“这位兄台贵姓？”那络腮胡子道：“我姓丘。你想怎样？”石破天道：“丘兄，今日之事，是我的这位同伴不对，在下向你们赔礼。”躬下身去，认认真真就是一礼。

丁瑄“哼”了一声，石破天也不理她。那络腮胡子见石破天赔礼，也双手抱拳一揖，道：“兄台好功夫！”丁瑄道：“若不是他好功夫，你们还不要把我吃了？”石破天道：“丁瑄，少说一句成不成？”那络腮胡子道：“我们技不如人，两位的恩德，我们记下来了。”丁瑄道：“怎么？你们还没完没了？”络腮胡子道：“依姑娘之见，我们该怎么办？”丁瑄怒道：“怎么办？见到本姑娘，就滚得远远的！免得惹本姑娘生气！”忽听窗外一个声音道：“丁

姑娘好大的口气！"石破天一看，只见窗外站着个灰衣老者，他的身后有七八个人。

那络腮胡子喜道："费香主！"丁珰则道："你是谁？你怎知本姑娘姓丁？"那老者道："我是谁，你爷爷没告诉你？"丁珰道："我爷爷眼里，没你这号人物。"那老者道："好！说得好！不愧是丁不三的孙女。"那黑脸人道："她是丁不三的孙女？难怪！难怪！"丁珰道："凉快什么？要不要将你上嘴唇也拉翻了？"原来那黑脸人将"难怪"说成了"凉快"，丁珰取笑于他。黑脸人怒容满面，一张脸变得更黑了。

石破天道："丁珰，你少说一句成不成？我们走吧！"拉着丁珰朝店门走去，络腮胡子等人看了看窗外，木然地让开。

石破天、丁珰刚出门，那老者也绕到了门口，对石破天道："请问公子贵姓？"石破天道："我姓石。"老者道："姓石？公子难道是石破天？"石破天道："是，晚辈正是石破天。"老者道："你是石破天……怎么又和这丁姑娘在一起？"丁珰大怒："这你管得着么？"那老者瞪了丁珰一眼，目光一射，丁珰浑身一麻，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

老者道："一个姑娘家毫无礼性，到处惹事生非，你家里没人管，老朽倒要管上一管。石公子，咱们借一步说话。"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空地。石破天不知这老者是什么来路，想要拒绝，却又说不出口。丁珰倒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先行了一步。

老者忽道："丘铮。"络腮胡子道："属下在。"老者道："你怎的将一套'苍鹰十八式'练成了'母鸡十八式'？"丘铮道："属下无能，好生惭愧！"老者道："你今天是遇到高人，惭愧么，那也不必。你来给我教训教训这位伶牙俐齿的丁姑娘，看看丁家的擒拿手比你的'苍鹰十八式'怎么样？"石破天道："老丈，这……"老者道："石少侠不必多言，待一会儿老朽还想请教石少侠的精妙武功。"石破天看看天色不早，自己还要过江找人，不能在此多留，心情甚急，深怪丁珰多事，但又不能丢下她不管，一时左右为难起来。

这时，忽听有人喊道：“石帮主，石帮主！”石破天抬头一看，只见长乐帮狮威堂香主陈冲之带着一千人走了过来。

陈冲之喜道：“是石帮主！果然是石帮主！属下陈冲之参见帮主！”身后的一千人也一齐参见了。石破天道：“免礼！免礼！陈香主，我已不是石帮主了，怎可如此称呼？”陈冲之道：“这……帮主，咱们回去再说。属下听说石帮主出现在六合一带，率人迎驾来迟，望帮主恕罪！”石破天连称“不必多礼”，仍不受陈冲之的礼。陈冲之颇为尴尬，见那老者站在一旁冷眼相看，忙道：“启禀帮主，这位是扬州新起的太平帮香主费云亭费老爷子，江湖上人称‘神鹰’，功夫了得！”石破天听说“太平帮”三个字，心中一震，这三个字简直就是不祥之兆。再看眼前之人，见他眨不眨眼地望着自己，也不愿失了礼数，拱手道：“见过费前辈！”费云亭道：“石少侠不须多礼！”陈冲之看了看场中之人，道：“石帮主，这是……”石破天道：“是这位丁姑娘与费前辈属下有一点误会。”陈冲之道：“原来如此！见过丁姑娘！”丁珪却是爱理不理。陈冲之也不在意，早知丁不三的这个宝贝孙女的脾性，若非石破天提起，原是不会理睬她的。

费云亭见陈冲之也碰了一个钉子，心道：“这丁家丫头原是一个不识好歹的泼辣货，又何必与她一般见识？”便道：“如石少侠所言，些许误会，相争无好言，相斗无好拳。我这几个不争气的下属吃了点小亏，看在石少侠的份上，也不是什么大事，那就算了。”石破天谢了。

陈冲之道：“误会既已澄清，帮主是否回总舵？属下已预备了船。”石破天道：“我不回总舵，倒是要过江，就乘你们的船吧。费前辈，再会！”丁珪本不欲乘坐长乐帮的船过江，但此时天气不早，若再等候，不仅要与石破天分开，而且要到晚间才得到家。见石破天相邀，也就不再推辞，牵了马上了一艘大船。陈冲之道：“请石帮主进舱歇息。”石破天、丁珪先后来至舱中，见舱内地方不大，摆设却很精致，日用物品，一应俱全。水手送上茶水果品，陈冲之道：“启禀石帮主，是不是马上开船？”石破天道：“好吧。”陈冲之对那水手做了个手势，水手即出，喊道：“开船！”陈冲之正要退出，丁珪道：“陈香主！”陈冲之道：“丁姑娘有何吩咐？”丁珪道：“吩咐不敢，我来问你，帮主就是帮主，你何以总是称他是石帮主？”陈冲之道：“这个……这个么，姑娘也或晓得，敝帮以前有一个司徒帮主，我们都叫他老帮主，后来又有

了这位石帮主，石帮主不在时，由贝大夫代行帮主之职，叫贝代帮主，是以……是以在下如此称呼。”说到这里，脸上似有忧色。

石破天知道长乐帮中的许多事不便让丁珪知道，也不多问。虽然知道长乐帮让自己做他们的帮主，原不过是要自己为他们消灾免难，但毕竟与长乐帮有一份特殊的香火之缘，见陈冲之等人对自己仍是如此的恭敬，心下也很感动，随口问道：“帮中兄弟都还好？”陈冲之答道：“都好，都好！只是……”看了丁珪一眼，石破天会意，道：“坐下吧！刚才那个费云亭前辈，是何等人物？”陈冲之道：“启禀石帮主，这费神鹰原是长江太和帮的帮主，十年前被侠客岛请了去，太和帮也随即风流云散了。后来他从侠客岛归来，自然要重招旧部，恢复太和帮，后来不知怎的，却加入了这个太平帮，且只当了一个香主。”石破天道：“太平帮的帮主是——”陈冲之道：“据说姓沐，但很少有人见过他，又有人说太平帮只有副帮主而没有帮主，副帮主姓黎，据说功夫了得，无人能敌。却没有人知道他是何门何派、从哪里来的。再下来，太平帮分为十三堂，费神鹰是其中一个堂的香主。”石破天道：“哦，太平帮……是干什么的呢？”陈冲之道：“这也是一怪。很难说太平帮是干什么的，水上、陆上他们都有人，还开了镖局，又有武馆，招收青年弟子，有时也插手江湖，偶尔也做些没本钱买卖。自他们在扬州开帮，长乐帮与他们有过几次冲突，后来双方互让一步，太平帮不插手江湖的买卖，长乐帮在扬州的生意也让给了太平帮，这才相安无事。不过……”石破天道：“不过什么？”陈冲之道：“不过我瞧两帮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一山难容二虎，一条江上，两个大帮，不是他挡了我的道，就是我挡了他的道。”石破天道：“不能大家都让一步么，就像现在这样子？”丁珪却道：“你们长乐帮人多势众，何不将他们灭了？”陈冲之道：“各让一步，当然是好，但扬州镇江门户相对，行动都要经过对方的地盘，总是不便。现如今相安无事，是两帮的帮主都没有到位，再则两帮的内部……又都有些事，是以暂时便都忍着。丁姑娘说到灭了太平帮，老实说，我等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那谈何容易？太平帮中的高手颇不少，那费神鹰已是难敌，听说他们的帮主、副帮主的武功还要高得多。”丁珪道：“既如此，那他们又何不将长乐帮给灭了昵？”陈冲之道：“这却不知。不过要想灭长乐帮，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石破天道：“陈香主这一向都在总舵么？”陈冲之再一次面露忧色，不再掩饰，道：“不是，属下这一向都在外面。今早听说帮主大驾到了，实在，实在这个欢喜！”石破天不明就里，只问道：

"陈香主有没有看见丁、丁三爷爷，就是这个丁姑娘的爷爷？"陈冲之道："丁……丁老爷子？这倒没有见，帮主有何吩咐？"石破天道："没什么，我有点事，要找到他老人家。"陈冲之道："是，我马上吩咐下去，让众兄弟去打听，见到了丁前辈之后如何，要请帮主示下！"说着，瞧了丁瑄一眼，欲言又止。丁瑄见状道："陈香主的意思，是问石大帮主，见到了丁老爷子，是杀还是抓，还是怎么的？"石破天忙道："不要胡说！"又对陈冲之道："还是我自己去找吧。丁老爷子脾气不好，不必让大家冒险。"陈冲之道："是。"丁瑄嫣然一笑。石破天问："你笑什么？"丁瑄道："我没笑什么。"陈冲之忙起身道："帮主再无吩咐，属下告退了！"说着走出舱去，耳边却还是那丁姑娘格格的笑声。

冬天水浅，不多时候，船就到了南岸。陈冲之吩咐手下速去总舵通报，石破天、丁瑄走了出来。陈冲之迎上道："石帮主不妨再歇息一下，我已派人备车去了。"石破天道："多谢陈香主，备车却是不必了，我要去找丁老爷子。"陈冲之道："怎么？石帮主不去总舵？"石破天摇了摇头，道："不去了。你代我问候贝大夫及帮中各位，说在下因有事到此，总舵就不去打搅了。"说罢，抱了抱拳，就要离开。

陈冲之又急又苦，突然一阵心酸，放声大哭起来！石破天怔住，赶紧回来扶住陈冲之，说道："陈香主何必如此？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是。"陈冲之止住哭声，想要说话，看了看丁瑄，却又没有张口。丁瑄知道他是有话要对石破天说，眼睛一转，开言道："石大哥，你和他上船去说吧，我在岸上等着就是！"石破天颇有些意外，点了点头。陈冲之则向她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扶着石破天重新登船，却没有看见丁瑄向他做的鬼脸。

陈冲之回到舱中，扑倒在石破天面前，哽咽道："石帮主，你、你老人家可要救救长乐帮啊，长乐帮就要彻底毁了！"石破天大吃一惊："救救长乐帮？长乐帮怎么啦？"陈冲之镇定了一下，继续说道："自从石帮主去了侠客岛，司徒横老帮主回来了。"石破天这才想起，长乐帮原有一个老帮主，叫做司徒横，为了躲避侠客岛邀客使者，提前退休归隐，想必现在又回到了长乐帮中，遂说道："司徒老帮主回到长乐帮，那不是很好么？你又怎么说长乐帮要毁了？"陈冲之苦笑道："我们原也以为老帮主回来了很好，可是贝大夫、米香

主他们却不想老帮主回来，一些后人帮的年轻人都不认这个老帮主。老帮主一气之下动起手来，大家互相残杀。张副帮主、赵副帮主、钱舵主、王舵主、刘舵主他们全都战死！长乐帮从此不得安宁，四分五裂……您若是还不出面，长乐帮就真的没救了，岂不是要彻底毁了？”石破天没想到自己离开长乐帮之后，帮中竟然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故。慢慢询问陈冲之，终于了解到了大致的情况：那日石破天代替长乐帮帮主接下了侠客岛的请柬之后，长乐帮上上下下无不松了一口气。腊八之后，大家都知道再也没有危难，自是欢欣鼓舞，全都称赞贝大夫领导有方，大家就推举贝大夫继任帮主。贝大夫略作推辞，正准备给各大帮派报讯准备庆贺新帮主就位时，却不料司徒横老帮主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司徒虎猛、司徒豹捷、司徒狮威突然出现，想要夺回帮主之位。但众人认为他在帮中危难时刻离开帮主之位，如今事过境迁，有何面目再来复辟原位？最终动起手来，死伤多多。两方斗来斗去，自相残杀。最近一次大斗之后，贝大夫似乎也明白了，这样下去谁也没有好处，主动提出自己只是代行帮主职责，要大家寻找石帮主，让他来重新执掌本帮。这样一来，原先两不靠的一部分人，也站到了贝大夫一边，派人四处寻找石帮主的下落。

陈冲之好不容易说完原委，石破天张口结舌。他哪能想到，好好的一个长乐帮，竟会变成这样？

“帮主！”陈冲之见石破天半天也不说话，不知道他心中究竟做何打算，不禁喊了一声，眼里尽是期待之色。石破天似突然惊醒，心中好像打定了主意，说道：“我眼下还有一件急事要办，等我办了这件事，就会去帮中总舵，无论如何，也不能自相残杀了！”陈冲之听说他愿意回去，惊喜万分，口呼“帮主”，竟是热泪盈眶。忙喝令水手回船靠岸，又问帮主的要事是不是与那丁姑娘丁不三有关，要不要派人跟着帮主，以策万全。石破天想到丁不三心狠手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对付，再多的人跟着也是枉然，一口谢绝了。

丁瑛在岸上左等右等，心急如火，一直在想石破天会不会乘船开溜，待见到船重新靠岸，石破天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跳板上，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喜是怒，是恨他还是爱他。

丁瑛领着石破天穿城而过，七弯八拐，来到一条小河边。不远处就是

一座石桥。石破天依稀记得当年与丁珪在桥下船中饮酒之事，一时恍如梦中。他偷偷看了丁珪一眼，见她若无其事的样子，丝丝垂柳拂过她的头颈，她有意无意地伸手拨开，纤纤嫩手，颇让石破天心动。良夜寂寂，和风幽幽，垂柳丝丝，佳人在侧，谁知今夕何夕？

一路曲曲折折，石破天迷迷糊糊地跟在丁珪的身后，一如当年。直到走进一扇黑漆小门，跟着她踏过一条鹅卵石铺成的长长石路，走进一个月洞门，来到一座花园的八角亭子之中，石破天才突然想到阿惠，忽地清醒。

此时已在丁不三的家中。一别经年，此地还是旧时景物。石破天正要说话，丁珪抬头先说了：“你还记得这个地方？”石破天点了点头，道：“你爷爷已经到家了么？”丁珪道：“我不晓得。”石破天道：“咱们快去看看！”丁珪横了他一眼，道：“你就这么放心下不那个阿惠姑娘么？”石破天不语。丁珪生气道：“爷爷杀了那个阿惠才好！”石破天将她一推，道：“不许胡说。”忽听花径那头有人问道：“谁人在亭子上？”丁珪没好气地说：“是我！”那人道：“呵！是小姐，小姐回来啦！”不一会，花径那头走来几个仆妇，见到了丁珪后面的石破天，“啊”的一声，又都掩嘴露出笑容。一人道：“这不是新官人老爷么？”另一人道：“恭喜小姐！贺喜小姐！把新姑爷找了回来！”石破天回想当年洞房花烛，不禁面红过耳。丁珪道：“不许胡说，见过石公子！”几个仆妇齐道万福。

丁珪又问道：“我爷爷回来了么？”一边说一边打手势，两个人不知何意，另一个人道：“老爷还没回来！不过……”石破天一听“老爷还没回来”，嘘了一口气，这才发觉自己的两只手都已攥紧，捏出了一把汗水。片刻之后，失望之情油然而生。

丁珪道：“不过什么？”那仆妇道：“老爷是还没有回来，大老爷和二老爷来了，在这儿住了一段日子了。”丁珪怒道：“胡说八道！什么大老爷、二老爷？还住了一段日子？什么人，你们就让他住在家里？你们不长心眼，难道也不长眼睛？”那仆妇道：“就是因为长了眼睛，这个，才不敢得罪，小姐去看看就知道了。”丁珪见这仆妇还敢顶嘴，一怒之下，恨不得就杀了她，但看了石破天一眼，随即转变腔调，道：“天哥哥，你看我家这些糊涂虫！说什

么我家大老爷、二老爷来了！"石破天正欲说话，忽听亭下有人说道："小丫头全无教养！不来拜见，还说别人是糊涂虫？"石破天、丁珪吓了一跳！这声音与丁不三的声音几乎完全一样！当年丁不三突然出现的那一幕似乎又要重演！转脸一瞧，更加惊讶：只见亭下并排站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老人，长相也与丁不三一模一样。难怪那几个仆妇说只要看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了。

说话的是左边的那一个，话音刚落，右边的那一个也道："小丫头全无教养！……咳咳……不来拜见……还说……还说别人是糊涂虫？"丁珪道："你们真是……真是我的大爷爷和二爷爷？"一个老人说道："老夫丁不一，是丁家大爷，你是谁？"另一个老人说道："老夫……咳咳……丁不二，是丁家大……爷，你…你是谁？"丁珪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还有大爷爷、二爷爷，非但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自己的爷爷说起过。眼前之人与爷爷如此酷似，只是头发更白几分，不必多问，那多半就是大爷爷、二爷爷不假了。当下微微一笑，道："我是丁珪，我爷爷大名丁不三。"丁不一道："你是老三的孙女？"身边的仆妇道："启禀大老爷，她正是我们老爷的孙小姐。"丁不二道："你是……是……老三的孙女？"丁珪道："是。我叫丁珪。"丁不一怒道："你是老三的孙女，怎么如此无礼，不对爷爷磕头？"丁珪又吓了一跳，忙道："我不是正要给您二老磕头么！"说罢，当真拜倒，连磕了几个头。二老一起点头微笑，忽又同时指着石破天，喝道："还有你！你怎么不给爷爷磕头？"石破天早已见识过丁不三、丁不四的蛮不讲理，如今见到这丁不一、丁不二也就不以为意，随即跪在丁珪身后，磕下头去。石破天连磕了三个头，正要起身，不料二老一左一右，同时出招将他的两只胳膊拿住。石破天以为两个老爷子是要扶他起来，心生感激，顺势而起，转过身来，想要道谢。谁料两个老人同时"咦"的一声，又同时伸手，要抓石破天，石破天本能地避开了。二老惊讶更甚，第三度出手，且同时喝道："你是何人？"石破天再度避开，倒退到一丈开外，这才恭敬答道："啊，我叫石破天。"谁知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又猛扑过来，同时又说："你怎么会丁家的功夫？"石破天一边退让躲避，一边回答道："是丁珪教的。"二老道："胡说！"石破天又道："啊，还有四爷爷，四爷爷也教过我！"三个人口中在说话，手脚可不闲着，一方攻，一方让，越打越是凶险。丁珪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两个爷爷发了什么疯，自己插不上手，只能在一旁大声呼喊："大爷爷、二爷爷快住手！你们知道他是谁么？他是你们的孙女婿，是我的老公！"

任她怎么喊叫，有谁理睬她？她仍不死心，又喊道：“你们要是伤了他，我要你们赔命来！”见两个爷爷仍没有罢手的意思，心中又急又气，大叫道：“天哥不要再让了！赶快还手吧！给我狠狠打这两个老东西！”这一喊倒是很灵，二老突然中途变招，舍了石破天，一人给了丁瑯一个耳光！石破天大吃一惊，不知道丁瑯是否受伤，心里一急，终于向二老出手进攻。二老见石破天终于出招，倒也并不意外，丢开丁瑯，全力应付石破天凌厉的攻势。

丁瑯意外挨了两记耳光，眼冒金星，随即感到火辣辣的疼痛，接下来又急又怒，大哭大嚷，冲向两个为老不尊的爷爷，想要拼命！虽然自己的爷爷丁不三平时对她也不怎样，动则大骂，但却很少打她。没想这两个爷爷今日初次见面，就赏了她两个如此火辣辣的耳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更不想什么擒拿手、伏虎拳，只是咬牙切齿要和两个爷爷玩命！

石破天见丁瑯又哭又嚷，知道她没有受伤，也就放了心。

这丁不一、丁不二正是丁不三和丁不四的亲哥哥，二人孪生。丁瑯带着石破天回家，不一、不二兄弟的心中倒冒出过一点亲情热气，想试一试这个孙女婿的功力如何，看他配不配做丁家的孙女婿，不料二人出手之后，竟然试不出其深浅，打死他们也不相信天下会有这样的道理！一试再试，结果越试越惊，越试越是无法相信。

正打斗间，忽闻院门外有人道：“丁老爷子，长乐帮贝海石等人求见！”丁不一道：“什么长乐帮、短乐帮！爷爷没空理你，滚出去！”贝海石道：“不敢，启禀丁老爷子，我们不敢惊扰你老的大驾，是来迎接本帮石帮主的！”丁瑯忙道：“你们快进来吧！石帮主正在此地！”丁瑯话音刚落，贝海石等人走了进来。石破天瞄见贝海石、米横野、陈冲之、展飞等人都来了，既感惊奇，又有些兴奋，急忙脱身出来，说道：“不打了！两位爷爷恕罪，晚辈还有些事，不能陪你们玩了！”说不打就不打，不一、不二两人也没有办法，知道再打下去，也讨不了好，说不定还要糟糕，而听他话语客气，说是陪自己玩玩，倒也给足了面子，岂能不心平气和？

石破天来到众人面前，贝海石躬身道：“属下接驾来迟，望帮主恕罪！”

石破天道："我……好说，好说！"贝海石道："听说帮主要找丁老爷子有事，不知事情办妥没有？"石破天道："没有。丁老爷子不在，哦，我给你们引见——"丁不一道："你们是什么人？"丁不二道："你……你们是什么人？"贝海石这才看了看丁不一、丁不二，微微一怔，道："哦？莫不是丁不一、丁不二两位前辈？二十年不见尊颜，恕罪！恕罪！"米横野等人也都看着丁不一、丁不二，心下大奇。都只知道有丁不三、丁不四，却不知道丁家人丁兴旺，居然还有什么丁不一、丁不二。

丁不一道："你们的帮主是……是这小子？"贝海石道："这位石公子，正是我们长乐帮的帮主！"丁不一道："他要留下来陪我老人家玩玩，你们去吧！"贝海石道："这个……须得听帮主的吩咐！"丁不一怒道："我说了就算！你们还不快滚？"贝海石也不理他，看着石破天。丁不二也说了一遍，话未说完，两人一齐朝贝海石打去。展飞、米横野迎住丁不一的掌力，贝海石与丁不二交了一掌，各退了一步。丁不一在展飞、米横野两人手下也没讨得了好。不一、不二两老以为自己的身份武功定能说一不二，谁知对方居然敢抗衡，怎能容忍？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眼见冲突又起，石破天只好再一次插在他们中间。

贝海石等见帮主动手，只得退下，当然也想看看这个年轻的帮主武功上究竟又有多惊人的进境。不一、不二见又恢复了二对一的局面，心中恼怒，奈何面对石破天，却无论如何也是力不从心。好在石破天仍只是隔开他们，二老也就顺坡下驴，不再动手。

贝海石望着石破天道："帮主……"石破天道："我们走吧！"又对丁瑛道："你……你也随我去吧？"丁瑛望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贝海石等人，知道这些人并不欢迎自己，想要留住石破天，却又怕两个爷爷再找他的麻烦，撇了撇嘴道："我不去，你走吧！"石破天道："你这两个爷爷……"丁瑛心下感动，温言道："这是我的事，你走吧！"石破天仍欲坚持，丁瑛又道："你走吧！须得小心才是！"丁不一道："臭丫头说些什么？看老夫不打扁你！"石破天见丁不一对丁瑛如此无礼，有些担心，也有些生气，道："老爷子，这是丁三爷爷的孙女，你们可不能打她，不然，我、我就要……"就要"怎样，却一时说不上来。贝海石见状，插言道："帮主，这两位前辈若对丁瑛姑娘不利，长乐帮上下都不再客气！"米横野等人齐声答道："遵命！"石破天点了点头，

又看了丁瑯一眼，向丁不一、丁不二抱了抱拳，走了出去。

石破天原没打算这么快就回到长乐帮去，现在贝海石等人殷勤来迎，知道是陈冲之通报了消息，再不去，那就对不住朋友了。如何处置自己与长乐帮的关系，心中并无定见，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总之是要尽力避免本帮内部的冲突为是。只是尚未找到丁不三，救出阿惠，不免心中忧虑，且形之于色。贝海石问明情况，即道：“那好办，立即传下话去，水陆两路，见到‘一日不过三’丁不三的影子，立即向总舵报告！”石破天心思想如此也好，自己一个人找不到丁不三，长乐帮中人手众多，大家去找，那就不难了，自然地松了一口气，见贝海石如此热心恭敬，不住称谢。贝海石却道：“帮主客气了，这用不着谢我。你的事就是本帮的事。你要办什么事，找什么人，只要一声令下，长乐帮上下数万之众，谁敢怠慢？”如此一来，石破天放下了一桩心事。顺口问帮中近况如何，贝海石将司徒横父子回来种种简要说了。又说还有外患，那就是太平帮的兴起，本帮固然有不少弟子脱离，而那些受到太平帮侵扰的帮派中人，却也有不少人前来投奔本帮。太平帮与长乐帮隔江对峙，眼下虽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但这场冲突看来也难以避免，只是迟早罢了。这些内外大事如何处置，都要由帮主最后定夺。他之所言，与陈冲之所说的差不多，石破天只是听着，并不说话。

不久回到总舵，贝海石通知大小头目到虎猛堂拜见帮主大驾，石破天身不由己，只得随着众人来到虎猛堂中，众人早已来齐。石破天坐定了，见两旁立着数十人，大多是旧时相识，有虎猛堂香主米横野、豹烈堂香主展飞、狮威堂香主陈冲之、象居堂香主占旭来、猿捷堂香主徐光祖，以及各堂副香主，各分舵舵主等，也有几人只是面熟，还有几人却不认识。石破天道：“诸位请坐！”众人方坐下了。见石破天神定气闲，说话清楚，礼貌周全，不似旧日模样，有的欣喜，有的惊奇。

贝海石咳嗽了一声，道：“诸位，石帮主重归总舵，实是本帮大幸，也是本帮的头等大喜事！这些日子属下等遍寻帮主不着，无法安心，幸得帮主安然无恙，重归帮主之位！陈香主这次立了头功！”石破天见众人又起立躬身，再次参见，忙起身回礼，让大家坐下。心道：自己曾当过长乐帮主，原只道是他们弄错了，后来才知道是一个送死的角色。贝大夫说“遍寻帮主不着”

固未必是实，但众人的敬仰欢喜之情，却是半点不假。想到这里，心下也是热乎乎的。与这些人虽未久处，却也算得上患难与共，自有一份亲切之感。

贝海石道："请帮主训示！"石破天道："我……诸位都好呵！"众人齐起身道："谢帮主挂念，属下都好！"石破天抬了抬手，让众人坐下。石破天又道："我……在下……在下这个帮主原是假的，是……是贝大夫这个认错了人。"贝海石满脸通红，起身道："属下该死！"石破天向他点了点头，又道："认错了人，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好叫众位知道，那先前的石帮主，正是……正是在下的……这个哥哥。"众人都"哦"的一声，大感惊奇。展飞的脸上闪过一阵怒色，又低下头去。

石破天就将他如何解开身世之迷诸事又说了一遍，只是像他学会侠客岛武功等不可言之事，他自然略过不提。众人见石破天气度不凡，不再是当日那个无知小子，所说的那一番话虽然开始时有些结巴，但总体上却也清楚明白，自然是皆大欢喜。

听石破天对是否重归帮主之位尚未明确表示，贝海石咳嗽了一声，起身道："启禀帮主，不瞒帮主说，初时请来帮主，是贝某及大伙……这个怕了侠客岛使者，没怀什么好意。帮主要责罚，那也应该，贝海石甘心首先受责。后来大伙儿见帮主如此大仁大义，明明知道不干己事，却也还是代长乐帮接了铜牌，大伙儿便是诚心诚意拥戴帮主了！若有虚情假意，天打五雷轰！大伙儿说是不是呵？"众人齐声道："我等诚心诚意，拥戴帮主，若有虚情假意，天打五雷轰！"几十个精壮汉子一齐大喊，声震屋瓦。

贝海石又道："帮主，本来呢，帮中平常的一些小事，也用不到帮主操心。属下虽然不敢说有多大能耐，但处置一些寻常小事却也还有些办法。只是近来本帮内忧外患，无人能够让大众归心，领导群雄，以至于本帮之内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属下等商议，还是要请求帮主重归总舵，以使本帮避免灭顶之灾！望帮主万勿推辞，则属下幸甚，本帮幸甚！"贝海石的这番话说得漂亮，又十分诚恳，石破天一时做声不得。

正沉吟间，一个年轻弟子神色惊慌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道："报、

报告贝帮主，外面司徒老儿父子来捣乱！弟子，弟子们抵挡不住！”贝海石脸色一沉，道：“不必阻挡，放他们进来！”那弟子还没有说话，门口就有人说话：“老夫已经来了！这长乐帮的总舵是老夫一手所创，我要进来，谁敢阻挡？谁能阻挡得住？”石破天闻言，抬头一看，见门口走进一个人来，约摸六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高大，神情威猛，方面大耳，双目有神，声如洪钟，须发黑白相杂，却有一股威严的气度，知道这位肯定是自己只是闻名但一直未能见面的长乐帮老帮主司徒横了。他身后还跟着数人。

贝海石忙上前道：“帮主，这是本帮的前任帮主司徒横老先生！老帮主，这位就是本帮的现任帮主石破天石大侠。”石破天拱手道：“晚辈石破天参见司徒老帮主！”司徒横神情一怔，似没想到石破天如此年轻，对自己又居然如此客气，随便抱了抱拳，算是答了他的见面礼。却对贝海石道：“贝大夫，这位就是你找的那个傀儡帮主么？”贝海石神色一变，道：“老帮主，你对在下怎样，在下总是敬你三分。对石帮主，还望老帮主客气一点，不要伤了和气，犯了众怒才好！”司徒横道：“怎么？你想教训老夫？还是要仗着人多，再打一架？你叫他来做帮主，还不是事事都听你的？他不是傀儡帮主，又是什么？”贝海石道：“老帮主，你到底意欲何为？”司徒横道：“意欲何为？长乐帮由老夫手创，老夫既未身死，又未退隐，又哪里轮得上一个什么新帮主？贝大夫，我知你满腹智谋，心狠手辣，事到如今，你难道还想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贝海石道：“贝某心胸，天日可表。眼下正要请石帮主归位执事，何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罢了，老帮主误会在下，我也不多说。来呀，给老帮主、司徒兄弟看座——”司徒横道：“长乐帮的基业是你的么？凭什么倒要你说了算？”贝海石道：“老帮主，这长乐帮的基业，可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众位老兄弟一齐创下的！”司徒横道：“什么？你趁老夫不在，独揽大权，又收买人心，现在大伙儿都听你的，你当就可以篡帮了？”石破天见二人针尖对麦芒，又见众人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露了忧急神色，也不知怎么说才好。贝海石道：“老帮主，今日石帮主刚刚回来，大家不要……不要伤了和气才好。”司徒横道：“笑话！什么伤了和气？老夫要坐，也只有坐这把椅子。”说着往石破天身后的椅子一指。

石破天心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拱手道：“司徒老帮主请坐。”侧身让开。司徒横看了他一眼，颇感惊奇，往椅中坐去。贝海石道：“帮主，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老帮主，你不要着急了大伙儿，真的伤了和气。”纵身拦在石破天所让出的虎皮交椅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司徒横坐上那把交椅。

司徒横道：“贝海石，你还说不是操纵大权？这是石少侠让我坐的！”
贝海石道：“凭什么他让你坐，你就坐？”司徒横道：“你……你不是说他是帮主么？”贝海石道：“你承认了本帮的新帮主了？”司徒横道：“什么承认了？什么新帮主？长乐帮帮主是我司徒横，天下谁人不知？”贝海石道：“老帮主，那是过去的事了，请问侠客岛使者来到本帮之时，你老在哪里？”司徒横脸色一变，强颜道：“我在哪里？我……我在养病来着。”贝海石道：“你养的什么病？”司徒横道：“养什么病，老夫还要对你说？”贝海石道：“老帮主，还是不要说穿了吧。贝某不想伤你老人家的面子，更不想让几十年的老兄弟伤了和气。”司徒横怒道：“贝海石，你是存心要与老夫过不去了？”贝海石道：“老帮主，不是我与你过不去。你看看，你还来当帮主，这里有几个人还会奉你的号令？”司徒横冷笑道：“好！好！好！老夫回到本帮后，打也打过了，杀也杀过了，就是没有机会与大伙儿好好说说。今日大伙都在，我倒要看一看，你收买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昧了良心说不认识老夫？”说着，向两旁的人一一望去。众人之中，有的人低下头去，有的人则对司徒横露出了愧疚之意，又有的人看着司徒横，不动声色。一时间，大厅之中一片寂静。

贝海石道：“这样吧，咱们都是帮中的老兄弟，说什么也不能伤了和气。我想了一个办法，每人发一张纸，同意老帮主复位的，就写上一个‘一’字，不同意的就写上一个‘二’字，大家写好以后都折起来交给石帮主。老帮主，你瞧这主意怎样？”司徒横道：“就是这样。我就不信……”贝海石忙吩咐帮众准备纸笔，不一会准备就绪，众人依次写了，放到了石破天的面前。石破天当众数了，一共是四十七张，写着“一”的共九张，写着“二”的共是二十八张，有六张什么也没写，还有四张是写着“三”。司徒横看了这结果，满面紫涨，差一点喘不上气来。在父亲身后一直没有做声的司徒虎猛突然道：“这算什么？还不是早已商量好了的？贝大夫经营几年，大伙儿还不都听你的？”贝海石道：“虎猛兄弟，话不能这么说，你走了之后，虎猛堂交给米横野香主，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堂中哪一个兄弟不服？这可不是收买得了的。”原来司徒虎猛、司徒豹捷、司徒狮威兄弟分别执掌虎猛堂、豹捷堂、狮威堂，老帮主率领自己的三个儿子一起退隐，三个堂的香主自然出现了空缺。贝海

石将原来的副香主米横野扶正，将淮北分舵的舵主展飞调往豹烈堂任香主，又让年轻新进的陈冲之当了狮威堂香主，这些人自是不愿意老帮主复位。

司徒豹捷道："让我来治理豹烈堂，比不上展舵主？"司徒豹捷在位之时，展飞只是一个小小的分舵舵主，是以他仍以旧职相称。展飞横了他一眼，想要发作，贝海石横了他一眼，只得作罢，"哼"了一声。

贝海石道："豹捷兄弟，不要伤了和气，帮里的老兄弟，谁还不知道谁么？"司徒豹捷道："贝先生，你是不是说，我们父子重回总舵，是伤了大伙的和气呀？你暗害我父子，难道就不算伤和气么？"贝海石道："侠客岛使者来的时候，你们又到哪里去了？"米横野道："帮中的财产，你们带走了十之八，还以为长乐帮是你们家的？"司徒虎猛道："你们当真想要造反？"米横野道："这怎么就是造反了？谁想造反？造谁的反？老帮主可还没有复位呵！你就这么凶霸霸的么？"眼见双方就要动起手来，石破天高声道："我瞧……我瞧大伙儿有话好好说，贝先生说了，大伙儿不要伤了和气。"米横野、展飞等人见石帮主说了话，而且说的正是贝先生所说，恭敬道："是！"司徒虎猛斜了石破天一眼，道："你是什么东西？这里的事你管得着么？"贝海石道："虎猛兄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对米香主、展香主说话过份还可说，对石帮主却不可如此！欺辱帮主，该当如何，你不是不知道吧？"司徒虎猛道："他是哪家的帮主？谁封了他当帮主？"贝海石道："谁封的？石帮主是本帮的大恩人！大伙儿齐心推举的！不信你问问大伙看！"大伙齐声道："贝大夫说得是，石帮主是我们大伙诚心推举的！"贝海石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这帮主么，我原来倒真是想当的。"一边说，一边朝众人看了看，接着说，"只是后来，我想我若当了帮主，才德不能服众，不如石帮主才德超众，武艺过人。大家齐心协力，使本帮兴旺。"司徒横道："这么说，你倒是一片好心了？"贝海石道："全是好心，也不见得。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我也不必怕丑遮掩，实话说吧，我也有私心。"说到这里，转向司徒横，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老帮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你老想要复位，只怕有比当年侠客岛使者更大的凶险！"司徒横道："此话怎讲？"贝海石道："老帮主没听说过太平帮？"司徒横见贝海石说得这般严重，还道他是在危言耸听，吓唬自己，便道："贝大夫，老夫可不是给吓唬大的。那小小的太平帮，老夫执掌帮务，头一件事就是要把它给挑了，都像你这般前怕狼，后怕虎的，成了什么事？"贝海石苦笑道：

"老帮主英雄盖世，那也不用多说，不过，老帮主知道太平帮的情况么？"司徒横道："不就是一个小帮么？新近开舵，能有多少高人？听说'神鹰'费云亭也在其中，另外还有什么？"贝海石道："老帮主自付武功比之费神鹰如何？"司徒横道："这个……就算老夫不能赢他，可也不怕他。"贝海石道："这便是了。费神鹰在那太平帮中只是十三大香主之一，十三大香主之上，还有七大护法，几位副帮主，一位帮主。那十三大香主的功夫据说都与费神鹰在伯仲之间，七大护法的功夫，却高得多了。几位副帮主的武功，据说更不在当日侠客岛二使之下，帮主的武功如何，也就不必多说，可想而知了。请问老帮主如何对付？"司徒横道："天下英雄，当真有那么多？贝大夫的神话也编得够了！"贝大夫道："我编神话？好，请老帮主见两个人。"说着对身边一人吩咐了几句，那人应声而出。贝海石接着道："老帮主不会不记得镇江镖局的总镖头蔡金鹏吧？这人的武功如何？"司徒横道："老夫与他交过手，自度不输于他。"贝海石道："正是。镇江镖局与我们长乐帮十几年来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不来惹我们，我们也奈他们不何，可是事实？"司徒横道："那又怎样？"贝海石道："待会儿他来了，你就知道了。"司徒横道："他来？他来我们这里做什么？长乐帮什么时候与镇江镖局成了一家了？"贝海石道："老帮主有所不知，那镇江镖局现在牌子砸了，蔡总镖头和他的几个镖师，如今想投到咱们长乐帮来。"司徒横道："有这事？"贝海石微微一笑，也不多说。

不一会儿，帮众抬了两个人来，一个躺着，身上绑满了绷带，另一个坐着，左腿、右臂都绑着绷带。司徒横认出那躺着的人乃是镇江镖局的副总镖头"五云手"张胜光，而那坐着的人正是镇江镖局的总镖头，威震江湖数十年、与长乐帮相抗不倒的"无敌双钩"蔡金鹏。这两人居然一齐受伤，实在是非同小可。司徒横上一步，道："你是……'无敌双钩'蔡金鹏蔡老弟？"那蔡金鹏抱拳道："见过司徒帮主，贝大夫，恕蔡某无礼！"贝海石忙道："蔡总镖头勿动，免得扯动了伤处。张兄好些了？"躺在担架上的张胜光张了张嘴，"啊啊"了几声，却说不出话来。蔡金鹏道："好些了，好些了！唉，那也不过是有一口气罢了。张兄的一身武艺算是……"凄然住嘴。

司徒横道："这是怎么了？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欺到镇江镖局的头上？"蔡金鹏道："司徒老帮主说笑了！在下无能，镇江镖局的牌子早就被太平帮砸了！"司徒横道："太平帮？是费神鹰老儿下的手？"蔡金鹏道："也有他的份。

不过主凶却不是他，是一个姓章的，叫什么章宗之。"石破天一听"章宗之"三个字，心里一动。司徒横却道："章宗之？没听过这么一个人物呀？他是费老儿的徒儿么？"蔡金鹏道："不是，他是太平帮的护法，说起来是费老儿的上司，功夫也比费老儿厉害得多！"贝海石道："蔡总镖头，你将此事的原委，对石帮主和司徒老帮主再说一遍吧！"蔡金鹏道："惭愧！贝先生再勿叫我是什么总镖头了，镇江镖局不存，总镖头岂不是一句笑话？还望贝先生及长乐帮诸位看在江湖义气上，帮持蔡某一把！蔡某不死，定图后报！"贝海石道："那些话再说不迟，说说原委。"蔡金鹏道："此事的原委……太平帮兴起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在扬州立舵，我手下的镖师报与我知，我也没在意。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我们干镖行的，与帮会向来井水不犯河水。那一日扬州分局的王镖头向我禀报，我还说了他一顿。保镖、吃镖行饭的，自是以忍为高，以和为贵。只是他们欺人太甚。先是一个姓汪的找到王镖头，要我们将扬州分局的两个大院子卖给他们，王镖头自然是不答应。接着是费云亭老儿来，说要我镇江镖局与他们太平帮合伙，实则是要霸占扬州的那两所房子，另外还要分三成镖银，说是可保平安无事。王镖头见费老儿显了一手功夫，也不敢应，也不敢不应，推说要找我，他自己做不了主。不料他们就将张胜光兄弟保的一趟镖给劫了，说是暂时寄存在他们那儿，什么时候答应入伙、让房、分镖银，什么时候退还那几车东西。张兄弟来找我，我带了几个人去找他们讲理，谁想他们根本就不讲理，我再三求恳，他们根本就不理睬我……最后，张兄弟忍不住，与他们动起手来，把那个姓汪的打了，我也和费老儿动了手。不几招，忽然有人喊'住手'，我们住了手，但对手却照打不误。我们待要动手，那人竟将张兄弟和我一同打了，要不是有个人出来阻止，我和张兄弟都没命了……"说到这里，脸上仍有惊怖的神色，又愤愤不平。

司徒横道："是……是他们一齐动手打的？"蔡金鹏道："那倒不是，是一个人打的，就是那个章宗之，我连招数都没看清，手、足齐断，张兄弟更是受了重伤。"石破天心中又是一动，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摩天崖上见到的那个姓章的？那人正是太平帮中的高手，强行逼迫谢伯伯加入太平帮，没想到做事居然如此蛮横残酷！对蔡金鹏的遭遇越是同情，对太平帮的愤慨就越是强烈，对长乐帮的境遇自然就越是担忧。

贝海石道："好，蔡总镖头和张副总镖头说的够多，莫累着了，请二位

先下去休息，如何？”也不等他们再说什么，就吩咐手下将蔡、张二位抬了下去。

不等他们走远，司徒横急着道：“贝大夫，你刚才说你不成，老夫也不成，定要让这个……石少侠来当帮主，莫非他有本领对付太平帮？”贝海石道：“不错。”司徒横道：“难道他的武功难道高得过镇江镖局的蔡总镖头？”贝海石道：“石帮主的武功岂是蔡总镖头的武功可比？不过我说只有石帮主才能挽救本帮，却还另有原因。”司徒横道：“还有什么？”贝海石道：“老帮主可知道太平帮的主脑是些什么人，从何而来？”司徒横不屑道：“能是些什么人，还能从天上来？”贝海石道：“老帮主有所不知，这些人倒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侠客岛！”听他说出“侠客岛”三个字，司徒横、石破天的脸上同时变色。

七、太平帮石破天心中一震：怎么也不会想到蛮横作恶的太平帮居然与行侠仗义的侠客岛有关系！贝海石道：“还请帮主看看这个。”说着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石破天。石破天打开一看，见上面写着：“长乐帮代帮主贝海石先生钧鉴：今江湖无主，泥沙俱下，有善不赏，有恶难罚。盖因各帮各派，自行其事，品流芜杂，无有公法故也。太平帮与长乐帮一在江北，一在江南，一水之隔，音讯不通，相互隔阂，虽各自约束，仍难免冲突时起，不若两帮合为一体，大江南北，成为一家，如此才能兴旺发达，为江湖开辟一新局面。奉上此函，望贝先生将此意转达长乐帮上下。想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尊意如何，祈盼回音。太平帮帮主沐手启。”日期之下，又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请务必于二十日内答复。太平帮帮主又及”。石破天看了，将信交给了司徒横。司徒横看了摇了摇头，道：“太平帮，嘿，太平帮！他们可真敢想，也真敢干！两帮合一？亏他们想得出来！”贝海石道：“何止是两帮合一？据我知道，他们已将沿江大小十几个帮，苏、浙、皖、鲁、豫几省的二十一座山寨，以及云家堡等大小十四个门派都已经合并成一帮了，太和帮老帮主费云亭、云家堡老堡主云岚石都成了他们的香主。”石破天听说云家堡的云岚石也入了帮，心里一动，却没有说话。

司徒横道：“这么说，那太平帮不是寻常的帮会，而是要建立江湖霸业？”贝海石道：“只有石帮主才能挽救本帮。他曾去过侠客岛，和那两位使者是结拜兄弟，人缘好，武功上也是盖世奇才。只要老帮主和我们一起恳请石帮

主执掌本帮便可。只有十几天的期限了！"司徒横一时做声不得。但心有不甘，想要试一试石破天的武功，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神乎其神，开言道："听说你的武功高得出奇？我想试试。"石破天道："司徒老帮主不必当真，贝先生过奖了。"司徒横以为石破天是怕了自己，于是温言道："你放心，不会伤你就是！"双掌齐出。石破天若不迎击，司徒横的两掌就要印上他的胸膛，他只得双掌抵住，却不发力。

司徒横的内力汹涌而出，眼见对方到最后才出掌，心想你这不是自讨苦吃么？不料对方接住自己的内力之后，仍是若无其事。司徒横忙催动掌力，石破天还是接住了。司徒横掌力再催，石破天见对方衣衫尽湿，显是用尽了全力，以"三杯吐然诺"的内力，将司徒横的掌力全都逼了回去。司徒横掌力用尽，忽感对方掌力汹涌而来，大吃一惊，心道："我命休矣！"石破天却掌力一滑，由平推变为下垂，击在地下的方砖之上，"砰砰"两声闷响，分别将地下的八块方砖击得粉碎。司徒横大汗淋漓，心道："这两下掌力若击向我，我岂不是连骨头都要碎了？"对石破天的内力固是甘拜下风，对这少年的仁义更是感激莫名。

旁人大多还没看出究竟。司徒虎猛等人正要上前救父，却被司徒横举手拦住。司徒横道："石少侠大仁大义，佩服佩服！老朽自不量力，请石少侠包涵！"石破天道："不敢当！老帮主客气了！"贝海石却道："老帮主，这下怎么说？"司徒横涩声道："老夫先告退了！"他神情落寞，突然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

司徒父子走了之后，贝海石说今日石帮主重临总舵，得好好庆贺一番，于是传下令去，就在厅中大开夜宴。帮中骨干见石破天刚刚到来，帮中头号难题就迎刃而解，心中愁云一扫而空，个个兴高采烈。

贝海石给石破天频频敬酒，再一次说起阿惠被丁不三掳掠而去，各香堂分舵务必派人四处寻找之事，石破天对贝海石有了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石破天突然想到，自己到了长乐帮，爹娘只怕还不知道，须得通知他们一声才是，将这个意思对贝海石说了，贝海石立即派人去了。

酒足饭饱过后，贝海石宣布散席，亲自扶石破天来到原来的居室之前，

喊道：“幽草，幽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应声开门，贝海石对她道：“这是本帮的石帮主，你要好生服侍。”幽草道：“是！石帮主有话吩咐。”石破天见她眉目如画，声音动听，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问道：“你可认识侍刘姑娘么？”幽草顿了一顿，道：“禀帮主，幽草不认识。”贝海石手一挥，道：“你先出去吧。”幽草道：“是，我去端茶。”贝海石道：“帮主，我一心求你执掌本帮，一来是帮主大仁大义，有恩于本帮；二来是见帮主与那侠客岛上的二位使者有些交情；三来么……”石破天道：“张三、李四二位也在太平帮中？”贝海石道：“这个……这个却不知道。”石破天道：“你说吧，还有什么？”贝海石道：“三来……三来是见帮主武功高强，又听说……听说帮主学了一套侠客岛上的奇功，连他们都不会的。”石破天大吃一惊，道：“你……你怎么知道这个？”贝海石道：“这也是听那卧底之人说的。太平帮之所以还未动长乐帮，大概也是因为这个了。据说他们也在到处寻找帮主……”石破天道：“找我？他们找我做甚？”贝海石道：“这个，我想他们无非是要你与他们合作。你即使不当这个帮主，也摆脱不了太平帮的纠缠。”石破天道：“原来如此。好吧，我知道了。”贝海石躬身退出。幽草端了茶进来。石破天接过，喝了一口，道：“你去吧。”幽草道：“我……我要服侍帮主洗一洗……”石破天急道：“你没事了，下去吧！”幽草只得退出。石破天三下五除二地洗了，上床，闻着枕头上的幽香，想了一会子阿惠，又想到自己的爹娘，心道：“不知爹娘是不是先找到了丁不三和阿惠？”不久便入了梦乡。

第二日醒来已是巳牌时分，石破天许久没这么酣睡过。幽草见他起床，忙上前服侍，帮他梳头，石破天推辞再三，直到她急得要哭出来了，也就只好由她。早餐仍然是燕窝粥，石破天吃得津津有味。

不久贝海石前来，说仍没有丁不三和郑姑娘的消息。这时有人前来报告，说有人找他。他心想谁会到这里来找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阿惠有了消息，连忙来到大厅。谁知厅中黑压压的一片人。那些人见石破天进来，大多前来招呼，但也有人仍是坐着不动。这些人中石破天有些并不认识，一大半却是见过面的：其中有在开封请客或陪客的，有云家堡云伯刚兄弟，有在侠客岛上见过面的温仁厚老爷子等人，有华十八的孙子华玉亮……在宜阳时抓到过的盗匪方中原竟也在其中，而且还和其他几个人一样披着麻带着孝！这些人见到石破天，个个双眼冒血，像要生吃了他一般！

石破天摸不着头脑，抱拳一揖道：“有失远迎，各位恕罪！”然后将熟悉的人向本帮骨干作了介绍，不认识的人请温仁厚老爷子说了。司徒横、贝海石等人一看，来人之中有几个是武林名人，其中上过侠客岛的就有五人。那云家兄弟、方中原等人始终是满面怒容，并不还礼。米横野等人怒气更甚，司徒横父子相互交换了眼色，贝海石却始终不露声色，请石破天上座。石破天摇摇头，走到大厅左侧，说道：“各位不知有何贵干？在下洗耳恭听！”方中原道：“哼！石帮主装得好镇静！这种事情装得过去么？”石破天道：“方先生何出此言？”方中原怒道：“好！我告诉你，我不姓方，而是姓魏；我也不叫方中原，而是叫魏中州！魏万琛魏大侠就是我的父亲！”石破天一听魏万琛这个名字，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怒气，但还是强行压下，淡言道：“原来如此！”魏中州却是怒不可遏：“原来如此！姓石的，你把我爹爹杀了，把我的庄子烧了，把我家的武功秘籍偷去，你不赔礼偿命，却还要……”石破天大吃一惊：“你说魏……魏先生死了？怎么说是我杀的？”温仁厚道：“石帮主，你一家来到开封，魏大侠是不是盛情款待，一连宴请数日？”石破天道：“不错！这些朋友也在，我和我爹娘都十分感激！”温仁厚道：“那你怎么恩将仇报，为了魏家的秘籍，竟把魏大侠杀了，还要烧庄子？”石破天急道：“哪有此事？实情正好相反！”接着就将他父子三人当日在魏庄的遭遇说了。魏中州、温仁厚等人哪里肯信？魏万琛为何要害他，石破天当然知道，是为了侠客岛武功，可是自己还要保守这个秘密，如何能够当众说出？不由得支支吾吾起来。温仁厚见他如此，又问：“你点了魏大侠的穴道，又打伤了几十个魏家的家丁，这些都不错。你说，魏大侠若不是死在你手上，那是死在何人手上？”石破天想到了谢烟客，这又如何能说？

贝海石见石破天犹豫不决，心里也疑惑石破天当真做了此事，对他耳语道：“要不要先下手为强？”石破天断然否定，高声说道：“诸位不要误解，在下真的没有杀魏先生！当时我爹爹受了伤，我一心想救人要紧，哪里有心思去杀人放火？这有云公子几位可以作证！”石破天话音未落，云伯刚站了出来，咬牙切齿道：“不错，姓石的，我可以作证！我云家堡客客气气地将你接进庄子，你却带人趁我爹爹和人切磋武功之机，偷去我家的秘籍还不够，将我爹爹——打成重伤，废了他老人家的武功！你是人不是？”石破天心想这事真是越来越奇怪了，一时也说不清楚，忽然想到有华玉亮在，岂不是还有人证？

于是将自己当日在云家堡中如何上前救助云老堡主和白自在而受了伤，如何被人救了出去的实情一一说了。云伯刚道："在我家中，你当然不能伤我父亲，反而假装受伤！我爹爹正全力与白老爷子比拼内力，如何能伤得了你？你假装受伤，然后与同伙一道将我爹爹带走，最后将我爹爹打成重伤！"石破天道："我不是假装受伤！我是怎么到了华佗庄也不知道，华玉亮公子在此，不妨问问他。"众人看着华玉亮。没想到华玉亮道："姓石的，你还好意思说？你来到我家，是真受伤、假受伤难道还用我说？别的事我也不说了，我家对你百般招待，留你在家过年，你却偷了我家的五禽戏秘谱不算，还带人将我表妹抢走，让我爷爷……"还没说他爷爷究竟怎样，竟抽泣起来！

看他这样，石破天像是被人强扔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万丈黑洞之中。难道华十八老爷爷也被人伤害了？那会是谁？难道竟是丁不三？如果真是丁不三，那阿惠岂不是遭了难？如果不是丁不三，那又会是谁？

众人见石破天说不出半句话，脸上阴晴不定。司徒横父子的眼中明显露出了鄙夷之色：原来还以为这石破天仁义厚道，没想到他竟如此卑鄙无耻！原来他的武功竟是这么来的！

这时又有一个披麻带孝的中年人站了起来，说是石破天将他爹爹折磨得体无完肤，然后杀死，也将家中的武功秘籍抢走了！他是太康武林世家刘公度大侠的长子，叫做刘承剑，刘公度也是从侠客岛回来的。

石破天觉得简直匪夷所思，摇摇头，刚想说话，却又有人站了出来，说他的父亲也是被石破天所杀，同样抢去了家中的武功秘籍，且他父亲同样也是从侠客岛回来的。石破天索性不说话，果然又有人出来说石破天杀害了他的师父，抢走了秘籍，他师父同样是从侠客岛回来的！

到最后，同样的事情，竟有七起之多！贝海石、米横野、陈冲之等人也瞠目结舌，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石破天，却发现这位年轻帮主的脸上反倒一片平静，似乎在听着别人的故事，完全与自己无关。

等到这些人全都说完，石破天开口道："还有没有人说我杀了他父亲或

他师父？还有没有？这些人一个也不是我伤害的，我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份武功秘籍——哦，华家的五禽戏武功图谱除外，那是他们让我看的，我也将这功夫传给了华家子弟，你们信不信？你们想要我怎么办？”他这一说，两边的人群几乎同时炸开了锅。有人大喊：“还商量什么？杀人偿命！”“杀了他！为这些大侠报仇！”也有人喊：“先要他交出武功秘籍来！”“不交出武功秘籍，就这样让他死了，岂不是便宜了他？”“不交出秘籍，就把玄素庄、长乐帮一起给挑了！”声音大小不一，一时吵成了一锅粥。

长乐帮骨干本来只要帮主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动手，后来事情越来越复杂，石破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伤天害理，武林难容，有些人就在想长乐帮该不该替这石帮主背这个黑锅？但听这些人说只要石破天不交出秘籍，就要将玄素庄、长乐帮一起挑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双方就在大厅之中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只有老成持重的温仁厚和司徒横父子等人没动手。石破天避开身前的敌手，心想若是倾长乐帮全帮之力与对方拼斗，岂不是要把长乐帮大厅变成修罗场？眼见一个披麻之人伤在贝海石手下，而展飞却被打得口角溢血，趑趄后退，立即喝道：“长乐帮兄弟住手！”同时展开“千里不留行”的轻功身法和“救赵挥金锤”的拳法，在刀光剑影中犁开一条大缝，将两边隔开。长乐帮骨干见帮主下令，只得退至墙边，而魏中州、云家兄弟和华玉亮等人则将石破天围住。

石破天一边展开五禽戏中的“大雁行风”与对手周旋，一边对温仁厚喊道：“温老爷子，让他们住手！”温仁厚倒是连喊“住手”，但这些都又惊又怒，哪有人听得进他的话？华玉亮高喊：“你这一招是我家身法！”魏中州也高喊：“不错，刚才那一招是我家拳法！”怒气更甚，攻击也就更加猛烈。

正混战之间，忽听一声：“住手！”震得大厅中人人耳朵发麻，不由得手脚迟钝，接着又有人喊：“太平帮副帮主驾到！”个个心惊，这才真的住手罢斗，不约而同地向大厅门口望去。

石破天一看，似乎难以置信，大喜道：“大哥？怎么是你？真的是你？”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那太平帮的副帮主不是别人，乃是他的结义兄弟、当年侠客岛使者李四！跟在他后面的三个人中，也有两个曾见过面，一个是在摩天崖上见过的，知道他姓章，另一个则是在瓜州渡口见过的费云亭。

李四面带笑容地走过来，说道：“可不是我吗！兄弟，我知道你到了长乐帮，就赶来看你，你好不好？”走近石破天，一把将他抱住。石破天也抱住了李四，口中道：“好，好！”不禁热泪盈眶。李四见他如此，心中也是高兴。过了一会儿，对石破天道：“兄弟，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章宗之章师兄，也来自侠客岛，现任太平帮护法。”又指着费云亭道：“这位是费香主。”石破天与章、费见了礼，李四指着最后一人道：“这位是戚香主。”那戚香主笑道：“石少侠，老朽戚怀义，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你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说着伸出手来。那戚怀义五十多岁的模样，矮小精悍，双目有神。石破天见他如此客气，也伸出手来，四手相握。不料戚怀义实施暗袭，用力一捏，石破天没有防备，疼得险些叫出声来。幸而他内力深厚，忙回力相抗。戚怀义身子一震，手却松了，脸红道：“石少侠果然好功夫！”李四道：“兄弟，这位原是荆州戚家庄的庄主，使得一手‘大金刚掌’与‘大金刚剑’，现为太平帮第六堂香主。”石破天道：“戚香主果然内力深厚。”那戚怀义脸色又一红。李四道：“戚香主想必不大相信我兄弟的武功有人家说的那样厉害，定要试一试才信。怎样？戚香主，这下终于信了吧？”戚怀义道：“属下不敢。”李四道：“你说不敢，是不敢相信呢，还是不敢不信？”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大厅中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

温仁厚等人原就认识李四，连忙过来见礼，并将一同前来的人一一作了介绍。石破天刚要介绍长乐帮的兄弟，李四打断他，说道：“兄弟你不用多说，这些都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一一指点，竟是个个认识。点到了司徒横父子，才道：“这位大侠有些面生，只怕就是长乐帮老帮主司徒横大侠吧？”司徒横见他认出了自己，神色尴尬，勉强见礼。

华玉亮见李四等人喧宾夺主，忍耐不住，大叫道：“姓石的，你的朋友来了，就想蒙混过去吗？”石破天正要向李四解释，李四却止住了他，问费云亭道：“此人是谁？”费云亭道：“稟副帮主，此人是神医华十八的孙子华玉亮。”李四道：“我知道了，就是华十八的那个最不成器的孙子，是不是？”

"华玉亮见他如此轻视自己，高声道："我成不成器，不用你管！他偷走我家的五禽戏武功图谱……"李四"呸"的一声，怒道："他偷了你家的武功图谱？你家的五禽戏图谱一直在亳州城内华佗庙中，几百年来，人人都可以看。你们自己不长眼睛，看不出名堂，我兄弟看了，悟出了其中奥妙，又将这套由他自己发挥出来的武功传给了你的兄弟，这叫偷了你家的武功图谱？！"石破天心头一震，见那华玉亮脸色苍白，听李四又道："你说我兄弟抢走了你的表妹，真是信口雌黄！明明是你心怀嫉妒，引狼入室，让那丁不三劫走了你的表妹，让你爷爷又气又忧，你还想嫁祸于人？"他这一说，众人哑口无言，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华玉亮。华玉亮抢上前去要跟李四拼命，费云亭早已出手将他点倒在地。

石破天万万没有想到，阿惠遭难，竟然当真是由于华玉亮所致！更让他震惊的是，自己在华佗庄、亳州城里的所作所为，李四大哥竟然一清二楚！要不是他及时赶来，自己身上的污泥如何能够洗刷干净？正要感谢身边的大哥，李四却又道："还有你们兄弟几个，"手指着云伯刚兄弟，"明明知道我兄弟为了救你父亲，不惜冒险，最后反而被你父亲打成重伤。你父亲为何不说？你们想着要为他报仇，哪知他是遭了谢烟客的毒手！"云伯刚一惊，道："他——我爹爹真是谢烟客打伤的？"云伯刚涔涔汗下，躬身向李四道谢，然后又对石破天道："误会了！对不住石少侠！在这里赔罪！"李四又指着魏中州道："还有你！你气势汹汹地赶来，说是要为你爹爹报仇，可是却不知道谁是你的仇人。你没瞧见我爹爹身上的伤有什么异样？"魏中州道："有什么异样？浑身发青——"李四道："这不就是了？这是中了'碧针青掌'，你不知道谁会这门功夫？"魏中州道："难道也是谢烟客？"李四道："不是谢烟客是谁？"魏中州听他这样说，低下头去，沉默不语。石破天心下佩服，心想当年在侠客岛上就知道他对各门各派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可谓能者无所不能，那么他了解自己的行踪，也就毫不稀奇了。

李四也不管他，指着刘承剑等人说："还有你，你爹爹被害的时候，我兄弟正在华佗庄养伤，这个华玉亮正可作证，他又怎能去太康伤人盗书？你难道也没有注意你父亲身上的伤？"刘承剑一惊道："莫非我爹爹也是那谢烟客所害？"李四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正是。你说我兄弟偷盗你们的武功秘籍，且不说我兄弟的人品，断然不会做这样卑鄙的事情，就是我兄弟的武功，

也无需再找什么秘籍。自侠客岛归来之后，他的武功我也未必比得过，想想看，他要你们家的武功秘籍又有何用？”此言一出，无不震惊。即使没有见过李四出手之人，在江湖中也早就听说过他的武功，他如此夸奖石破天的武功，难道这石破天的武功当真那么厉害？有人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李四转向石破天道：“兄弟，这些人找上门来，往你身上泼脏水，坏你名声，你不狠狠地打他们一顿，为何还要跟他们这么客气？”这话一出，众人才真的又震惊，又紧张，又尴尬。没料到石破天却道：“人在江湖，误会难免。只要误会澄清了，众位不再以为我做了那些坏事，那就好！”众人赶忙上前向石破天赔礼，纷纷告别。石破天也没想到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李四大哥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心中大喜，当即大摆宴席。贝海石最兴奋，首先敬酒给李四，然后给石破天敬酒，喜滋滋地道：“帮主，我们对太平帮一直有些误会，深怕太平帮迟早要吃了我们，现在不同了，李大侠和我们的石帮主乃是结义兄弟，情深谊长……”李四哈哈一笑，道：“好你个贝先生！你这是拿话套我来着！好！你们真心让我兄弟做帮主，不是用他做傀儡，我当然更要关照一二了！哈哈！”他这一说，长乐帮骨干无不激动万分，内忧外患刹那间烟消云散，纷纷前来给他和石破天敬酒，司徒横父子也不例外。

石破天与李四一连喝了几十杯。想到当年与张三、李四二位兄长喝酒的裨情形，心情格外激动，道：“怎么不见张大哥？”李四一愣神，随即明白石破天想到了什么，答道：“你问他？说来话长，只怕你一时见不到他。想喝他的药酒是不是？”石破天眼圈泛红，问道：“大哥，你怎么在太平帮？”李四笑道：“侠客岛没了，我们没地方去，就只好上岸喽！怎么？你对太平帮有些误会，是不是？”石破天点头。李四道：“兄弟，你难道不记得当年江湖上对侠客岛有多大的误会？谁不把我和你张大哥当成凶神恶煞？”石破天一想，那倒也是。石破天突然想到蔡金鹏，问太平帮为何要与他过不去？李四又是一愣神：“你怎么问起了他？这事是章师兄办的，请章师兄说吧！”章宗之道：“石少侠记不记得侠客岛上见过的《赏善罚恶簿》？我们是按那赏善罚恶簿子来找他们的。”石破天道：“难道……那蔡总镖头干了什么恶事不成？”章宗之道：“不多不少，正是死罪。多得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最近的两件。一件是安庆府的一位姓黄的寡妇，儿子在开封犯了事，那黄寡妇变卖家产，总共卖了五千两银子，托安庆分局的镖头护送至开封，未到舒城，他们就将那个寡妇给杀了，将五千两银子据为己有。”石破天道：“有这事？那……”

那也不一定与蔡总镖头有关哪！"章宗之道："他是镇江镖局的总镖头，怎能说与他无关？再说一件，却是与他直接有关的。今年三月，蔡金鹏亲自保了扬州怀仁堂的一趟镖到沧州，行至淮安地界，他们的船被一伙强人劫了，他们却不去找强盗，而是将淮安封子清封家洗劫一空，还将封家的一家老小以及十八个护院一齐杀了！"石破天道："原来……原来是这样！贝先生，那蔡金鹏——"贝海石忙道："这个属下也不知，那蔡金鹏正在敝帮，帮主要不要我去找他来问问？"不一会蔡金鹏来至厅中，见章宗之、费云亭正坐在桌旁，吃了一惊道："贝……贝先生，怎么……回事？"贝海石将刚才的话说了一遍，问他有无此事。蔡金鹏浑身发抖，道："哪……哪有此事？安庆那个寡妇……是吐血而死的。她听佣人报丧道……道他家公子已……处了死刑，便吐……吐了血……当夜就死了。三千五百两银子，我们交……她的那位忠仆，叫……他去……安葬……安葬主妇。"石破天道："是这样。"蔡金鹏道："那黄寡妇的仆人还在的。不信……可以去打听。"章宗之道："五千两你说是三千五百两，那一千五百两你是不是收买了她家的仆人？"蔡金鹏道："苍……苍天在上！你……你们诬赖好人！"章宗之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又发什么抖？那淮安之事又怎么说？"蔡金鹏道："淮安之事……我如今明白……定然是……你们抢的。那强人……就是你们！那么多船，为何偏……偏是我的船出……出了事？而那些蒙面人……武艺……那么高？是你们在扬州就……就盯上了！"章宗之道："封子清封大爷家的事又怎么说？"蔡金鹏道："那也定……定是你们干的！我和张胜光兄弟追那强人……追至一个大院门口，忽然……不见了。我……我们翻过院墙，一看……看见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死……死人！刚欲走，门外又来了官差……我们只得从……从耳门……耳门逃了。"章宗之道："你编得好故事！那些人分明是你们杀的！"蔡金鹏道："杀人劫货，全都是你们干……干的。特别……特别是费……费老儿……老儿的'鹰神拳'，不……不是你……是谁？"费云亭脸有怒色。章宗之悠然道："蔡总舵主，你再狡辩也无用。封家的人是你杀的！我有物证，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扇坠。"蔡金鹏道："什么……扇坠？"章宗之道："石少侠，请你看一看蔡总镖头身上的那个扇坠，上面是不是有些什么记号？"石破天拿过扇子，一看那绿玉扇坠上，有"子清晒之"四个字，就念了出来。

章宗之道："这就是了，封子清的东西，如何到了你的身上！"蔡金怔了一怔，说不出话来。这扇坠是他受伤后脱衣疗伤时在怀中发现的，不知从

何而来，也不知那子清是谁，就将它吊在扇后，不料却成了物证，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章宗之道："蔡总镖头，我只问你一句话，设若我等要杀你，以你的武功，能不能躲得过？"石破天一听言之有理，看着蔡金鹏还在那里发呆，淡言道："蔡总镖头，请你先下去歇息吧。"蔡金鹏躬身道："谢过石帮主！石帮主明鉴，他们是诬赖人！"向章、费二人瞪了一眼，转身出去。

酒席上一时无言，石破天看看李四，他也正在用温和诚恳的眼光看着他，心里一热，想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这位大哥。虽然他的行为总是有些神秘秘，但他要做的事情是赏善罚恶、行侠江湖，且一向不愿为人所知，难免被人误解，难道自己这个做兄弟的还要怀疑他不成？想到这里，忙向李四举杯敬酒，李四似乎也明白他的心意，同他开怀畅饮。石破天心中还有一个疙瘩，那就是摩天崖之事可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心想不说出来，那也是对大哥的不信任，于是就说："大哥，章大侠，那日我在摩天崖见到章大侠对谢烟客谢伯伯——"李四闻之哈哈大笑，也不等石破天说完，就道："你以为我们要恃强欺弱，是不是？兄弟，我告诉你，第一，谢烟客可不是弱者，第二，侠客岛的邀请，哪一次不都是被人误会？他不接受我们的邀请，要我们拿点手段给他看看，不得已，我们才和他比试。这摩天居士的脾气也真大，他近来一直在找太平帮的麻烦，不光是要找侠客岛弟子的麻烦，连上过侠客岛的人他也不放过！上过侠客岛的客人那么多，他能对付得过来？"石破天心想这位老伯样样都好，就是脾气不好。这样无缘无故地找人家的麻烦，杀人伤人，到最后不就要变成武林公敌？想到这里，冷汗直下，对李四大哥郑重点头，且感谢李四大哥对谢烟客伯伯的容忍避让，李四笑道："我对谢烟客的容忍避让，还要你来谢？兄弟，我俩之间，还要说什么谢字？"石破天感动之极，这才想到，自己说到现在，却还没有问到大哥此次前来的目的，李四闻言，伸手拍打着石破天的脊背，笑道："我来有什么目的？就是来看看你呀！你不高兴做哥哥的来看你？"石破天这才放心，再三邀杯，尽欢而散。

李四走后，仍无丁不三、阿惠的消息，石破天焦躁不安。又有弟子来报，说石大侠夫妇已不在华佗庄中，去向尚未查清。如此一来，石破天又添了一桩心事。回到房中，练习写字，若在平常，只要写起字来，心情就能平静。

可眼下只要拿起笔，就会想到阿惠。这个字是阿惠教的，那个字也是阿惠教的，可是现在……

如此数日，石破天每日都要问贝海石有无丁不三的消息，贝海石都说还没有。那丁不三似乎带着阿惠从世界上消失了。

这一日石破天等得不耐烦，自己到丁不三家中去探听消息。丁不三仍是未归，连丁瑄也不知去向。丁不一、丁不二等人也都不在家中。石破天垂头丧气地回到总舵，忽见贝海石匆匆走来道："帮主，扬州分舵的弟兄送信来说，丁不三已到六合，还带着一个姑娘。"石破天道："那正是阿惠了！好，我立即就去！"贝海石劝他不住，就叫米横野、陈冲之陪他过江，说他们熟悉道路，找人也方便，石破天只得允了。

三人快马加鞭，赶到六合，找来传信的弟子一问，又说丁不三竟往东北去了，又说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姑娘已追踪而去。

石破天等人急忙换马，赶往东北方，到了大仪集，天色已晚，仍然没发现丁不三等人的踪影。米横野说不如在此歇息一晚，让帮众弟子去打听，不然这黑天黑地，上哪儿找人去？石破天一想也是，只得住下。

睡到半夜，忽听呼喝拼斗之声。石破天醒来一瞧，外面月色透过窗子进来，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听得米横野、陈冲之二人的叫门之声，三人闻声赶到镇外，见那呼喝之人，竟是白自在。只见史小翠披头散发，正与两个年轻人斗在一处，白自在却与一人拳脚相斗，吼声连连。

石破天也不搭话，纵身击退与史小翠相斗的那两个人，史小翠见是石破天，神气一松，一口鲜血吐了出来。石破天一惊，忙将她扶住，交给陈冲之。

只见与白自在相斗的那人四十余岁的年纪，武功却是不弱。白自在内功深厚，神力过人，却似处在下风。石破天飞身而起，一招"五岳倒为轻"向那人攻击，那人似没料到石破天说到就到，将白自在一掌打了，回手又击石破天，石破天的这一招拳力何等了得，那人被击得飞了起来！

与米横野相斗的两个年轻人见那人被石破天一招击飞，忙弃了米横野，喊道：“温护法！”一个纵身而起，在空中抱住了温护法，两人一齐跌落在地，另一个赶上去将他们扶起，几人护了温护法朝南而去。

石破天见白自在中掌，急忙扶住，口称：“天儿该死！”白自在摇了摇头，运了一口气，张口呼出，道：“好险！幸你来得及时！”石破天又转向史小翠，见她脸色苍白，忙给她推宫过血。过了半刻，史小翠睁开眼来，道：“天儿，真的是你么？赶快去救阿绣！”石破天道：“阿绣！她怎么啦？”白自在道：“也是被这些人围住了。恐怕是被他们抓走了！”石破天道：“爷爷可知这是些什么人？”白自在道：“我哪知道？说是太平帮的。”石破天道：“太平帮？怎么会是太平帮？爷爷认识他们么？”白自在道：“不认识！他们都知道我！他们对阿绣围而不打，对我们两人却是往死命里打！若不是你们来得快……”米、陈二人上前见礼。石破天吩咐陈冲之照顾白、史二位，自己和米横野去太平帮去找阿绣，约定在城北的长乐帮的徐家园汇合。

石破天与米横野立即上马起程。一路无话，天刚亮便赶到了城里。两人走到古树巷的一座大门之前，米横野道：“这就是太平帮的总舵所在。这里面是一个大园子，原是一个大船商家的私宅，来往的船商都到这里来谈生意。后来不知怎的，船商一家忽然都失了踪迹，没想到这里竟变成了太平帮总舵。难怪，隔壁就是镇江镖局的扬州分局。”石破天也无心细看，走上台阶，见几个精壮男子守在门前，米横野上前道：“请通报一声，长乐帮帮主石破天求见李副帮主。”那守门人道：“要见谁？要见李副帮主？是他邀请你们来的么？请柬呢？名帖呢？”米横野道：“我们没有请柬，来得匆忙，也未备名帖，你只要说是长乐帮的石帮主求见就行了。”那守门人道：“什么长乐帮石帮主？有天大的事，过一会儿再来！大清早的，有什么急事？”石破天心急如焚，也不与他啰嗦，推开那说话之人，走了进去，直往里走，发现这是一个大园子，迎面一座假山，山下一个大水池子，四面都有亭子，正不知该往哪儿走，见迎面有一人走来，即上前道：“这位大哥请了，我想找李四大哥，他是你们的副帮主。”那人道：“你是谁？”身后守门人大喊：“侯香主，这两人是闯进来的！”那侯香主脸一变，道：“你们是闯进来的？胆子不小哇！”随手一招，想要抓住石破天，不料却被石破天抓住了右膀。

看门人大呼小叫，早有不少人围了上来，见石破天拿了他们的人，也不多言，攻向石破天、米横野二人。石破天放开侯香主，那侯香主一招即被拿住，乃平生未有之事，越想越气，拔出长烟杆攻来。石破天一招又将他的烟杆拿住，将烟杆带人一齐拉了起来，舞开一道圆圈，众人见此，皆不敢上前。

"侯兄弟，快松手！"侯香主被舞得头昏眼花，兀自抓住烟杆不放。听人喊叫他快松手，不自觉地松开了手，被石破天的内力直送到了西边的那座亭子尖上，眼见他要撞上亭尖，忽见一人纵身而起，从空中拉住了他的一只脚，扶了他一把，侯香主才双足站到地上，兀自转了几个圈子，终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救人之人等侯香主落地，纵身来到石破天面前，问道："你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石破天道："我是石破天，是李四大哥的兄弟，他是你们的副帮主，请通报一声，我要见他！"那人道："什么李四大哥？胡说八道！想见副帮主，须得过我这一关！"米横野忍不住道："这是你们的待客之道么！请问你是谁？"那人道："我叫赵图南，你记住了！"米横野道："赵图南？赵图南是哪一尊神？"他是真的没听说过这号人。赵图南道："这就要你们记住！"说话间纵身而起，如雄鹰展翅一般向石破天、米横野两人扑来。米横野待要躲避他那泰山压顶般的一击已来不及。

石破天却似早知他的轻功惊人，随之纵身而起，后发先至，比赵图南更高。赵图南不能转身，心道："大事不好！"忽听一人喊道："石少侠手下留情！"石破天变击为抓，将赵图南抛了出去。那赵图南轻功了得，石破天随手一抛，他竟不摔倒，半空中一个转身落在地上，一看喊叫之人，乃是章宗之。

章宗之道："赵师弟不可鲁莽，见过石破天石少侠！他是黎副帮主的结义兄弟！"赵图南道："他真是黎师兄的结义兄弟？怎么说黎师兄是什么'李四'？"章宗之笑道："那是黎师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对他使了一个眼色，赵图南也就不再做声，向石破天拱了拱手，道："误会！误会！石少侠休要见怪！"章宗之又对石破天笑道："这也难怪，不瞒石少侠，你那大哥，我们的副帮主不叫李四，他其实叫黎相凡。李四这个名字，是他和你开玩笑的！你

到这里来找李四，难怪大家都要误会了，哈哈！"听说自己的结义大哥不是李四，而叫做什么黎相凡，石破天一惊，做声不得。想到当年娘说张三、李四之名必然有假，自己一直不敢相信，没想到这竟是真的！大哥一直不告诉自己真名，结义云云，岂不是骗人的？大哥为何要这样？

章宗之见石破天脸上一片迷茫之色，忙笑道："石少侠不必如此，李四也好，黎相凡也好，还不都是你的结义兄弟？听说石少侠原来的大名也不是石破天，对不对？哈哈！"石破天又是一怔，只听那章宗之高声喊道："来人那！石少侠来到太平帮，还不赶快迎接！？"（未完待续）

撞墙巧姻缘

宋阳

楔子

那一天田壮牛路过大王庄的时候，遇上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王老汉被一辆飞驰的马车给撞了。田壮牛赶来的时候，马车已经没了踪影，只撇下王老汉坐在路边不能动弹。田壮牛二话没说，就把王老汉背回了家。

王老汉躺在炕上发起了愁："唉，这地里的庄稼怕是要被耽误了。老天不长眼，两个月一滴雨都不见，庄户人的日子难过啊……" "爷爷，我饿。" 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进屋，抹着眼泪要吃的。

王老汉叹了口气："爷爷今天受了伤，没到地里去，你先忍一会儿，看你奶奶能不能采点野菜回来。这娃命苦啊，自小就没了爹娘，跟我们老两口相依为命，我这一倒下，她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 田壮牛打开包袱，拿出个玉米面饼来："小姑娘，别哭，叔叔这儿有好吃的。" 小女孩接了过去，蹲在门口啃着饼，"吧嗒，吧嗒。" 奇怪，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咀嚼声？田壮牛往门口望去，原来门外站了好些破衣烂衫的孩子，正跟着小女孩的节奏一齐吞咽口水。

田壮牛把包袱里的干粮全都拿出来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像得了宝贝一样雀跃而去，心中不由涌出几分酸楚来，再回头看看倒在炕上呻吟的王老汉，一股怒火直冲心头："我去把那马车追回来！撞了人就跑，我实在看不过眼。"说罢就要往外走。

王老汉忙阻止道："怨不得人家，只怪我走路不小心。其实那车没碰到我，是我躲它的时候踩到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谁知这腰就不会动了……"田壮牛颇感不平："不管撞没撞到，怎么也该停车下来看看，给您道个歉吧。就这么一走了之，太不像话了。大爷，你还记不记得那车的模样？" "速度太快，我没看清，只瞧见那车厢帘子上好像写了个'容'字，里面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是别招惹是非了。"田壮牛毅然决定打抱不平。他收拾包袱正要离去，却见小女孩走过来，用舌头舔着嘴边的面渣，怯生生地说："叔叔，我还要。"田壮牛叹息着摇头："没有了。叔叔很快会再来的，到时给你带白面馒头吃。"他摸摸小女孩的头，不顾王老汉的连声呼唤，拎起包袱拔腿便跑出了门。

一、死犟种

田壮牛追到城里，找到一家车行，打听那辆马车的来路。结果不但问出了结果，还谋了份赶车的差事。

"找到也没用，"车夫老刘劝田壮牛，"那车是大侠容世杰的车子，凭咱们的身份跟那种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理论不起。再说容大侠又不是坏人，他是大侠，心肠好着呢。我原来在他家干过活，他对我们下人非常客气，工钱给的又高。你犯不着为这点小事给他找麻烦。那王老汉跟你非亲非故的，你把他救回去，已经够意思了。" "大侠又怎样？当大侠的更应该以身作则，就冲他这个态度，也不配这个大侠称号。我要让他对所犯下的过失负责，补偿王老汉一家的损失。"田壮牛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也知道这是个难办的事，可能会耽搁好长时间，便决定把这份差事干好，先混口饭吃，再找容家去说理。

一个容颜俊秀的姑娘快步来到马车前："车夫，快走，我有急事。"田壮牛拦住了她："小姐，你找别的车吧，我车上有人啦。"姑娘打量一眼田壮牛，

又看了看里面的客人，随后从一个绣花香袋里掏出一块银子来，往车厢里一扔，傲慢地说：“下去，这钱够你坐三个来回的，再找车吧。”那客人乐颠颠地拿了银子离开。姑娘上车坐定，嘴角边挂着一丝不屑的笑。

田壮牛很看不惯她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沉着脸说：“明明是他先来的。”姑娘眉头紧蹙：“他本人都同意了，你拉谁不是拉，给钱就是了，走吧。”田壮牛不情愿地驾起车：“我是新来的，不认得路。”姑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真麻烦，走吧，我指给你看。”马车在一座豪宅外停下。姑娘付了钱，掀开车帘，正要下车，却又皱着眉退了回来：“谁往门口泼的脏水？哎，赶车的，你去把门叫开，完了把车直接赶到院子里。”田壮牛越发不满：“你刚才又没说进院子，不去！”“多走几步你能累死啊？”姑娘语言尖刻。田壮牛也不相让：“那你怎么不多走？说好到门口就到门口，我一向说话算数。”“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啊？好了，你进去，我多给你钱就是。”姑娘愤愤地叨咕着，“一个臭拉车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为几个钱吗？”田壮牛听了这话，猛地一带缰绳拨转马头，一甩鞭子，赶车就跑。姑娘急道：“站住，你去哪儿？”田壮牛闷头不语，只管往马身上加鞭子。那马发疯般狂奔，把姑娘颠得一头撞上车顶又跌坐在车厢里。她大喊：“停下！你这个疯子。”田壮牛像聋了一般，根本不理她。

马车终于停下，姑娘掀开帘子往外看去，几乎气倒——原来田壮牛竟把她又拉回到最初上车的地方。

“下去！再找别的车，我不挣你这份钱。”“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就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皇亲国戚我也不拉。”田壮牛把眼睛瞪得溜圆，“快下去！还要我请你啊？”姑娘愤然下车。田壮牛又把车钱丢在地上：“我这个臭拉车的还真就不稀罕你这臭钱。”说罢赶车就走，把姑娘一个人晾在路上。

姑娘对车大骂：“死犟种！你早晚得翻车。”姑娘站在路边，心里生着闷气：真倒霉，怎么碰上这么个又臭又硬的家伙。可倒霉的事还远没有结束。刚刚还是晴好的天，转眼便浓云密布、雷声滚滚，接着，细雨连绵而下。看来，姑娘非给淋成个落汤鸡不可。

这时候，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一辆马车由远而近。姑娘喜出望外，不停地挥手。马车在她跟前停下。“快着点儿走。”姑娘吩咐着，抬眼一看那车夫，去拉车门的手马上松开了，“怎么又是你？”姑娘扭头就走。田壮牛赶着车在旁边跟着：“快上来吧，一会儿该浇透了。”姑娘犹豫了一下，觉得如果湿漉漉地回去，实在有损颜面，便又不情愿地上了车。

马车行进的速度很慢，姑娘没再催他。两人都不言语，气氛显得很沉闷。姑娘耳边听到的是“唰唰”的雨声掺着“吱扭”的车轮声，眼中所见的是雨点拍溅于田壮牛身躯上的情景。莫名其妙地，她竟觉得那泛着晶亮水珠的肩膀宽厚结实，很有看头。可一想起这家伙方才的种种恶行，心中才产生的一丝好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在她丰富的想象之下，雨丝都变成了根根钢针，密密麻麻地扎在田壮牛身上，刺得他浑身是血。解恨！姑娘想着，竟然笑出声来。田壮牛回头奇怪地打量她，得到了姑娘的一个白眼。姑娘干脆闭了眼不再理他。

不久，车停了下来。“小姐，下车吧。”田壮牛竟然下车亲自为她打开车门。姑娘几乎要被感动了：这死犟种心肠还是蛮好的。她说了声：“谢谢啦。”走下车去。田壮牛也不说客气话，直接又上了马车。

姑娘脚刚落地，抬头一看，不由又惊呼起来：“怎么还在这里？”原来那马车拉着她转了个大圈后，还是返回等车的起点。

田壮牛冷冷地说：“我只是让你上来避雨，又没说送你回去。我说过的话从不反悔，现在雨停了，你还是自讨方便吧。”“这么晚了，让我上哪儿找车？”“你自己不是长脚的吗？”“你……”姑娘气得说不出话来，拣起一块石子，“噗”的砸在车厢上。田壮牛恍若未闻，赶着马车很快消失了。

姑娘眼泪噙在眼窝里，心里不停地咒骂着那个该死的家伙：你最好滚得远远的，要是落在我手里，我绝不会轻饶你。姑娘一边在头脑中搜刮着各种折磨人的花样，一边踩着雨水往回走。

迎面来了几个骑马的人，姑娘认出是她的家人，欣喜若狂地奔过去：“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家人道：“一个赶车的叫我们来接你。”姑娘此时的表情便像是咬了满口的醋拌辣椒，简直是哭笑不得。

二、撞墙

第二天一大早，田壮牛赶着车一路打听着找到容世杰的府邸。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里竟是昨天那姑娘要去的豪宅。那个刁蛮的丫头一定是容家的重要人物，田壮牛拍拍脑门，觉得自己要办的事怕是更加难办了。难办也要办，正好我还有东西要还给她。田壮牛硬着头皮迈上台阶。

“砰砰砰……”容府大门被拍得乱响。管家忙向容府千金容婷禀报：“小姐，门外有个莽汉想见老爷，就是昨天报信的那个车夫。”“是他？”容婷瞪圆了眼，“我正愁没地方找他，他倒主动送上门来了，看我怎么整治他。”管家递过一个香袋：“他让我把这个还你，说昨晚你忘在他车里了。”容婷接过来，这是自己装钱的袋子，气也消了一半：“他倒不贪财。那就不重惩他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容婷琢磨出个点子：“你告诉他，容家是武林世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来的，除非武功够水准。他要有本事就撞墙进来。”容婷说完，禁不住为自己这个极具创意的办法微笑起来。

没多久，管家回来。容婷迫不及待地追问：“他怎么说？”“小姐，你这招可真管用，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没意思，我还以为他会死撑到底呢，原来也是个软面瓜。”容婷觉得索然无味，正要回屋，忽听得外面传来硬物撞击的声音。

管家一怔，出了内院，正要开门去看，却听“轰隆”一声，外院墙塌了一大片。只见田壮牛抖抖身上的灰土，踩着碎泥残砖，又直奔到第二道院墙前，把肩对着墙壁“砰”的撞过去。原来那声音就是他弄出的撞墙声。

管家忙跑回屋里：“小姐，不好了，他真的在撞墙，把咱家外墙都撞出个大窟窿，现在正撞里墙呢。”容婷急道：“快把二门打开，放他进来吧。”管家跑到田壮牛跟前，说：“喂，别撞了，走正门吧。”田壮牛舒活几下脖子，固执地说：“不成，怎么能乱了你们家的规矩呢？我一定要撞墙进去。你告诉

容大侠别着急，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撞开了。”管家又跑回去：“不得了，那小子不听劝，还撞。”正说着，就听“哗啦”一声，管家往外一看，“他把里墙也撞塌了，往这儿来啦。”容婷急忙喊：“快叫人来拦住他！”不用叫，容府众人已经被这撞墙声给引了出来，纷纷呵斥：“哪来的野小子，敢到这里撒野？”十条大汉聚在门口，勾肩搭背，脚踵相接，在田壮牛前面排开一字长蛇阵，搭起了第三道墙——人墙。

打头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牵动整个队列跟着田壮牛的走势，忽左忽右，好像在他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始终阻拦着去路。

田壮牛被撩拨得火往上涌，厉声喝道：“让开！不然我可要撞了。”那十人斜眼瞥着田壮牛，既不开口也没有任何反应。说撞就撞！田壮牛倒退十几步，将头压低，对准打头的大汉飞速地撞了过去。

可田壮牛却忽略了一件事，砖墙是死的，人墙却是活的，不可能老老实实地由着他撞。田壮牛冲到近前，人墙却突然紧缩，十个人紧紧贴在一起，田壮牛一头撞进了个空挡里。他正发着愣，那堵紧缩的人墙忽然反弹回来，像一根被挤压到尽头的弹簧一样，一下子散开。十人的内力全部传输到队首汉子的手掌上，“砰”的拍在田壮牛的肩膀上，把他打得连退出一丈开外，一跤跌坐在地。容婷高兴地拍起了巴掌：“打得好！”田壮牛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再看那十人的阵形已由纵队变为横队，每人都挑衅地向他招着手。田壮牛摆好架势，选择了队伍中间一个瘦小的汉子做突破口，再度撞击。那瘦子似乎很畏惧，一个劲地往后躲，把整个队伍都牵扯成一个凹进的圆弧，田壮牛不知不觉就陷身于弧里。队首和队尾的两条汉子各自带动身后的半截队列向一起聚拢，很快就首尾相扣，将田壮牛圈在中间。“砰砰”一阵拳脚相击的声响，随后圆圈解开，田壮牛踉踉跄跄被推搡出来，看样子是吃了苦头。

田壮牛并不知晓，这十人并不是普通的容府家丁，他们是从容世杰弟子中精选出来的武功最高的十个人，号称“蛟龙门神”，是专门抵抗外敌、守护大门的奇兵。他们所摆的“龙墙大阵”配合奇妙，攻守衔接，即便是当今武林顶级高手也未必能轻易突破此阵，像田壮牛这样的无名小辈当然更要吃亏。他接连发动十几次撞击都被挡了回来，而且还挨了不少回击，搞得浑身上下

遍布拳脚痕迹，连亮光光的脑门上都留下了好几个清晰的鞋底印。容婷看在眼里，笑得花枝乱颤：“这回吃到苦头了吧，看你还敢到容府撒野？”可那些门神却没有容婷那么轻松，表面虽占尽上风，实则苦不堪言。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这套阵法的最大缺陷就是耗费体力，无法持久。寻常对手在被阻挡三五次后便都知难而退，可今天这个小子，生就一副倔脾气，被拦了十几次，就是不肯退缩，仍然铆足了劲往上冲，就像一头发发了疯的蛮牛。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家伙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每将他击退一次，都会迎来双倍力量的反扑，而他们尽管对田壮牛毫不留情，饱施拳脚，但每一下都像击打在铁板石块上，那种痛苦恐怕要比被打之人还要强烈。

在田壮牛锲而不舍的冲撞下，那些弟子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渐渐转为被动之势。这时，队首汉子右手在背后摆了个手势，大家心领神会，准备用最后一招，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田壮牛却没有丝毫警觉，照旧一股劲撞过来。队首壮汉并没有硬碰，而是搭住田壮牛的脑袋，将身子向上一掀，横卧在田壮牛头顶，喊了声：“泰山压顶！”身后第二条汉子紧随其后，身子一跃，叠压在第一个汉子身上。众壮汉依葫芦画瓢依次压上来，叠罗汉似的将人墙垒在了田壮牛头顶，试图集众人的力量将田壮牛压倒在地，再牢牢困住。

谁知田壮牛在如此重压之下，却如巍峨山峦，岿然不动。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竟将“人墙”举了起来，抛上半空。然后，只见他一跃而起，用头接住“人墙”横向一甩，把十人一并挤在了墙壁上，再运力猛地一顶，大吼一声：“嗨！”“人墙”顿时撞破墙壁跌进屋去，像是打翻了锅的饺子，满地乱滚。

三、唇枪舌剑

容婷吓得向后一跳，没料想父亲选的这些精英竟也败下阵来，看来只有自己亲自出马了。

田壮牛已从墙洞钻进屋，在容婷对面站定。容婷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如高傲的孔雀。田壮牛两手抱肩，小眼眯缝，如坚固的顽石。

“别看你闯进来了，惹火了我，我爹一样不会帮你。”“我不是找他帮忙的，

是想让他跟我走一趟。"笑话，我爹是武林盟主，有那么多重要的事，凭啥跟你走？有什么事先跟我说。"前几天你爹的马车在大王庄撞了人，王老汉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想你们容家应该有个交待……"容婷不屑地一撇嘴："闹腾了大半天原来是敲竹杠啊，那你撞坏了我们家好几道墙，这些损失该怎么算？"撞坏东西我可以赔你，可你爹一定要跟我走！"你打伤了我家这么多人，这笔账又该怎么算？"打伤人我可以付医药费，可你爹一定要跟我走！"你一个穷拉车的，哪来那么多钱赔？"没钱我可以白给你家做长工，可你爹一定要跟我走！"我家的车也不过是撞伤了人而已，我也赔他医药费算了。我赔的医药费还不及你该赔我的一半，我吃点亏也认了，谁也不用赔谁，咱们算扯平，你可以走了。"田壮牛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容婷得意地笑着："没话了吧。"田壮牛扭头便走，容婷心里极度畅快，嘴上还说着风凉话："走好，恕不远送。"田壮牛却没远走，而是来到那些呲牙咧嘴呻吟着的弟子跟前，逐一说着："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打伤你们。"容婷不解地看着田壮牛莫名其妙的举动，直到他返回来。

"看见没有，我要你爹像我这样，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给王老汉赔个礼。我不只是要钱，还要来讨个公道。现在我已跟他们道歉了，你爹怎么办？"田壮牛咄咄逼人地追问。

容婷不明白平日牙尖嘴利的自己怎么就说不过这个蛮小子，一时竟被噎得无言以对："你先回去，明天我会给你答复的。"容婷言语中已经让了三分。可田壮牛却不买账，把脖子一挺，噘起嘴来斩钉截铁地说："不！"你……"容婷用手指着田壮牛的脸，双颊绯红，急促地喘息着，眼眸罩上一圈湿蒙蒙的雾气，却勉强控制住情绪，对着那些壮汉挥挥手："你们都回去吧，没有我的召唤谁也别出来。"管家有些不放心："小姐，你……"快走！"容婷大喊。众人互相对望，各自摇着头，互相搀扶着很快散去。

屋子里只剩田壮牛和容婷两人，容婷见没有自家的人在跟前，忽然掩面嚎啕大哭起来："呜……呜……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这么欺负过我。"容婷这一哭，田壮牛反倒慌了手脚，围着容婷来回走动，两手不停搓动着，焦急地说："不哭，不哭啊，我这个人最见不得眼泪，要不我把你家人喊来劝劝你？"别去，我就是怕被他们看见，才让他们走的，我堂堂的容府小姐被你个臭拉车的气

得直哭多丢人？呜……”容婷哭得越发伤心，“你别劝我，要想不让我哭，除非你走。”田壮牛起身就走。这下，容婷反倒愣住了，没想到这一哭这么管用，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家伙给打发走了，真是歪打正着。

容婷立刻破涕为笑，兴奋得在屋子里手舞足蹈。可没高兴多久，她便听到了马蹄声，一抬头，却见田壮牛拉着他的马车旁若无人地走进院子来。

田壮牛把马拴在门前一棵柳树上，然后迈上石阶大咧咧地坐在门槛上：“我怕你哭得太久我把车丢了，现在好了，容姑娘，你继续哭，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不急，等你哭够了再谈我的事。”容婷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立马嘴角抽动，在瞬间完成了难度极大的表情转换，再次痛不欲声地挥洒泪珠：“天哪，怎么让我碰见你这样的人啊。”田壮牛索性搬了把椅子坐在她身旁，喋喋不休地讲着：“我不是有意要惹你生气的，可这件事我一定要管到底。你生活在富贵人家，不了解穷人的疾苦。大王庄那地方好多人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王老汉这一倒下，他家就再也找不出一个能下地种田的劳力。收不下粮食，他一家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你爹这一撞等于是断了他一家的活路。”容婷停止了啜泣，抬起头望着田壮牛，疑惑地问：“没那么严重吧？”“我田壮牛虽然脾气臭了点，可平生从不说谎，你要是去过那里就会信了。”容婷抹了一把眼泪：“你等我一下，我进去收拾收拾就走。”“干什么？”田壮牛不解地问。“跟你上大王庄啊。那天是我把我爹的马车赶出去玩，回来时路上确实有个人，我觉得好像没撞到他，急着赶路也就没下车，谁知道就惹了大祸。这事跟我爹无关，我跟你去就是了。”田壮牛转着眼珠想了一会儿，晃着脑袋说：“不成啊，我还是要带你爹去，那马车是你爹的。”“可祸是我闯的啊。”“可你是你爹的女儿呀！”容婷实在跟他辩不出个理来，气得钻进里屋把门“砰”的摔上：“告诉你实话吧，我爹上苍云山参加侠义英雄会去了，你要找他还得等好几天。”“早说啊。”田壮牛站起来跑出去解马车。容婷从屋里追了出来，喊着：“你上哪儿去？”“上苍云山找你爹！”“等等我，你不认得路！”四、大王庄田壮牛赶着马车，拉着容婷驶在道上。

经过连番舌战，两人已逐渐熟悉，容婷开始试探着跟田壮牛交谈：“喂，你叫什么名儿？”“田壮牛。”容婷“哧”的笑了：“难怪跟你讲不出道理来，原来是对牛弹琴呀。”田壮牛四下寻觅：“这里没见过有牛呀？”容婷越发觉得

好笑：“你当然见不到了，因为牛躲在马车上。”田壮牛回头看了一眼容婷，恍然大悟般大笑起来：“哈哈，小姐，你可真有意思，怎么把自己比成牛啊？”容婷把面孔一板，冷冷地“哼”了一声，见讨不到便宜，便换了个话题：“你练的那叫什么武功啊？连我爹那些徒弟都打不过你。”“我的功夫叫撞墙功，有四句口诀：不撞南墙不回头，撞到南墙也不走，墙墙挡路墙墙撞，撞倒南墙任意游。”容婷听得有趣：“你师父真会因材施教，你练这种武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容婷不停地挖苦，田壮牛却无动于衷，好像什么都听不出来。

路过一个面食摊子时，田壮牛停下了车：“借我点钱。”“干吗？”“买馒头，我答应大王庄的孩子给他们带馒头去。”容婷白他一眼：“不行，除非你求我。”“我……”田壮牛张口结舌憋了好半天，一个“求”字在嘴边转了几个来回，终于溜出来，“求求你。”容婷把脸仰得老高：“说什么呢？含含糊糊像个大舌头似的。你跟我吵架那股劲到哪儿去了？没听清，你再说一遍。”“我……”田壮牛把脸憋成了绛紫色，忽然推了容婷一把：“下车！”“干吗？”“我让你下车！”“你轻点，弄疼了我。”容婷不情愿地下了车。“别走，在这儿等我。”田壮牛丢下一句话，打马赶车径自离去。

容婷噘着嘴，嘟囔着：“哼！又把我撇下车，这个仇我早晚要报。”过了好一阵，田壮牛终于回来了，却是赤着脚走路，马车不见了，肩上却扛了个大布袋子。容婷打量着田壮牛这奇怪的模样，好奇地问：“车呢？”“押当铺去了。”“鞋呢？”“卖了。”“你干吗？”“弄点钱买馒头。”“你……没马没车怎么去？”“走着去呗，你要是嫌累就回家。”容婷扭头就走。

大路上，田壮牛背着布袋大步走着，满头是汗，喘着粗气，脚上粘满泥土。身后传来了马蹄声，马车停在他前面，容婷跳下车来：“没见过你这样硬气的人，借钱都不说个软话，好像我欠你似的。上来吧，我把车赎回来了。”谁知田壮牛根本不买账，把脖子一扭，仰起头继续走，不理睬她。容婷在背后骂着：“你就走吧，看不把你的脚磨烂。”“磨烂脚我愿意！”田壮牛粗着嗓子回答。

容婷紧跑几步撵到他前面，满脸通红，气得“呼哧呼哧”地喘，却又叹了口气，无奈地说：“算了，我服你了，算我求你上车，行吧，谁让我心软呢？”“见田壮牛还不动弹，便在他胳膊上使劲拧了一下，”快上车啊。”田壮牛咧

着嘴被容婷连推带搯地弄上车。

两人并排坐在车辕位置上，容婷掀开车厢帘子：“你看看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哇！”田壮牛惊呼，车厢里面装满了馒头。“这些够不够？”田壮牛脸上露出了笑容，笑得纯朴憨直，像个单纯的孩子：“你真好。”“行了，少气我就行了。走吧。”田壮牛边赶车边偷偷地笑。“你笑什么？”“嘿嘿，我刚才就是故意气你的，你生气的样子蛮好看的。”“去。”容婷把脸扭向一边，忽又想起一件事，从车里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递过来，“你试试。”“我不要别人的东西。”“美得你，是给我爹买的，你给试试合适不？”“我这脚脏。”田壮牛拿块擦车的抹布把脚擦净穿上，“还真合适，等回来我也买一双。”“先借给你穿吧，看你光着脚怪可怜的，见到我爹就还我。”“行，这里离大王庄不太远了，我去把馒头送给他们，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去吧，我不是说要去赔礼认错吗？”

马车停在大王庄，田壮牛把容婷直接领到王老汉家。王老汉仍然躺在床上，气色却好了许多，看到田壮牛进来，急忙坐起身来打招呼，却发现了他身后的容婷：“这姑娘是……”田壮牛回头看了一眼容婷，不知道该怎样说，毕竟要一个女孩子开口认错是件为难的事。没想到容婷却大方地开了口：“是我的马车不小心撞了您，对不起了。”王老汉忙道：“这是哪儿的话呢，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摔倒的，大老远的还把你给折腾来了。”“这些算我赔偿你家损失的。”容婷掏出一些银子递过去。王老汉坚决不收：“这哪儿成呢？我的伤确实跟你无关，你能来给我赔礼已经够了，这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能要。”田壮牛见状道：“容姑娘，他不收就算了，你不是还带有别的东西吗？”“是啊，我差点忘了。”容婷出门而去。田壮牛对王老汉的孙女道：“去叫你的小伙伴来，阿姨要给你们发馒头吃。”二十几双肮脏的小手参差不齐地高举着，等待着马车上的容婷分馒头。容婷拿起馒头正要往下递，却忽然皱起了眉头：“这可不成，都去把你们的小脏手洗干净了再吃，要不会生病的。”田壮牛跟王老汉闲聊一阵，出门时望见那一群孩子手里拿着馒头一哄而散，屋外的水缸边淌了一地的水，容婷站在水缸边抖落着手上的水珠。

“你在干吗？”“给他们洗手啊。”“用了一缸水？这可是他们要喝一个月的呀，你就这么给浪费了。这儿连着三年大旱，附近没有水源，他们要到十

几里外的水井去挑水。"容婷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道："我又惹祸了。"忽然眼睛一亮，"咱不是有马车吗？干脆把各家的水缸装上，给他们弄几缸水回来。"说干就干，两人立刻驾起马车，挨家挨户地收集水缸，往返了十几趟，最后家家的水缸都盛满了清冽的井水。

忙碌了半天，两人都已经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容婷倚在车辕上，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晶莹的汗珠，伴随着娇喘，胸膛起伏，勾勒出优美的曲线。

田壮牛的目光像被两根无形的线紧紧拴在容婷身上。容婷有所察觉："你看什么？"嘻嘻，"田壮牛笑道，"你现在的样子比生气时还要好看。"容婷羞怯地把脸扭向一边："看不出来，你也会说这么肉麻的话。"送了半天水，你也看了好几家，还信不信我说的？"信了，他们是够苦的，我看见一家的菜汤里就那么几片菠菜叶，怎么吃得下去？"那是野菜，跟野草差不多，那也不是菜汤，而是他们的主食——野菜稀饭，这里的村民大都是靠这种东西充饥的。真过意不去，让你这个千金小姐跟着我受累了。"没什么，累是累了点，不过，我很开心，没想到帮助别人会有这么大的乐趣，只是能力有限，帮不了他们太多的忙。"是啊，凭咱们俩儿势单力薄地起不了多大作用，不知道谁会有大能耐能使他们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我有个办法，"容婷一把抓起田壮牛的手，"走，上苍云山，找我爹去。我爹和那些大侠们一定可以帮忙的。"你怎么改变主意了？这可是你主动拉我去的啊。"两人上了马车，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口，一群孩子拥上来围着马车，乱哄哄地嚷着："叔叔阿姨你们还回来不？"当然回来！"孩子们欢呼："我们又有馒头吃了。"田壮牛道："叔叔下回不只带馒头，还要给你们带个大侠回来。"大侠是啥呀，好吃吗？"田壮牛笑道："大侠不是吃的，是人，他的本事可大了，能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叔叔是说话算数的人，等着吧，叔叔一定能把大侠带回来。"孩子们眼中充满希望，目送着马车离去。

四、侠义群英会苍云山

一年一度的"侠义群英会"就在此举行，众多高手汇聚一处，纷纷显露身手，一决高下，争夺武林至尊的位子。

田壮牛赶着马车来到会场，拉着容婷下了车。“这里人山人海的，你爹到底在哪儿呀？”“我只知道他在这儿跟人家比武，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走，进去打听打听。”田壮牛往人堆里硬挤过去，很快便撕开了一条人缝，钻到最前列，却把容婷抛在了后面，急得容婷直喊：“喂，等等我。”人缝迅速愈合，把容婷阻隔在人流外面。

演武场上，一僧一道两个高手激斗正酣。田壮牛问旁边的一个武者：“他们干吗呢？”“比武呗。他俩儿是当今武林两大门派的代表人物——少林无相大师和武当虚无道长，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对决。”“我想找容世杰容大侠，你知道他在哪儿吗？”那人上下打量着田壮牛：“你新来的吧？你想见容大侠？我们大家都想见他，可得守规矩。看到那棵大树了吗，那树上有一口大钟，只要你有本事把那钟敲响三下，就可以进后面那座写着‘英雄阁’的小楼，容大侠就在里面。不过要先比武，赢得向去年至尊容大侠挑战的权力才有资格去敲那钟……哎，你怎么上去了？”田壮牛根本就没听他后面那些话，双眼盯着那口钟，竟直接走到场中。

正在过招的两个高手见突然闯来一个不速之客，便同时停了手，一起盘问：“你是哪派的，怎么不懂规矩？等我们比完了你才能上来。”“你们继续，我不是来找你们比武的，我是来敲钟的。”田壮牛从两人身边绕过，径直走到那棵悬挂巨钟的大树前，仰起头向上望着，又试着跳了几下，伸手摸去。那钟挂得甚高，够不到。便又用目光测了测那棵树的粗细，然后退了一段距离，疾奔过去，飞身猛撞在树身上，那树剧烈摇晃一下，树干绽开一道裂纹。

那两个高手看着田壮牛莫名其妙地耍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他是要把树撞倒，好去敲那口巨钟。这还了得，竟敢抢在咱们前头捷足先登！两人立刻化敌为友，一左一右向田壮牛夹攻过去。

最先攻到的是武当派的虚无道长，他当先一剑刺来，田壮牛却用头去顶，剑尖刺中光光的额头，好像刺在冰块上，滑向一边。虚无一愣，田壮牛已翻身到他近前，提肘磕在他腕子上，虚无把持不住松了手，那柄剑飞起老高，田壮牛跟上提膝在他胸前一撞，虚无便仰倒在地。

又有一条禅杖袭来，进攻的是少林无相大师。田壮牛双腿一分一并夹住禅杖。无相运力将禅杖猛地一举，将田壮牛举到空中。骑在禅杖上的田壮牛，顺着杖杆滑下来，硕大的臀部瞄准无相的脸撞去，堂堂少林掌门竟被田壮牛一屁股坐倒，结实地压在身子底下。

人群一片哗然，没想到，两大高手眨眼工夫便被这个毛头小子撂倒。田壮牛站起来，瞄准了那棵树再度撞去，那树给他连续数次撞击之后，终于齐根折断。巨钟从树上掉下来，落在“英雄阁”门前不远的地方。

田壮牛大步朝那钟走去。“快拦住他！”一声吆喝，两个高手越过田壮牛头顶，伸手各自抄起那棵断树的两端，拖将起来，向田壮牛迎头扫去。

田壮牛将身子一蹲，矮下半截，待那树攻至眼前，猛然直起身，将整根断树扛起来担在肩膀上，那两个高手也一并被担了起来。田壮牛又伸手在树干上一拨弄，树在他肩膀上打起转来，那两个高手怕被甩出去，紧紧攀住树的两端，不敢动弹。田壮牛跟着把肩头向上一耸，把那根又粗又长的大树颠上了半空，眼看就要落在地上，幸好又有两个高手及时赶过来，接住大树，才使吊在树上的那两人不至于摔个半死。四人合力抬起大树再向田壮牛胸前推去，田壮牛伸出双掌反推在树干上，跟四个高手较上了劲。

那四人虽拼尽全力却仍处下风，被田壮牛推得连连后退，急得一个劲儿地求援：“再上来几个人，这家伙力气太大了。”在他们的招呼下，又有四人上来，终于阻止了田壮牛前进的势头，反倒把田壮牛逼退了几步。众高手见田壮牛显露疲态，顿时精神大振，喊起号子，推动树干向田壮牛猛压，一鼓作气把他逼至场边。田壮牛眼见支撑不住，却见他把眼珠一转，出人意料地松了手，身子一缩，钻入树底。众高手全部力量都凝聚在树干上，田壮牛这一撤出，他们突然失去了对抗目标，收势不住，连树带人扑到了场外的人群中，引发连声惨叫。

田壮牛却在一旁看起了热闹：“嘻，还是高手呢，一点脑子都不用。”那八个高手乱了片刻，马上又向田壮牛扑去。“我抓到他了！”“别松手。”“把他按住，这家伙壮得跟头牛似的。”他们一拥而上，扭臂、扳腿、抱腰、搂颈，

像八根结实的绳索将田壮牛紧紧缚住。

忽听有人问：“抓牢没有？”众侠齐声应答：“抓牢了！”却发现问话的竟是田壮牛！田壮牛笑嘻嘻地看着大家：“那我可要打滚了。”说罢把身子一扭，向侧面翻转。

不可思议的场面出现了，当今武林八个高手竟然控制不住一个毛头小子，反倒给人家带着挪动了身子，九个人纠缠成一个硕大的“人球”，随着田壮牛的力势滚动起来，快速撞向那口大钟——“当”的一声脆响，钟被敲中第一下，滑出数尺远。众伙头晕目眩尚未搞清是怎么回事，便被田壮牛拖着又滚了两圈，在那钟上撞了第二下。这一下力道更大，不但把钟推到了英雄阁门口，而且将大钟掀翻了个，钟口大敞着对着那“人球”。只听田壮牛猛一声喊：“走！”一伙从“人球”中脱困而出，双臂挥舞，像只扑腾翅膀的母鸡，一头栽入了那张开的钟口中。接着那些高手们便如燃放的连珠花炮，成串地往大钟里扎，把硕大的一口钟挤塞得满满腾腾的，足足装了六个人。余下两高手眼见同伴如此惨状，哪里还敢跟田壮牛争斗，松开手，拔腿便跑。

田壮牛跑到巨钟前，使力一掀，大钟顿时直立起来，将那六人全部扣在钟里。然后他倒退一丈，快速跑至钟前，飞身跃起，一头撞在钟面上。大钟“哗啦”一声撞开了“英雄阁”的大门，直冲进楼里。田壮牛随后跟了进去。

一个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中年人端坐在屋子正中的一张藤椅上，颇有滋味地品着一盏茶，镇定自如地看着田壮牛闯进来。

田壮牛开门见山，大声问：“你就是大侠容世杰？”中年人微笑着答道：“没错。没想到这次赢得挑战权的是个少年高手，真是后生可畏啊。”“救命啊，快放我们出去。”大钟里传来纷乱的呼救声。容世杰顿感诧异：“钟底下有人？”田壮牛憨笑道：“我想进来，可他们偏挡路。没办法，只好带他们一道进来了。”田壮牛将大钟拎起，六大高手烂泥巴般瘫倒在地。

容世杰满脸疑问：“他们六个都是你一个人制住的？”“是八个，还有两个这种钟里实在塞不下。”容世杰愈发吃惊：“乖乖，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吗？换了是我，也未必能一次降服他们几个。看来今年的武林至尊非你莫属了。不过按规矩你还得跟我比最后一场，出手吧。”田壮牛的回答让容世杰颇感意外：“我不是来找你比武的，我是想让你跟我上大王庄去一趟。”接着，他把事情缘由说了一遍。

容世杰皱起了眉头：“你把个英雄会搅得天翻地覆的，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件小事？好吧，一会儿我拿些银两，你带到大王庄吧。”“我不是来讨钱的，是来讨个公道。我想让你亲自上大王庄给王老汉道个歉。”“那王老汉是你什么人哪？”“非亲非故。”“那你干吗要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个路见不平，你把我当强盗了？老弟，你到底还是年轻，想事过于简单。我是个武林盟主，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办，你知道我有多忙？再说，你既然敲了钟，闯进这楼里，那就是惟一获得向我挑战资格的人，咱俩儿怎么也得分出个高下来，给大家一个交待。”“好，我明白了，”田壮牛截住了他的话，“是不是我打赢了你，你就跟我走？”“当然，你要胜了，就是新的武林盟主，不光是我听你的，外面那些高手都会听从你的差遣。”“打就打！”田壮牛是个急性子，挽起袖子，就要冲过去。

容世杰连忙摆手：“且慢，先订个规矩。待会咱们上楼去打，你要是把我从楼上打到外面地上就算我输，反过来输的就是你。”六、真正的侠者又一张桌子坠了下来，摔得四分五裂，这已经是楼上落下的第五件物什。众高手围聚在楼下，翘首张望，却什么都看不到，只听见沉重的撞击声。看来楼上两人打得很激烈。

“砰”，又有东西撞破栏杆跌出楼外，这次是个人。那人在向楼下坠落的过程中，伸手抓住横挂于一楼屋檐边上的那个写着“侠义群英会”的狭长条幅，吊挂上面来回晃荡着，可不正是容世杰？

“连容大侠都被他打下楼来了。”那些先前落败的高手们开始议论纷纷，希望从容世杰的败相上寻求心理安慰。

这时候，田壮牛硕大的脑袋从二楼栏杆边闪露出来，喊道：“容大侠，你还不认输吗？”容世杰虽然处境危险，却仍然很沉着，用平静的语气回答：

"别忘了我们的规矩，我还没有落地呢。" "好，那我再帮你一把！" 田壮牛翻身从楼上跃下，大头朝下俯冲过来。容世杰一把扯下条幅的一端攥紧，双脚在底层廊柱上用力一踹，借力反弹，荡秋千般将身体高高荡起。条幅随着他的走势在半空里铺展开来，兜头迎向田壮牛。

田壮牛一头将条幅的布面豁开一个圆洞。容世杰将手腕一抖，一股阴柔的力道传至条幅上，将田壮牛猛烈的冲劲化解开来，使他不至于穿透条幅，跌到楼下去。这才拖起条幅裹着田壮牛继续向上荡去，一直荡过残破的栏杆，回到英雄阁的楼上，把条幅在廊柱上系好，然后探出半个身子，伸手去拉悬空裹在条幅中间的田壮牛。

"年轻人，你果然厉害，既然咱俩儿现在都没落地，算打个平手，快把手递过来。" 田壮牛没有伸手，反把两手搭在条幅上："容大侠，我知道你是在给我留面子，可我是从来不作假的。" 说完，他双手猛地向两边一分，竟将条幅一扯两半，身子失去了牵绊，向楼下落去。

容世杰拉他已经不及。田壮牛跌落在地上，一骨碌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对楼上的容世杰大声喊："容大侠，我输啦！" 容世杰也从楼上跃下，站在田壮牛面前称赞道："小伙子，我很欣赏你的人品。" 他从兜里掏出块银制的牌子，"这是你荣誉的象征，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人群中一片叹息，好多习武之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东西，田壮牛竟轻易地到了手。田壮牛接过银牌端详一下，用手掂量着："这么大一块银子够一个穷人家生活一个月的。" 又对容世杰一抱拳道，"容大侠，我不是你的对手，可还是希望你能上大王庄走一趟，去看看那里的老百姓，就算我求你了。" 容世杰一脸无奈道："年轻人，你要我怎样说才能明白呢？你看看这里有一大群武林人士眼巴巴地看着我，你说我堂堂一个武林盟主怎么能撇下他们不管，而去管你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田壮牛垂下头，笑了："没错，是件小事，老百姓家里还能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不过我倒想问一句，在你们这些大侠心中，什么才算大事呢？像今天这样为了武林至尊的宝座争来斗去，还是去抓几个毛贼草寇再命名为魔头来抬高你们的身价？我也不是故意钻牛角尖，非要为这么件小事劳您大驾不可，我只想让你们这些英雄大侠明白，其实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们去行侠仗义！你们每个人头上都大言不惭地写着个'侠'字，却连平民

百姓的疾苦都不管不问，不觉得有愧吗？我今天没能为大王庄的百姓讨回个公道，只怪我没本事，我愿赌服输，这就走。可我还想留句话给你们，你们配做大侠吗？”田壮牛说完竟把那块众人视为瑰宝的牌子愤然摔在脚下，“我才不稀罕做什么大侠。”容婷费了好大劲才挤到人群中间，却见前面众人纷纷闪开，让出一条路来，从里面走出田壮牛，便迫不及待地问：“哎，你去哪儿？找到我爹了吗？”田壮牛看都没看她一眼，径直走出人群。

马车再度来到大王庄的时候，立刻又被村里的孩子围了个水泄不通。田壮牛失魂落魄地跳下马车，望着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没精打采地说：“孩子们，这次叔叔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叔叔没本事，没把大侠请来，连馒头都没钱再买，叔叔对不住你们。”他耷拉着脑袋，却发现孩子们的目光纷纷转向他身后，便不由也跟着回头望去。

嘈杂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尘土飞扬中现出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来，全都是苍云山的那些英雄们。当先一人是容世杰，他旁边的一匹马上端坐着容婷。容婷白了田壮牛一眼，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田壮牛惊讶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队伍，大张着嘴，不知该说些什么。容世杰下了马，径直来到田壮牛面前：“年轻人，你也太性急了，我又没说不能，再说你也没跟我讲清楚啊？婷儿都跟我说了。你说得没错，我浑浑噩噩地被人称了这么多年的大侠，却没有为百姓做过几件值得称道的侠义之事，真是空负盛名。你的一番话点醒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向身后挥了挥手，“各位英雄，快把东西搬下来吧。”孩子们欢呼雀跃。田壮牛没有失信，他果真带回了大侠，这个大侠不仅跟王老汉赔了礼，还领着一大群大侠带来了大米、白面、猪肉等好多好东西。整个大王庄沸腾了。

临行时，田壮牛来到容世杰面前，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容大侠，我代大王庄的乡亲们向你道谢了。”容世杰忙托住田壮牛道：“要谢也应该是我谢谢你，是你让我真正找到了做侠的感觉。你放心，以后我不但会常来这里看看，也会到其它地方多看看。”容婷牵着田壮牛的马车走过来：“爹，你的马呢？”“送给王老汉家当牲口了，这祸因它而起，就让它将功补过吧。”那咱们坐马车走吧。”容世杰摇头道：“我还是步行回去。整天骑着马，高高在上

的，今天就让我实实在在地做一次普通百姓吧，磨破鞋底我也愿意。”一说到鞋，田壮牛一拍脑袋道：“我忘了一件事。”忙脱下脚上的鞋，递给容世杰，“这是容婷给你买的，我替你试穿了两天，现在物归原主吧。”容世杰好奇地打量着鞋，又看了一眼容婷。容婷把头一扭，没好气地说：“你穿脏了，我再给我爹买一双。”田壮牛一脸难为情：“是我穿脏的，回去我赔一双，可这双给谁呢？”容婷气恼至极：“没人穿就扔掉！”转身上马了。

容世杰笑着看愣在那里的田壮牛：“傻小子，这就是买给你的。真是女生外向，长这么大，她从来就没给我买过一双鞋。”田壮牛美滋滋地把鞋穿上道：“容大侠，我陪你走。”容婷在马车上等得不耐烦了，嚷道：“让我爹自己走着回去吧，你跟着凑什么热闹，还不快上来？”“就不。”田壮牛把脖子一挺。“你个死犟种！”容婷气得打马便走，背后传来两人的笑声。

一年后。

田壮牛粗声粗气地喊着：“你出不出来？”容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生闷气：“就不出来！”“那我可要撞进去了？”“有本事你就撞！”“哗啦”一声，门被撞倒，田壮牛冲进来站到容婷面前。

一场口舌之争再次开始。

“跟我走。”“不走，谁让你昨天又惹我生气？”“昨天的事我跟你道歉，可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刚认识你那会，你三番五次把我扔在车外面，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气不打一处来，这笔账怎么算？”“那些都算我错了，过了今天，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可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还有……”“你怎么尽翻陈年旧账啊？我告诉你，不管你找什么借口，今天都必须跟我走。”“偏不！啊——你干什么？”屋里传来了肉搏声。不久，田壮牛走了出来，赤足，散发，脸上有两道抓痕，容婷竟被他扛在肩上，挣扎着使劲捶打他的脊背。

田壮牛不管那些，把容婷往门外的花轿里一塞，却被容婷把脑袋拽进了轿里。轿子剧烈颤动，待他把头抽出来，脸上的抓痕旁边又多了几块红红的唇印。田壮牛自己却浑然不知，正了正胸前的大红花，拣起掉在地上的礼帽，

歪歪扭扭地往头上一扣，一挥手，喊了声：“起轿！”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迎亲队伍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临邑之殇

李古

一、孤城风雨

临邑城城高沟深，坐断四方交通，巍然而立，坚固如山，乃燕国西北之门户。那藏青色条石垒起的城墙崛地而起，高约百丈的城楼衬着碧蓝的青天矗立，那险峻和威严，有如一道壮丽的丰碑般不可撼动。

秦王自四月末发兵攻城，城上攻战交割，烽火烧了整整半年。至十月底，秦损兵四万，燕损兵二万，双方就在一城之地上来回拉锯，血肉相扑，以一条条英勇的性命来见证战争的残酷和壮烈。

在蓝天下，一只隼展开双翅，绕着这几近沸腾的城池转了一圈。它的眸子熠熠生辉，每一根羽毛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掠过城头一杆迎风翻飞的大旗，落在一个年轻人的肩上。

年轻人没有留意它，他的目光已经被城下那场惊天动地的激战所吸引。他那浓浓的眉毛和厚厚的嘴唇，随着城下战局的每一个起伏、每一个跌宕，或是一敛、或是一扬。渐渐地，他的呼吸急促了。脚下，整座临邑城也似乎随着他呼吸的节奏不住地摇撼。

一枝快箭从战场上飞来，越过百丈高的城墙，掠过年轻人耳际，呼啸着

钉在他身后的青石墙上。年轻人如铁石般凝重，一动不动。倒是他肩上那只英武的隼惊了一下，“啪啦啪啦”地扇了两下翅膀。年轻人笑了，露出红唇中的白齿，转头对隼说道：“羽儿，你说是不是到我一显身手的时候了？”隼高亢地和了一声。年轻人的手缓缓摸向腰间的剑，浓眉挤在了一起，使他的眉间凝出了一个深深的“川”字。

“颐光，颐光！”他恨不得立刻就拔出这柄举世无双的宝剑，骑上矫若飞龙的骏马，冲出这座堡垒，和千千万万的将士一起驰骋厮杀。“但是，还不到时候呀……”他在心里说，抑制着不住翻腾的热血。他的名字叫燕磊，是燕国最年轻的上将军、曾经一连斩下十二名敌将头颅的少年英雄。

忽然间，城下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原本如狼似虎的秦军忽然收起阵形，那刀剑如林的阵容裂开了一道口子，燕军的将士们也都惊诧地愣住，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战场的尽头。

夕阳西下。像是从金色的余晖里，驰出一支威风八面的铁骑。他们的盔甲闪着冰冷的光芒，每一个骑兵都持着一柄雪亮的弯刀，黑色的大鹰在风中飞扬。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大约只有百余骑，却有如一群黑色的死神。随着雪亮的刀光掠过，燕兵的头颅便悄无声息地落下。

临邑城下原本稳固的燕军阵形渐渐混乱了，秦步兵紧随铁骑撕开的口子，一边抵挡着城上如雨的箭石，一边逼近城墙。许多散兵在城墙角下聚拢起来，不断挖墙砖、砸城门。远处，一辆辆巨大的战车滚滚而来，上面支着一架架长长的云梯，梯子的顶端装着锋利的倒钩。

燕磊在城头瞪大眼睛，心道：“这就是云梯车吗？传说秦军借助这种古怪车子，才攻下赵都邯郸。听说这东西是墨门秘录的武器，构造奇妙，只要那倒钩一旦钩着城墙，就如生根一样，士兵借此踏城，如履平地……”蓦地，他肩头的隼一声长鸣，如箭般直插天宇——时机到了！燕磊将身子一纵，直线般从城头落下。于此同时，凝重厚实的城门“轧轧”打开了一条缝，一瞬间，一道黑色的闪电从狭缝中激射而出！

那是一匹黑色的骏马，长鬃迎风舒卷，缎子般的毛皮在阳光下宝石似的闪烁。燕磊矫健的身躯稳稳落在马背上，双腿一夹。那马欢嘶一声，飞跃过宽约三丈的护城河，直奔敌阵而去。

秦军们震撼了，一些老兵已经惊呼出声：“飞燕将军！是飞燕将军！”而燕兵都兴奋地高呼：“神燕将军！神燕将军！”燕磊年轻的脸上绽开笑容，眉头也舒展开来，右手抽出了“颀光”。铁骑们注意到了燕磊，有几骑冲了过来，弯刀交错，割向燕磊。但弯刀还未吻上燕磊的咽喉，锋利无比的颀光已将他们的头颅一削而下。燕磊将他们的头颅高高扬起，听到将士们的欢呼之后，又抛在地上，用铁蹄将它们踏成肉泥。

他不想跟无名小卒多做纠缠，目光一扫，已从尘埃满天的战场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铁骑的首领。铁骑的首领与铁骑们的装束完全一样，惟一的区别是盔顶有一束洁白的隼羽，那是秦国上将鲜明的标志。当燕磊的目光锁定他时，他也回过头来，手中弯刀刚从一名燕兵的咽喉里拔出。

燕磊脚蹀在马身上轻轻一磕，马儿立刻如闪电般向敌人冲去，于此同时，那个白羽骑士也拨转马头，直冲过来！一瞬间，两人正面交锋。那个白羽骑士还没来得及劈落弯刀，燕磊的剑已电光似的刺在对方的铠甲上。燕磊只觉得虎口一震，颀光在手中痛苦地颤动了一阵，却没能破甲而入——这一斩足可切断三层生铁，居然刺不破对手的轻甲？他凝神看去，只见对方铠甲上颀光掠过的地方，被划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原本黑色的漆已经剥落，露出来的一层，发出碎银一样的光。

燕磊愣住了，他想起赵国的难民带来的消息——秦国重用鲁国工匠，淬炼出了一种比生铁还要坚硬十倍的金属，名字叫做“钢”。“这就是钢吗？连颀光也不能伤它分毫？”他抬头，正好窥见那个白羽骑士锐光四溢的眼睛。他心里涌上一阵寒意，这眼神真是冷如冰霜。

白羽骑士座下的战马发出一声高亢的长嘶，那原本凝在空中的弯刀，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挟着杀气劈了下来。燕磊避无可避。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一条黑色的影子斜扑而来，在白羽骑士的眼前一闪，复又撩开，“呼”的一下

展开宽大的双翼，飞上九天。

燕兵们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欢呼。白羽骑士的弯刀落在了地上，他右手死死捂住眼眶，鲜血不住地涌出来，他的一只眼珠，已被羽儿夺走了！白羽将军猛地拨转了马头，向着原野的尽头狂奔。所有秦兵都发现他们勇悍的上将军，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从眼前掠过，他们的意志也随之崩溃了。随着燕兵如狼似虎地反扑，秦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所有的燕兵都在欢呼，庆祝他们的胜利。他们忘情地称赞着“神燕将军”，可是燕磊并不太兴奋。他看着手中的颐光，微微叹了口气，眉宇间锁了一层忧郁。羽儿敛着双翅，停在他肩头，望着主人，似乎不明白为何打了胜战，主人却不开心。

忽然间，士兵的情绪更加沸腾了，有人指着临邑城头激动地喊道：“是岳帅！岳帅回来了！”千千万万的士兵们高喊着拥向城下，要争睹他们心目中的不世英雄。燕磊耸然动容，目光也投向城头。

果然是岳帅。他站在高耸入云的城楼上，俯视着他的士兵。鲜红的大麾从他闪闪发光的盔甲上垂下，衬得他的身形更加伟岸和高大。

“他就像一座山呀！”燕磊在心里默默地说，一瞬间心中那点不快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和所有的士兵一样兴奋，激动地高喊：“岳帅！岳帅！”他在心里，又忆起了长辈们跟他说过的——十八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岳帅刚刚击败来犯之敌。神色疲倦、浑身浴血的他，在城西的一角，发现了一个被军旗裹着的婴儿。岳帅举起这个婴儿，豪爽地笑道：“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孩子，也是上天赐予临邑的孩子，他从此姓燕，将来一定会成为燕国最勇敢的将军！”他的身世，别人跟他讲过了无数次，可只要一忆起，他的血就会在血管里沸腾。“我是燕国的孩子，我是燕国的将军！”他望着城楼上巍然而立的岳帅，仿佛感觉到他的大手就搭在自己的肩上，目光还是如十八年前的那般带着期许。燕磊在心里高喊：“我没辜负您的期望，我是燕国最勇敢的将军！”在千万道热切的目光里，在巍峨城头的岳帅，他的伟岸身躯与高大恢宏的临邑城形成了一个整体，他就是临邑，临邑就是他！

——岳帅不死，临邑不破，临邑不破，秦王难卧。

二、墨门利器

一盏盏金樽盛装的得胜酒饮了下去，令百战的将军们都有了醺醺之意。令他们醉的，似乎不仅是美酒，还有岳帅的盛情和殷切、勉励和嘉奖："诸君都是国之柱石，岳某何幸，和诸位同守一城；燕国何幸，风雨飘摇之际，有诸位勇士在侧！"将军们身心俱醉了，岳帅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他们耳中回荡，那可是比任何佳酿都醉人呀！他们谢过了岳帅，迈着轻飘飘的脚步，离开了帅府。而岳帅呢，他卸去了威武的大麾和铠甲，斜倚在长椅上，原本英姿勃发的面容迅速沉郁了下去。

"过来，磊儿。"岳帅冲着站在大堂一隅，被特意留下的燕磊招了招手，"让我看看你。"燕磊走到岳帅面前，微微欠身："岳帅，您万里奔波，身体还好吗？"岳帅一笑，说道："我把老骨头还顶得住。这次回燕都，太子殿下也很关心临邑，分拨了一万石粮草、一万支长戈、十万枝利箭，还赏赐了许多金银和绢帛。我这老骨头用不了，还是分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吧！国家命运系于临邑，临邑命运系于我一身，太子和大王这么看重我，我只能鞠躬尽瘁了。我若能年轻十岁，秦人焉敢正视临邑？"岳帅的话里闪过一丝自傲，"还好，燕国忠勇果敢之士还有很多……"他灼灼的目光注视着燕磊，问道："怎么样，神燕将军，今天是你打的第几个胜仗？"燕磊昂首答道："第三十七个！"对于一个将军，这是多么显赫的光荣呀。"好！'燕有一将胆气豪，能使敌军心动摇。'这是敌人说的，他们都在惧怕你的英勇，和你手中的颧光宝剑呀！"岳帅高兴得脸上放光，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孩子的光荣不就是自己的光荣吗？

"神燕将军，你今天又斩下了几名秦将的头颅？"燕磊的脸一下子变红了。"怎么？没有？"岳帅有点诧异，说道，"我看到你的颧光刺中了那个秦将，我也奇怪怎么会让他跑了？"燕磊如实把当时的情形说了，又补充道："秦人奇工精匠，我军远不能及，这确实是一大忧患！"不用燕磊多说，忧郁已凝在岳帅的脸上，他喃喃道："战事不利是常事，跑了一员敌将也没什么，可兵器不利却不可不虑。连颧光那样举世无双的宝剑也不能刺破的铠甲……"

若是秦兵个个都身着此甲，那我临邑，那我临邑……" 他的脸色突然一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右手忽然掩住左肋，将一碗茶碰落在地。茶碗"砰"的一声，摔得粉碎。

燕磊吃了一惊，忙道："岳帅！你没事吧？" 岳帅宽阔的额头沁出一层汗珠，好一会才缓过颜色来，笑道："我到底老了……" 不等燕磊再问，他又正襟而坐，朗声道："是宋忌吗？过来吧，我和燕将军都在等你呢！" 一位黑服宽袍的少年走入大堂，向燕磊和岳帅行了揖礼。他年纪与燕磊相若，秀眉凤眼，面如冠玉，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岳帅笑道："磊儿，这位是鲁国名匠宋忌，曾在秦营之中为役。你别看他一副秦人打扮，可是土生土长的燕人呢！" 宋忌微微一笑，说道："我随师父长卿子周游列国，早听说燕中岳帅的威名和神燕将军的风采。本来秦军攻燕，早该回国效力，可不料被秦军所俘，耽搁许多时间，家师也死在秦营之中……" 说到这儿，他目光里迸出几点愤慨，"我逃出秦营，颠沛流离，一路被秦军追杀。幸亏遇到岳帅，否则，还不知贱躯埋于何处呢？" 岳帅点点头，道："宋先生言过了，我小小临邑与秦王的十万铁蹄抗争，还需要像宋先生这样的能人异士相助呀。" 我虽师承公输，其实仅承支流，对鲁工的研习只不过十之一二。身为工役匠人之流，哪敢承岳帅的厚望？" 宋忌眨了眨眼，笑着说道："其实岳帅雄才大略，方是燕国的救星。听说秦王于寝榻之上悬了三口利剑，一为齐，一为赵，一为燕。如今前两口均被摘去，惟剩燕国一口悬而不下。秦王每每目及，都忍不住咬牙切齿，以至夜不能寐。将军之威名，连秦王亦不能不惧呀！" 若是平常，岳帅听到这番发自内心的称赞，也会露出畅怀的笑容，可今天，他只是眉峰动了动，缓缓道："我这老朽之身，秦王有什么可怕的，这次回都城运送补给，不险些把老命送了吗？" 岳帅？" 燕磊身子一震，吃惊地立了起来。岳帅手虚按一下，说道："没什么，猎狗难免山上死，将军终得阵前亡。可是老天却不肯要我这老命，只可惜跟随我的神骑队那一百多名弟兄，都葬身在虎啸峡了！" 虎啸峡位临秦境，是一条由山崖之间穿过的小路，狭窄曲折，险峻异常，却也是由燕都通往临邑最近的一条路径。" 秦人忌我，早潜入燕境，在虎啸峡伏下了一支千人队。本来别说千人，就是一万人，神骑队也不惧，可谁料想，秦人使用了墨门的奇器——连环弩！

"那日天色昏暗、阴云四布。我看着那飞蝗似的箭，从四面八方疾飞而来。

神骑队的兄弟们还没把刀拔出来，就接连中了数百枝箭……他们是真正的勇士，直到临死的一刻也没有躲避。可是他们应该像勇士那样死去，和敌人格斗流尽最后一滴血呀，为何他们的弯刀没能切入敌人的咽喉，甚至连敌人的样子也没有看清，就倒下了呢？这让他们怎么能瞑目？"岳帅的声音不住颤抖，虎目之中泪花闪烁。看这个悲痛的老人，真的很难把他和那个在城头伫立的英武睿智的领袖联系在一起。燕磊看着他，心也在发抖。

宋忌突然说："岳帅，我想看看秦军的连环弩，能否应允？"岳帅一愣，随即露出爽朗的笑容。岳帅到底是岳帅，虽然眼角的泪花还在闪动，一瞬间，神色又变得沉着镇定、雍容大度："当然，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事。"侍从趋步而来，将一把弓弩摆在三人面前的几上。它的握柄比寻常的弩要小巧些，弓翅弯曲的幅度却更大，原本放箭的直木上没有刻箭槽，下端却多了一块枕木，不知用途。它似是用柳木所制，弓翅所用的却是牛角。在弩的前端刻了一行秦国小字："吾箭捷兮若飞虹，吾箭利兮敌无首。"字迹模糊，已被一大块发褐的血渍所掩。弩旁还放了一把羽箭，每一枝都通体暗红，曾被鲜血浸泡。

宋忌一看见小弩，眼中立刻放出了异光，那是工匠见到良木、琴师见到美桐时的神色。他拿起弩，细细看了一遍，一面看一面用手轻轻抚摸。接着他将羽箭一枝枝塞进了弩下的枕木之中。燕磊心道："原来那枕木就是容箭的暗阁，真是奇工巧制之物。"宋忌将弩递到他手中，笑道："这是墨门遗留下的利器，我以为制造工艺早已失传了，想不到秦人已然掌握了。燕将军，你不妨试试这支奇弩，确是战场之上难得的杀敌武器。"燕磊接过弩，对于新鲜事物，他有着孩子般的好奇。琢磨了一会儿，手指已触到了枕木前端的机簧。他对准大堂旁的一根大柱，手指一扣，只觉眼前一闪，数道白光连成一道银流，"得得得"，一串羽箭已钉在大柱上。他大吃一惊，手一松，那弩摔在地上，弓翅依旧"嗡嗡"震颤不休。

"燕将军，你坐骑如电，长剑飞虹，掠阵杀敌如入无人之境，但若敌手中有此弩，你可有信心，能躲过这一阵快若疾风的箭雨？"燕磊的脸色瞬间苍白了。宋忌沉吟了一会儿，声音凝重了许多："这种弩制造繁复，秦兵纵然使用，数量也一定有限。何况秦人能制，我亦可仿制，只是我对墨家之术所知实在太少了……"他俊秀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墨家九术，田、阡、植、药、毒、

行兵、守虚、器、机关，这些变化无方、神妙绝伦的技能，大多已经失传了，而其中又以器与机关最为奥妙无穷，可惜呀！

"秦人兼并诸国后，四处寻访墨家后人和鲁工一脉，这种奇弩只怕是秦人巧匠所造利器的十之一二罢了。听说秦人按照墨家遗录，已造出专为攻城掠地所用的大型器具，除了攻赵时所用的云梯车，还有"山椎"与"飞巍"两样战具，据说威力之强，几可摧山震岳……昔日诸国君子皆看不起秦人，诸国之人皆看不起工匠，可如今，正是昔日胡狄秦人，用了工匠贱流的技艺，将自以为高贵的诸国一一攻陷。我辈之人，当为此一笑还是为此一哭呢？"也许是对形势的悲观，也许是自伤身世，宋忌那较好的凤目之中，已尽是泪光了。

这番话说得太晦气，也太沉重了，燕磊觉得异常憋闷，原本得胜而归的兴奋和自豪早就无影无踪了。

"妖物！"岳帅怒视着那把小弩，脸色铁青。

三、掘地攻城

之后的几个月里，老天似乎再不愿收起那副阴霾面孔，连绵不断的淫雨似乎总也下不完。到了十一月末，寒流呼啸而来，鹅毛般的雪花开始纷纷扬扬地落下。

有时燕磊会放出羽儿，让它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飞旋，让它俯视那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宽广无垠的原野和丘陵。临邑像是在茫茫雪原之上凝成一个小黑点，似乎连人的寂寞也随之凝结了。

"你好孤单吗？"燕磊问着正舒展双翅的羽儿，羽儿深深的眸子也注视着他。一会儿，它鸣了一声，振翅而飞。回来时，带回一枝沾着冰雪，却开满嫣红花朵的植株。每朵花都尽力舒展着，鲜艳的花瓣在凛冽的寒风中怒放。燕磊把它栽进装满土的盆里，放在自己的床头。

十二月底，秦人发动了一次最为诡异的反扑——他们居然使用了一种可怕的战车，直刺临邑的心脏！

燕磊听到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岳帅府遭到了秦兵的奇袭！他跃上战马，让羽儿盘旋着向城楼上的守兵们示警。就在这时，骏马高声惊嘶起来，闪着恐惧光芒的眼睛注视着蹄下的大地——那被冰冻的土地，在一次剧烈的摇撼之后，发生了惊心动魄的龟裂！

燕磊脑中电般闪过一个念头：“是怨灵，死亡的千千万万秦人的鬼魂向临邑反扑了，他们对临邑的仇恨竟连死亡也不能化解！”“轰隆隆”，一连声的巨响后，裂土而出的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战车。它前端有一支钻头，依然在急旋，带着土沫横飞，后面是四只前爪，似钢如金，不住地挣扎摇动，使它那黑黝黝如甲虫般的身躯从冻土中钻了出来。燕磊的坐骑被惊得不住倒退，险些将他摔下来。士兵们都已聚集在一处，看着这从大地之中乍然出现、如死灵般的鬼车，惊得不知如何是好！

顷刻间，十余名秦兵从车中跃了出来，他们看见枪戈整齐的燕兵和坐骑上目瞪口呆的燕磊，也愣了——不是到敌军帅府中才破土而出吗？怎么迎面撞上临邑的守兵了？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墨门战车，操作起来还是太生疏了。

双方的僵持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儿，燕磊头一个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大喝一声，从惊恐得不肯举步的战马上跃落，直冲了过去。他的宝剑划过雪也似的白光，砍在秦兵的黑甲上，秦兵踉跄一下，却没有倒下。

“又是钢甲！”燕磊心中一凛。燕兵们也纷纷冲杀过来，可秦兵们晃了一下胳膊，一连串闪光的短箭如雨般飞出，燕兵立刻倒下了一大片。燕磊回剑一封，几十枝锋利的箭芒“叮叮当当”被剑脊挡在了地上。他顺势一划，秦兵手腕已经断了，机关弩随之摔落，颐光一闪，秦兵的头颅已被刺穿。第二名秦兵扑了过来，燕磊改用剑柄，猛撞在他的小腹上，他闷哼一声，弯倒在地，痛晕了过去。

秦兵惊惶着退开，一起发射羽箭。燕磊如电闪避，一转腕，颐光已从一名秦兵的眼眶中刺了进去。燕兵被燕磊的英勇感染，数百支长戈把剩余的秦兵围在中央。毕竟秦兵数量太少，一会就被越聚越多的燕兵淹没了。

燕磊对那架陷在土中的战车匆匆一睹，一纵上马。他的脸苍白如纸，汗水不住由额头滴下。没人注意他的左肩已被鲜血浸透了，那里深深插进了两枝短箭。他骑着骏马，没命地狂奔，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了。

到了岳帅府的大门口，他才发现自己来晚了。帅府前的青石路，已翻开了两个林目的大口，两具庞大诡异的战车正燃着浓烟，在裂口中“嗡嗡”轰鸣，帅府朱红色的大门也紧闭着。

他心急火燎地拍门，血已沿着他的手滴下。大门在他一触之下“吱吱呀呀”开了。燕磊径直而入，绕过照壁，就看见了迎面而立的岳帅。

一名秦兵飞了过来，他被一枝一尺有余的箭从前心贯到后背，那雷霆万钧的一击，把他的身子钉在了雕着飞龙与麒麟的照壁上。岳帅双目如电，直视那名死后还眈眈欲裂的敌人。他的身躯英武伟岸，大麾随风翻飞，双臂雄健有力，左手持弓，右手搭箭，一群英气勃勃的帅府护卫正将他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中央。

还有十余名秦兵正在和护卫们激斗，他们的连环弩已然用尽了羽箭，可他们的钢甲仍令护卫们无从下手。燕磊掠入战阵，他的颐光化成了一道道闪电，直往秦兵的甲冑与头盔之间的缝隙斩落。他的加入令护卫们声威大振，顿时占了上风。

不多时，秦兵已被诛杀殆尽。或许是对秦人攻城的仇恨，或许是对他们破土而出的恐惧，护卫们的刀剑依然不停往他们尸体上砍剁。连岳帅一声声“留活口”的喝令也听不见了。

“磊儿！”岳帅响亮地喊道，“怎么了，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还像个上将军吗？”燕磊的心顿时放松了，岳帅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何等镇定，何等从容，

他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实在太幼稚，太浮躁了。

清理完战场，士兵们全部离开后，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岳帅身子一歪，瘫倒下来。燕磊上前一步，扶住岳帅，这才发觉他浑身都被汗水浸湿了。

岳帅的脸色灰白得吓人，他叹息道：“秦人妖器，竟可掘地而入，如此，计将安出呀？”抬了一下眼，又道，“城里其它地方怎么样？”燕磊道：“有一处也有秦兵破土而出，被我率兵剿灭了。”岳帅点了点头，看了他一眼，道：“你也受伤了？”燕磊这时才感到肩头钻心般疼痛，他却只是微微一笑，说：“没什么。”“他们身着钢甲，攻入府中，连杀了十余名护卫，幸好宋忌上个月送来了特制的破甲箭，否则……”燕磊看着岳帅手中长箭，箭头要比一般的大上一倍，尖锐异常，紫光闪闪。他早听宋忌说，炼出了一种叫“铭”的金属，可以将刀剑的威力加大十倍，想不到今日真的派上用场了。

“磊儿，”岳帅咬着下唇阴沉沉地说道：“下令沿城墙每一里埋一缸，命专人看护，若有异响，立刻掘地以防！”“秦人攻入城内的战车名‘墙伏’，先有冲角，四周有巨螯，掘土而入，奔袭千里，势如破竹，确是依墨家遗术所造，幸得其法失之日久，秦人虽按遗法创制，毕竟不明用途，故而功亏一篑！不过……听说秦人的‘山椎’、‘飞巍’两样战具已打造齐备，正随十万赵奴一起运来。秦人又制战具‘翼展’，可送士兵离地十数丈，越地掠城易如反掌。”晨曦之中，宋忌将一把把闪着紫芒的弓弩送到城头守军的手中。那是他仿秦人弓弩所制，箭头加了铭。“此箭可以穿透十二丈外的熟牛皮，趁秦人新制战具运来之前，诸君当严阵以待！”他语气骤然加急，“真恨不得与你们同守城池，看着我造的利箭，如何穿透秦人的狗头！”

除夕之前一天，天气骤然好转，于是临邑的街道上行人多了起来。很多人开始在自家门口挂上一束涂了朱砂的旧谷。这是燕国的习俗，在年前挂旧谷，是祈求来年五谷丰登的意思。

燕磊走在街上，端着那盆羽儿带给他的小花。数天的调养，它已更加娇艳多姿，幽香沁人。他要把它放在城墙角的阳光下，让它沐浴那一刻的阳光和快乐。他觉得种花也不是很难，只要有耐心，时时浇水看护，它的美丽就

会自然而然地滋长。"那么仇恨呢？它是怎么滋长的？"燕磊的心头蓦地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

突然"轰"的一声，西城门洞开了，一匹黑色甲马奔入城内。马上骑士浑身浴血，一头散发披在额间，六枝长箭从他的前胸护甲穿进，从他背后透出，鲜血就顺着马身滴答落地。

燕磊向前一步，扶住了他。那名骑士含糊不清地说道："我……是燕都的……禁卫……赵岩，车女……已奉钦命……送到，代我向岳帅……交令。"说完这句话，他的头立刻歪下来，再无声息。

洞开的城门之外又传来一阵清脆的蹄声，一辆六驾马车，朱厢垂帘，翠华扶摇，轻快而入。这下围观的人登瞠目结舌。那辆马车倒无异，只是拉车的竟是六匹木马，它们宽额高头，长鬃劲挺，四蹄如金，举步纵蹄，整齐划一，宛如活物；而那驾车的车夫，竟是一个木人，它高鼻方唇，身材英挺，穿着一件黑色短衫，双目用朱漆点了，凜然有神，手中握着一根长鞭，在空中不住虚挥，脖子与头颅随之有规律地扭转抬举，栩栩如生。

燕磊惊得目瞪口呆，他曾听宋忌说过，鲁国名匠公输班，技艺超凡入圣，曾造出木马木人，进退趋步，与活物无二，他只是半信半疑，想不到，这世上真有如此夺天地造化、收鬼神奥妙的物件。他按着剑柄，小心翼翼地接近。只见那六匹木马巍然而立，颇有良驹的威严与傲然，而那名车夫，也转过身子直视着自己。它没有双腿，腰肋以下就接在车架上。木马与车夫，身上都有箭伤，每处创口都深达四寸，创口处裂纹四布，有一箭正钉在车夫一对冷目之间。若不是驱车与拉车的都是毫无生气的死物，在进入临邑之前，只怕早已人亡车陷。

"上将军！"燕磊正在发愣，被这一吓吓了一跳，抬起头，看见城头的宋忌正一脸大汗向下观望："你快问问车中的人有无损伤！"燕磊点点头，看着宋忌一反常态，沿着城墙飞奔而下，觉着有些诧异。忽听得车厢中有人盈盈问道："小哥，这里是临邑了吗？"他应了，车厢里一阵子叮当作响，好像一连串金铃碰在一起，又像乐师们在玉上轻击，清脆错落，颇为悦耳。厢中

的人声音更加细腻委婉了：“我从赵境来，是岳帅发函邀我来燕境。岳帅他老人家可安好？”说话间，那车厢旁的竹帘轻启，一只素足落在地上，围观的众人都觉得眼前一亮，出现在他们视线里的，是一个螺发雪肤的少女。她着了一件宽袖的黑服，腰间系了些玉佩与流苏，鬓边插几支犀钗，红唇娇艳，粉靥晶莹，一对蛾眉淡扫，眉下的眼眸清澈透亮得像是两眼山泉。人们看见她，原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懈了，对那奇怪马车的注意力，也转移了过来燕磊正愣着，那少女却注意到他头上的铜冠系有大红的穗子，吃惊地道：“怎么，你是上将军？这么年轻？”她澄若秋水的眸子注视着燕磊，让他不知如何措辞了。

满头大汗的宋忌已匆匆赶到车前，确定眼前的少女就是贵客后，急急一躬道：“学生宋忌，师承长卿子，奉命恭候先生多时。危城之中，未有迎礼可献，望恕罪。”你是鲁门中人？”少女的眼睛顿时亮了，说道：“想不到，在临邑之中，还有鲁工之人。”她望着宋忌，“你也年轻呀。”宋忌脸上一红，道：“学生年稚，对师门的技艺，所知不过一二，让先生见笑了。”我姓车名挽，年纪不比你大，见识也未必越你，”少女笑道，“不必先生长先生短地叫，我受不起。”忽然间，她看见了赵岩浑身浴血的尸体，脸色苍白，身子一晃，惊诧地问燕磊道：“赵将军，他……已殉职了吗？”燕磊冲她点点头，两名士兵已走过来，将赵岩的尸体抬上担架，盖上白布。

“等一下，我有物祭赵将军。”车挽轻轻柔柔地说了一句，士兵停了下来。她一步步前去，将腰间一块玲珑玉佩解下，轻轻放在赵岩胸前。她的手指在玉佩上娉孳了许久，像在和—个好友作别。燕磊看见她眼里光华闪烁，却是一点泪水也没有，心中道：“她伤心，为何不哭呢？”岳帅正在府中静候，请先生上车早行。”宋忌—边擦汗，—边恭敬地说道。车挽似是没有听见宋忌的话，她站起身来，看着士兵们把尸体抬走了，忽然回头望了一眼燕磊，说道：“将军喜欢养花儿？”燕磊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把那盆小花紧紧地捧在胸前：“我不懂花道，只是随便培养。”“这花儿有名字吗？”她好奇地问。燕磊摇了摇头。车挽似是有点失望，踏上马车，坐入车厢中。只听她轻轻—击掌，那木人车夫立刻极为利索地—扬鞭，“啪”的—声。四只木马—起举步，拉着马车平稳舒缓地向前驰去。宋忌也随之跃身上马，在—马儿奔出—步之后，又回头对燕磊道：“燕将军，晚上来帅府，岳帅要与众将军们—共庆除夕！”

四、夜宴血光

岳帅府中灯明烛红，流光溢彩，粉墙朱户，上下一新。一身戎装的将军们在大殿两旁的条桌旁正襟而坐。在他们面前摆满了醇酒美食，然而将军们都一口也未动，目光都有点狐疑地交错——秦人大军压城之际，岳帅怎么会有心思庆祝除夕？

而他们关心的焦点——岳帅，却迟迟没有出现，反是殿侧的客席首座上多了位淡装少女。她黑服轻束，盈盈而坐，手中玩弄着一只木鼠。那只木鼠灵活若活物，能动、能止、能摇尾、能嘶鸣，还能爬到铜盘之中，偷叼水果一类的小食，这种奇工精巧的玩物自然引起多双眼睛的注意。

"这个小东西真是灵巧可爱，不知是什么能工巧匠所造？""天下之大，除了墨门，谁还能有这种技艺。""注意那个姑娘了吗，她是今天才到临邑，听说她是墨家车流的惟一传人，是岳帅亲遣禁卫请来的贵客。""此女名叫车挽，先前被秦王囚在咸阳，是燕都禁卫一十八骑，冒死救出，又护送她来临邑的，十八骑也因此损失殆尽。""岳帅请这么个纤弱少女来临邑，因何缘故？""你糊涂了。秦人用墨家之术，屡次攻城，我军几乎难以招架了，岳帅请墨门的传人来临邑，自然是要以墨家之术制秦人。秦人能用墨家，我们也能用，不过是工匠之流，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看谁用得好，用得高明了。"众将军们窃窃私语着，更多的人还是满怀好奇地望着那只木鼠，啧啧赞叹："确是巧夺天工之物，我们的工匠别说制作，大约连见也没见过。"忽然，一道旋风打断了将军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一只白色的隼如电般在案前一闪，双爪已经抓住了那只木鼠，随即展开宽阔的双翅，滑过屋梁，落在主人的肩上。这下子，满殿人都爆出了欢快的笑声，原本僵滞的气氛，也因此活跃起来。

燕磊脸像块红布。他就坐在车挽的左侧，看着她孤零零地玩弄着木鼠，满心想和她说几句话，却不知如何开口，谁知羽儿出了这么大一个洋相——它落在自己的肩上，还叼着那只木鼠，眼睛得意四顾，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车挽脸上也绽开笑容，说道："好可爱的隼儿，你喜欢这只木鼠，就送给你好了。"燕磊窘道："这只畜牲被我宠坏了，越来越不听话了。"车挽摇摇头道："不

必在意，如果有一天我造出的木物，能和将军的宠物一样勃勃生气、精神抖擞，我才真的是无愧于师门了。”这时府外传来一声爆竹，清脆响亮，接着如雨点般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地炸响起来，顿时热闹非凡。一色玄衣的下人走上堂来，为将军们各端上一盘五色酥糕，上面加了许多枣泥和蜜饯。走到燕磊面前的下人一抬头，把燕磊吓了一跳，那人竟是宋忌。他双眉紧锁，手指在盘子下面递给燕磊一片竹筒，竹筒上写了一行朱红小字：“有变，汝护车女周全！”字体苍劲有力，正是岳帅的手笔。燕磊看了，冲宋忌点了点头，宋忌收起盘子，低头去了。燕磊的目光如电般在殿中一扫，心里揣测着岳帅话里的含意——有变？一颗心立刻怦怦乱跳起来。

只听车挽似是不胜感慨地说道：“在咸阳，我以为再也听不到年关的喜庆爆竹了。秦王囚我在宫中，逼我背写墨家遗录，否则就不给我食水，我宁死不从，秦王于是亲自见了我一次，他对我说，天下终究是秦国的，天下有才能的人终究要被秦国所有，你今天在咸阳，不得不听我的话，你就算逃出咸阳，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秦国的统治，他那双阴狠的眼睛直视着我说：‘你逃不掉的，白日就是秦人的利剑，黑夜就是秦人的长鞭，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她的语气幽幽的，燕磊心里一动。就在这时，狂飙乍起，把车挽幽怨的语调和燕磊的心跳全压了下去！

首先发难的是六名侍女，她们正为右首的六名将军们斟上美酒，酒瓶挡住了将军的视线，由银瓶中倾出一泓红艳艳的醇酿，也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忽然之间，两名将军身子一直，头耷拉下来，咽喉间射出一道血箭，原来已被侍女从云鬓间拔出的细长银针刺穿了。

另外四根长针刺偏了，扎在了将军的胸铠上，四名将军阴沉沉的脸上没有一点惊愕，齐齐拔出佩剑，白光一闪，两名侍女已被砍倒！

左首的三名将军惊骇之余，纷纷拔剑起身，围住了剩余的两名侍女，但还没出手，就觉得后心一凉，四柄长剑刺穿他们的背甲，刺入了他们的肝脏。他们看着胸前透出的剑尖，死不瞑目地倒下。

奇变突生，四名将军用带着同僚鲜血的利剑，削下了那两名侍女的头颅，

然后跃过长桌，直袭向已被突变惊呆的车挽！一道剑光乍起，将四柄长剑的锐利尖端尽数击断了，那正是沉眉冷目的燕磊。他望了这四名将军一眼，开口道：“你们背叛了岳帅？”眉宇间的英气已逼得四个高大魁梧的将军低下头来。

“你们要杀车挽？你们要杀岳帅？”这掷地有声的一问，令四人的神色渐渐变了，由原来惊怒、愤懑、疯狂，变得无奈、惘然，最终流露出一股深邃的痛苦。那一瞬间，他们手中残剑迅疾一转，往颈中一勒，动作有如接受命令般整齐划一，顿时热乎乎的鲜血喷溅而出，四个人像是四株被截断的白桦树般齐齐倒在了血泊里。

燕磊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顺手扶起了惊魂未定的车挽，觉着她小手娇嫩细软，冰凉凉的都是汗珠，不禁问了一句：“你没事吧？”车挽刚回过神来，“啊”了一声，说道：“他们死了吗？”燕磊说：“是的。”车挽握紧了他的手，低低说道：“他们为什么要自尽呢？”燕磊摇摇头，一时语塞。

这时岳帅出现了，他发出了豪爽宏亮的笑声：“叛国之辈，约定秦人，于交战之时开城门以降，终有这个下场！”当看到那三名睡毗欲裂、死不瞑目的将军时，目光略有停滞，随即又奕奕生辉，大声说道：“将四名猪狗不如的叛将拖出，尸身剁碎了喂狗，将头颅悬于城楼之上，让秦人知道，要想取下临邑，就得用性命来换，不要想靠一两个没骨头的软蛋成事！”侍从们鱼贯而入，将军们的尸体被拖了出去，大堂的石地被清水洗净，一杯杯美酒再度摆上长桌。岳帅举起一杯殷红浓醇的美酒，笑道：“诸君举杯共饮，以庆除夕，此一杯不仅与众位同贺，亦与我城外十万秦兵虎狼之师相庆。他们攻城一年有余，仍未能挫动临邑的一角，年关将过，且祝他们入鬼门关时，不会那么费劲！”在座的除了燕磊，还有五位将军，他们一直默坐不动、神色自若。直至听了岳帅的祝辞，才恍若复苏了，一起大笑，和着岳帅的语调，欢声雷动起来。

岳帅又举起第二杯酒，说道：“秦王发兵攻燕，以为不日可克，谁知他那号称无敌于天下的铁师，遇上临邑，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让他在千里之遥的咸阳，继续磨牙吮血发狂吧！”他接着举起第三杯酒，“秦人以为临

邑难克，只是因为墙高沟深，坐断西北险要之地。他们不知道，临邑城那高不可攀的城楼、坚不可摧的城墙其实是由千千万万的性命成就，千千万万腔热血浇铸。只要临邑中尚有一个燕人，秦人的铁蹄就别想越过城门一步！" 他的声音如飓风般在大殿中回荡，仿佛有无数喻声喻气的声音在一起应和着 " 千千万万的性命，千千万万腔热血……" 将军们全都兴奋起来，三杯浓浓的红酒一饮而尽。醺醺醉意，鼓动着他们的太阳穴 " 噎噎 " 直跳，若不是怕失仪，他们早想拔剑起舞了！

岳帅似乎此时才发现有车挽，他擎着酒杯，满脸红光，满脸笑意地走过来，说道："车先生，初到临邑，先让你见识一场宴前杀将的把戏，实在不恭得很呀。"车挽脸上泛起一丝潮红，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她伸手想拿起酒杯，却不小心将满满的一杯醇酿打翻在地，还是燕磊把自己的酒递给了她。车挽勉强举起杯子。

"之后临邑城的存亡安危，都要拜托给先生了。秦人奇技淫巧，总难敌煌煌大道，阁下是墨门遗孤，自当为本门争一口气的。"岳帅身形如山，与之相比，车挽显得更加纤细瘦弱了："得岳帅错爱，自当遵命。"她的语音局促紧张，黑黑的瞳仁不安地四下乱转，或许是见到了燕国上下交赞的英雄，激动难抑的原故？

岳帅不以为意，转身走向燕磊，神情变得亲切祥和了："磊儿，这次宴前你又立下大功，我没什么可赏你的，就以这一杯为敬，祝你在明年再为国家杀却几个蛮敌吧！"燕磊亦举杯，他心里也被岳帅的话弄得热乎乎的。饮了这一杯，他举目望向岳帅，心中没来由地一抖：岳帅的双目明如巨灯，双眉飞扬，白须根根劲起，无风自动，还是那么神武威严，可为何总觉得没有原来亲切呀？或许是那额头晶晶亮的汗粒令人觉得有点紧张，或许是那溅落在白须上的几滴殷红若血的酒珠，让人感到有些刺目……

岳帅走向主席，将手中杯抛在空中，大声道："今日共欢，不醉不休，明日上城，再与秦人决一死战！"将军们笑声若雷，纷纷把酒杯砸在地上。燕磊却感觉一双冰凉的小手又挽住了自己，一个有若幽兰的声音在耳边说了一句不对题的话："将军日后养花儿，定要让它离鲜血远一点。"

五、器道相煎

那四颗叛将的头颅在城上挂了一十四天，秦人再度攻城。这次，他们动用了传闻已久的“山椎”与“飞巍”。山椎车由十二名士兵推动，缓缓移到了骑兵阵形的前沿。这是一种高约五丈的战车，上设引杆、曲木、牛索，牵引着深藏在“椎仓”之中的“山椎”。有十辆山椎车被推送到部队的前沿，巨大的引角正对着半里之外的临邑。

在每辆山椎车前方约一尺处，秦人放置了一个黄铜立柱，柱的顶端有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石，大若车盘，闪闪发光。随着晨雾渐渐飘散，绚丽的阳光射在水晶上，将它映得璀璨生辉。忽然，水晶石射出的白光横扫了出去，在临邑高大的城门上映出一个明亮的光斑。十架山椎车的光束都聚在一起，光芒万丈，煌煌烁烁，好似一条粗若手臂的白虹，把半里之外的临邑，和秦国的威武大军系在了一起。

一个秦兵用手指在嘴里浸了一下，伸在空中，试过风向之后，向系着红色方巾的队长点了一下头。队长利落地把佩剑拔出，向临邑一指。

“轰……”一架山椎车庞大的车身一颤，猛地向后一挫，浑身积攒的蛮力瞬间爆发开来！一支“山椎”有如一条挣扎脱困的怒龙，带着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向临邑的城门奔袭而去。它长约六丈，顶端装着刺角，两侧设有双翼，是在被高速抛出之后，仍然能在空中滑翔，跃过护城河，以及城下燕兵们一张张被惊呆了的面孔，准确无误地撞在城门之上！

沉重若山的城门剧烈地一震，带着整面城墙瑟瑟发颤。接着，山椎接二连三飞驰过来，在城门上发动了惊天动地的碰撞，十架山椎车此起彼伏地怒吼着，就像一队发狂的雄狮，向临邑宣泄着它们滔天的怒火。燕兵从未经过这种阵势，他们被吓坏了，乱作一团，许多战马惊狂地把骑兵摔在地上，四下里乱跑。忽然间，一颗银色的巨弹，在蓝天之上划过一道漂亮弧线，带着一条白灿灿的尾光，击在距临邑城头不足十尺的墙砖上。若是城楼再矮一点，那颗银弹就会直接落入城中。饶是如此，银弹已死死扣在了高耸险峻的城墙

上。发射银弹的是秦军后阵的“飞巍”，它的样子有如一只巨牛，车轮大小的银色弹子，从它脊梁上的仓口小心地放下，滚到尾梢，又被迅猛地甩上天空。有数十颗银弹撞中墙壁后无奈地滚落，可已有上百颗银弹狠狠地刺进了城墙的怀抱，就像是城之上长出的累累硕果。

秦人的骑兵一律黑甲黑麾，他们面前和身后的“山椎”、“飞巍”惊天动地地怒吼，他们却军容整齐，哑然无声，惟有座下的坐骑，不时“啾啾”地喷着白雾。但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神色——他们是在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临邑高大厚重的城门抵受不住“山椎”连续不断的打击，“吱呀呀”呻吟了一阵，由顶端裂开了一道大口，并迅速地分裂、蔓延，随即四分五裂地坍塌了！那一刻，所有秦兵心里都闪过一个狂喜的念头——临邑破了！黑骑顿时倾巢而出，呼啸着攻入城内。与此同时，那“镶”在城墙上的银弹“格格”连声，上一层的银壳被掀开，脱落，一个个的秦兵从中探出头来，他们轻甲护身，如鬼魅般踏墙而上！

秦骑兵的铁蹄刚刚踏入城门，还没来得及欢呼，就忽然发现那城门之内又被青砖和条石砌出一座方圆约半里的内城，惟一的入口只可容一人，早被铁门封死。身后的门洞口轰然一声巨响，一道铁闸从天而降，已将他们的来路封死。五千铁骑就这样被挤进了这么一个窄小的铁笼子，骑兵们自相践踏，局面混乱不堪。

内城中那一道铁门忽然打开了，一辆小巧的车子缓缓驶了出来。它样子古怪，三轮之上没有车厢，只有一对金光闪闪的铜架。在驶出铁门的同时，两个铜架轻舒，如人的双臂一般徐徐展开，上面缀满了晶晶亮亮的小珠子。

琥珀色的小珠子依次落地，发出悦耳的声音，在地上滴溜溜地滚动。接着，珠子“哧”的一声崩开了口，每颗珠子中又滚出十颗更加精细可爱的小丸子。骑兵惊奇地注视着这一切，那些可爱的小丸子已滚满了一地，终于有一骑，不经意间踩在了一枚丸子上——“轰”的一声，小丸子陡然炸裂，从中飞出了一蓬青白色的火焰，并极快地蔓延，吞食着秦兵的衣服，头发，肌肉……

铁骑们避无可避，只能竭力挣扎、惨呼，撕心裂肺般的马嘶人嚎之中，“轰、轰、轰……”成百上千的小丸子络绎不绝地尖鸣着，就像一曲快乐的交响曲。

银弹之中奔袭而出的秦兵已经爬上了临邑的城头，他们手脚上束着用牛革所制的吸盘，临邑光滑坚韧的城墙对他们来说宛若平地，然而这次奇袭是要骑兵攻入城内的配合才可以奏效的。当第一名秦兵攀上临邑的垛口，他看见的是一排黑甲锃亮的弩兵和一枝枝闪着紫光的箭尖。他张大了嘴巴，未及出声，一枝羽箭飞驰而来，穿透了他的钢甲，特制的箭头在他的钢甲内爆炸，把他的身体和盔甲炸得支离破碎，在半空中有如一朵乍然盛开的花。

弓弩手们有序地发射羽箭，一排人的羽箭用光了，后一排人随即替换。他们的动作熟练流利，神色从容镇定，无数的羽箭冰雹般披洒下去。城墙上的秦兵们进退维谷、上下不能，只能瞪着一双双眊眊欲裂的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燕磊伏在郊野西侧的长草和荆棘之中，嘴里叼着一根草，他的黑鬃骏马也带着勒口默立一侧。身后是一千名精挑细选的勇悍之士，他们都卧在坐骑的一侧，杀气四溢的目光投射向十数丈外正护卫着“山椎”、“飞巍”的重甲步兵。

临邑的战况实在太激烈了，攻入城内的骑兵杳无音讯，而城墙上的奇兵正一个浑身浴血地落下。“山椎”和“飞巍”还在不断发射，银弹里不再填人了，而仅仅用它攻击城墙；木椎不再对准门洞，而是用来撞击城楼上的弩兵。密集的打击掀起了漫天的尘埃，使得临邑像是一座裹在龙卷风中的孤城。

燕磊打了个响亮的呼哨，一千飞骑有如一千枝被劲弩射出的快箭飞驰而来。奔在最前沿的一骑，手中握着一柄十字弩，略一瞄准，一枝长约一尺紫芒闪烁的利箭，已带着尖啸掠近。

“砰——”西侧铜柱上的水晶被射得粉碎，燕骑们掠过惊慌失措的秦兵，一个回旋，“砰砰砰……”十个铜柱上的水晶相继炸裂，“山椎”与“飞巍”完全失去了导向，山椎漫无目的地发射上天，又坠落地面，飞巍的银弹居然打

在前沿的秦兵身上，将他们砸成血浆肉团。

燕骑回过马头，再度冲向秦兵，骑士们的脸上露出冷峻的微笑。一瞬间，短兵相接，白刃搏杀，血花从秦兵咽喉与胸膛处喷射出来，把燕骑的银甲与战马也染成一片怵目的妖红。

这一仗打得实在太漂亮了！二千秦兵只一转眼就被斩杀殆尽。燕磊一人斩杀了五十余人，已觉汗湿重甲，力竭神衰，看见骑兵还在追击逃窜的秦兵，便扬起颐光，下令收兵。忽然间，近在咫尺的一团火光乍然爆开，一名正发出胜利欢呼的骑兵被一枝燃烧着的利箭射中。那枝箭竟有一丈长，骑兵从左肩以下的身子都被这一击炸飞了，溅开一片血肉淋漓的雨。旁边的铁骑惊惶不已，四散逃避。又有几枝火流星般的羽箭飞扑过来，一名骑兵躲闪不及，胸膛被炸开一个大洞。

"火磷箭是车挽密制的利器，想不到秦人居然掌握了，而且威力似乎更大。"燕磊脑中飞快闪过这一念。忽然身旁铁骑们都惊骇地大喊起来："天哪！那是什么……妖兽！秦人会用妖术！秦人都是魔鬼……"燕磊按捺住坐骑的一阵惊嘶狂跳，回眸望时，他也惊呆了——从飞巍高大的躯干后面，正缓缓驶来一只可怖的怪兽。它身体要比牛马大上十倍，浑身黑光锃亮，前有冲角，后有尾梢，四只螯爪支撑着它巨大的身体，前端一只巨口，正喷射着火箭，后臀上一处开口，冒着滚滚白烟，这越发使它在昏暗的日头下像一只从地狱蹿出的怪物。

威力巨大的火箭从它口中射出，又有几名骑兵被射得人仰马翻。燕磊喝道："骑兵后撤，用弩御敌！"众燕兵听令立时纵回马头，拉开圈子，一起发射羽箭。利箭如疾风骤雨般浇打在怪物身上，却被它青灰色的外甲崩飞，纷纷落下。怪物转过它笨重的身子，数十枝火流星激射而出，燕骑不得不散开躲避，阵形顿时溃乱了。

燕磊一咬牙，纵骑冲上，一枝火流星从他头顶掠过，燕骑们一起惊呼："上将军，回来！"燕磊连人带骑，已冲到了怪物的四足之间。果然不出燕磊所料，怪物周身钢甲，腹部却有一木门，上面还有供人攀爬的把手。

燕磊的心里顿时踏实了：“什么妖怪，又是秦人造的战车！”，他纵身一跃，顾光已刺入了木门，他借此攀上车腹，胯下的坐骑长嘶奔驰而去。顾光把木门撬开一条细缝，燕磊趁势扳开一道刚可容人的入口，翻身入内。

车中昏暗一片，热气蒸腾，有两名秦兵，一名正在操控战车，另一名则发射火箭。大约是车内实在太闷热，他们二人都赤条条光着上身，连甲也未穿。燕磊攻进来时，一个秦兵惊呼了一声，刚要取挂在一旁的佩剑，顾光已经刺穿了他的后脑。另一名秦兵身形瘦小，虽然握住了剑，却吓得浑身发抖，燕磊冷笑一声，跃步上前，一剑扎向他咽喉。

这时车内箭口外火光一闪，把昏暗的车舱衬得突然一亮，燕磊忽然发现眼前的是一张稚气未脱的面孔，黑黑亮亮的眼睛充满了恐惧。他心里一沉，手中剑加速刺下去。那双眼睛里的光最后闪烁了一下，异常怨毒，仿佛要把眼前的燕磊攥住、掐住、按住，把他一起带到无边地狱去。

燕磊打了一个冷颤，发了一会呆，才想起来要制止这辆可怖的战车。可操纵战车的枢纽和曲杆十分复杂，他摆弄了一会儿，反把自己颠得头晕眼花。他回过头，注意到后首有一个银色大钵，热浪升腾，气息刺鼻，走过去一看，钵中沸腾翻滚着一种炽白的液体，闪烁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车挽提到过，墨家的木马木牛，以及各种攻战器具，皆用水银加沸驱动，果然如此，真是奇妙。”燕磊用剑刺穿了大钵，让那滚烫的水银激射奔流，他随即从入口一跃而下。战车如山的车身一阵子震动，又艰难走了两步，终于失去了动力，“轰”的一声巨响，翻倒了下来。

燕磊滚在草地上，听到燕骑们雷鸣般的欢呼，可这一次却没有往日的振奋和满足。他只觉得无与伦比的疲惫，他几乎不愿起身，不愿上马，不愿动一下。四周燕兵威力十足的叫喝，和秦兵凄厉不绝的惨呼，在耳中也失去了原有的感情色彩，倒像是十里之外传来的，空空洞洞。

秦人竭尽全力的一战，仍然遭到了惨败。他们一度自傲的机关战车，被

燕兵窥实击虚，大破无遗。秦军锐气为之一丧，不得不退军五十里安营。

其后，秦人又以“风马”袭城，被燕兵用“冲椎”击败，十五辆“风马”俱被砸毁，秦人损兵二万。至四月中旬，秦兵以“火龙”袭城，但因用法不熟，十架火龙方位有误，火焰四射，自相焚烧。四月末，秦人以“翼展”于月夜飞袭临邑，四百架翼展随风而入，有一百架跌落城头，余三百架攻入城中，却被从城墙上飞来的“磁泉”，如影随形地追击，最终一一击落。五月末，秦人以“墙伏”攻城，以五百人为一辆，大举掘地而入。时逢大雨，墙伏陷入泥中不能自举，二万秦人竟被生擒活捉。六月开始，秦人攻势暂止，他们又一次陷入死一般的沉默、沉默、沉默。

六、白骨功勋

“上天佑我临邑！佑我燕国！”满面酡色、身心皆醉的岳帅举杯向天，将酒泼向城下云集的士兵，一次又一次慷慨激昂、豪情万丈地大声宣称着。夜色之中，他的身形越发显得威风凛凛，“秦人屡败于临邑，已无计可施，不日定会移师而退。秦人锐气已失，士气尽丧，我军趁势而追，定能大胜。秦王幽居于咸阳，暴虐无道，我等兴义师挥军横扫，定要将此贼从一统天下的美梦里拽出来，万唾其身，以雪诸国破灭之恨！”将士们饮着醇香的美酒，听着岳帅气吞山河的宣言，兴奋得不能自己，一起高喊欢呼、一起歌唱、一起把盛满美酒的金杯抛上天空，使得红色美酒洒落时，像是下了一场殷红的雨。许多酒水飞溅到羽儿的身上，它“嘶嘶”低鸣，不安地振着翅膀。燕磊面前也有大樽的美酒，他只饮了一口，却再也喝不下去，只用手拂了拂羽儿被酒水沾湿的翅膀，低声问道：“羽儿，怎么了，你不开心吗？打了胜仗了，你为什么不开心？”羽儿转了转脖子，冲着城头上的岳帅“嘎嘎”叫了几声。在微红的月光下，岳帅的身影被极度放大。“岳帅多像神呀……我们有这么一位统帅，难道不该高兴？”燕磊微笑着说。忽然，一个醉得手舞足蹈的人晃悠悠斜扑过来，一头栽进燕磊面前的酒樽里，弄得酒香四溢，酒花飞溅。

四周醉醺醺的将士们都大笑鼓噪起来：“哈，宋先生醉了，醉得要淹死在酒里了！”那人抬起头来，喷出几口酒水，可不正是宋忌？只见他疯狂地大笑起来：“哈哈！直捣咸阳，杀死秦王。岳帅就是神灵！我们跟随着他老人

家，我们就是被神灵庇佑的神兵，秦军纵然有千千万万，也不足为惧！”此刻的宋忌双眼火红，披发乱襟，双颊深深凹陷，一脸的洒水滴落，早没了一贯的温文儒雅的风度。燕磊吃了一惊，连忙搀起他，说道：“宋先生，你喝醉了。”宋忌醉眼迷离，看见燕磊，依然狂乱地笑道：“上将军，你今日又立下了大功吧，你杀了多少秦兵秦将？哈，没一千也有八百吧。不过……”他用手指指自己，“你不如我，你不如我——你一人一骑，再过神勇，一次也不过斩杀百余，可我造的“火轮车”、“火磷箭”，一次杀秦兵何止万人？杀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我的功劳是你的十倍呀！”未等燕磊答话，他又用双手举起那硕大的酒樽，高声道：“我等追随岳帅，得益甚厚。我宋忌原本不过一个匠人，可自从与岳帅相谋，也成了英雄了！这都是岳帅神佑英明的结果……他老人家，只要发一下威、瞪一下目，秦人就不战自溃了；只要他老人家一声命令，那些刀枪剑戟，就会自动飞过去，把秦人头颅一颗颗斩落！”他那荒唐不堪的祝辞和尖声尖气的声音，使他这段发言显得诡异怪诞，乍一听来，令人心里有些发毛，可在这种狂欢喧闹的亢奋场面下，谁也不觉得有异，兴奋的将军们反而发出了一阵潮水般的喝采。宋忌顺势将一樽美酒满头满脸一浇而下，这豪爽举动自然又引来了声声叫好。

“先生！”燕磊劈手夺过酒樽，抛于地下，将宋忌拽出混乱的宴席。直到走到冷清僻静的地方，从街口吹来的几缕寒风刮在宋忌脸上，他才微微抬了抬头，清醒了一点：“上将军，不要扶我，我还没醉。”说完这句话，他立刻低头，吐得一地狼藉。

燕磊笑道：“还说没醉，都醉成这样了，就算高兴，也不能这么喝酒啊。”宋忌抬起头，失神的目光在燕磊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我高兴？呵，我是高兴！我凭墨家遗术和鲁国工巧之术，可以和秦军对峙了。每一枝铭箭，每一杆铭戟刺进秦人胸膛，就像是我亲手施为的一样。那两万秦兵，不也在我所造“机关弩”的威逼之下，缴械而降了吗？哈哈！”他说着、笑着，泪水却迅速涌了出来，从他因为笑而向双颊拉伸的嘴角滚落。

“先生！你疯了吗？”燕磊摇晃着宋忌。宋忌脸色忽然涨得绯红，他咬着牙，似乎想竭力阻止泪水继续滴落。他突兀地说了一句：“人都死了。”燕磊一怔：“什么？”宋忌缓缓地道：“二万秦俘……都死了。”燕磊如遭雷击，疾声道：

"岳帅不是说暂行拘押，待上报燕都，再做定夺的吗？" "哈哈，燕都的高官显贵哪有工夫管这些秦人的死活！二万秦兵，一夜坑尽，我就在侧。他们命令秦兵自行挖坑，再威逼他们跳入坑内，扬土掩埋，有几个不甘心的跳起来，立刻被弩箭击杀！二万秦兵，手拉手拥成一团，无声无息，看着土一寸寸落下，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直到没顶……"他忽然俯身于地，手指疯狂地抠着地上的土粒，嘶声道："大地呀，你为何不说话，你能承受住那么多日夜哭泣的怨灵吗？那里面不仅有秦人，也有赵奴，可能还有燕人呀！为何要让我在侧啊？"二万秦奴，居然一夜之间尽数坑杀！燕磊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岳帅的……意思？"宋忌点头："岳帅说，这两万秦俘不好处置，容易骚乱，何况城中给养有限，也难以供养，不如杀了，以免后患。"燕磊无语了。宋忌忽然长身而立，声音有如水浸般的冰冷清晰："上将军，我师从长卿子，学习机关之术，为的是利民以便。如今到临邑，为岳帅、为燕师打造战具，杀人无数，你且看我这双手，这双原本只会造车制轮的手，是不是沾满了血？"他惨白纤细的手指如树根箕张。

蓦地，耳边传来一阵雨点般的马蹄声，六匹快马从长街尽头飞驰而来。为首的黑衣骑士呼哨一声，六匹旋风般的骏马骤然止步，将宋忌与燕磊围住了。一瞬间的惊愕之后，燕磊沉着地问道："是岳帅有事召我吗？"黑衣骑士扫了他一眼，目中寒光闪烁，激得燕磊心头猛地一跳，伸手按住了腰间的颐光。"岳帅散宴时不见宋先生及上将军，还有车挽先生，心中不快，遣属下来问，上将军可是身体不适？"燕磊一怔，这才忆起，岳帅说过宴散时要封赏的，只是那场饮宴已让自己失了兴头，对于封赐也没什么兴趣。而岳帅，在自己离席之时，不是已经醉意醺醺了吗？怎么还能在数千人的夜宴之中发现有三个人缺席？

"是宋先生醉了，我送他回去。岳帅回府了吗？" "岳帅已经回府了，他老人家喝了很多酒，心中似乎却并不痛快，故而遣我等来寻将军。"燕磊心中突起警觉，沉声道："岳帅有什么吩咐？" "上将军的封赐，估计将军不会稀罕。宋先生功高，封赐什么，岳帅也没想好。车先生赐品在这里，请上将军带给她。"黑衣骑士说罢催动马蹄，从鞍上取下一只长盒，伸手递给燕磊。

盒子颇为沉重，燕磊只手接过，手陡然一沉。"呼"的一声，对方黑色

的大麾有如一股黑瀑般飞扬而起，那一骑一闪而过，其余五骑铁蹄乍喧，已从四周疾电般插向中间的宋忌。黑衣骑士的骏马前蹄几乎踏在宋忌袍角，却又如铜浇铁铸般地止住了冲势。

"岳帅在城头敬酒，见先生醉后忘形，恐生意外，故遣我等送先生回府，请先生上马。"黑衣骑士阴沉沉说了一句，一骑旋即伸手来拉宋忌。蓦然，一条人影斜刺里掠出，一剑掠过。六名铁骑的手都悬在腰间剑柄上，手指关节处各有一线血滴，溅落在地。燕磊站立在六骑的中央，面如铁石，右手扶着刚刚惊醒又吓迷糊了的宋忌，左手捧着那长盒，盒上开了一处缺口，有一颗镏金的果子"叮当"滚落在地。他的颧光还静静插在腰间，似乎压根没出过鞘。燕磊淡淡道："你们回去吧，宋先生由我护送回去，你们尽可向岳帅交差。" "劳烦上将军转告车先生，后日秦使来到临邑，岳帅请车先生准备机关战术，届时要与秦人斗术！"黑衣骑士冷冷丢下这句话，吆喝一声，六骑相继奔驰而去，转瞬消失在夜色中。

"车先生，这些珠宝是岳帅所赐。岳帅说了，先生身系临邑安危，这些薄物，实不能抵先生功劳之万一。"燕磊说完了这段谢辞，就等车挽说上几句回谢的话。可车挽只是微笑一下，将一盒珠玑放在一边，轻声道："岳帅身子好吗？昨日夜宴，我没出席，只是因为你们太闹腾了，我又不会喝酒……唉，岳帅年纪不小了，酒确要少喝一点才是。你也要少喝些酒，将军醉了，怎么上阵迎敌呢？"车挽轻柔地说着，手指间那柄精巧的小刀左削一下，右挫一下，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对精巧的翅膀，她唇间露出欣慰的笑意。

台子上已经放了一排翅膀，形态各异，有的双翅箕张，有的羽翼敛收，有的在自若地振翅，有的双翼张成一条弧线，似是正在天宇间无牵无挂地翱翔。

车挽又切下一块黄木，飞快地雕琢起来："将军，昨晚玩得快活吗？"燕磊摇摇头，说："我不太会喝酒，何况这些天来也喝得太多了些。""呵，那是我想错了，我以为大凡将军，都是要喝得红光满面、东倒西歪才叫痛快。以前我在赵国的时候，大伙就是这样，越是战事紧张、大伙越是痛喝。一边喝，还要一边唱歌，说是这样就能不怕死了。""你也喝过酒？""怎么没有？"她眼波一闪，微笑着道，"我和师父一起坐在护城河边上，那是数九的冬天了，

城头上白雪皑皑，护城河都结冰了，城中却灯火通明。大伙都知道明天就要与秦人拼死一战，过了今天就未必再有欢乐的机会了，就起劲地欢笑，起劲地唱歌。师父喝得大醉了，跳到护城河上狂歌乱舞，又把酒瓶扔给我，逼我喝了两口。那酒劲大，我只喝了一口就觉着浑身都像烧着了，也忍不住跳到护城河上，和师父一起唱起歌来……嗯，将军会唱歌吗，那种一听就让人能欢笑起来，忍不住想跳舞的歌？”燕磊摇摇头。

“那天师父就唱了一首歌，我听着听着，借着酒劲，快乐得像就要飞起来了。有一句，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师父唱得好极了，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一起传过来，像是许多玉石和金钟交织起的动人心弦的颤音一样。大伙听了一起叫好，很多人也跳到冰面上，和我们一起唱，按着节奏起舞。我不会唱，只跟着轻轻哼，师父看着我的样子，说，‘你现在的样子，就叫桃之夭夭，比歌中唱的还要好看。’师父又说，‘你长大了，不能总是摆弄木工机关了，要想着找一个对你好的人……’”忽然间，车挽脸上一红，旋即停住了。那个少年将军，前额宽阔如砥，古铜色的面庞带着青春的朝气；两条眉毛浓得像是妙笔的匠人一撇一捺勾勒出来的；那双瞳仁，像两潭波澜不惊、墨玉似的湖水；坚毅的唇角写着一些执着，还有一点憨厚。他居然没发觉车挽的失态，依然孩子气说一句：“嗯，你师父后来怎么样了？”第二天城破了，秦人攻入城中，将师父和我一起带回了咸阳。那里已经集中了天下最好的能工巧匠，秦王要在统一六国之后，在咸阳盖一座雄冠天下的宫殿，要让六国的王公贵族，都见识他的功绩和伟业。可他找到我师父，却是要我们替他制机关战具，去攻打未就范的诸国……师父不从，趁守卫不注意，用自己的头发悬梁了，我本来也要死的，可守卫赶回来，一剑削断了我的头发……”车挽细白的指尖一颤，一块木片被意外地削飞，这下木料再也雕不成翅膀了。一怔之后，小刀又飞舞跳动起来，嘴角还是带着恬静的笑意。燕磊想，她明明在伤心，为什么不愿表现出来？她是不想让自己的伤心感染到别人吗？”明日，秦使要来临邑，说是奉了秦王的召令，以沙盘为战场，以垒石为城郭，要与你较量机关战术，若燕国获胜，就不再攻打临邑，你有把握吧？”车挽觉着眼前一暗，一个阴森森的面孔乍然浮现，一个声音已被她逃避了千百回，现在又如一根细细长长、冰冰冷冷的针狠狠扎透了她的心：“你逃不掉的，白日就是秦人的利剑，黑夜就是秦人的长鞭，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她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但随即又在心里对自己说：“不

会的，我能赢，只要秦人还没掌握机关术的最终杀器。不会的，他们不可能掌握，即使掌握了，他们也不敢使用……" 燕磊看见她的神色，还以为她是害怕了，又说："我当然不会让你一人冒险，我会在旁边保护你。"车挽清如流波的目光微微一转，又专心雕起手中木器，但她的心却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脸上也发起烧来。她有意无意地转移着话题："昨日饮宴，你们喝了什么酒，让小宋都醉了？"燕磊笑道："是葡萄酒，味道甘美，香气诱人，宋忌大约是太高兴才贪杯的吧。"就是那种又红又稠，颜色像胭脂一样的酒？有机会我也要尝一尝！"燕磊微笑，刚要答话，车挽突然将手中的木器塞在他的掌中，咯咯笑道："好了，你看像不像。"那块木料已被她雕成一个人像，身材高大，铠甲负身，手中握着宝剑，肩上立着一只鹰隼，燕磊顿时也笑了起来。

七、校场争锋

雾从夜色刚刚褪尽的天宇轻泄而下，笼罩了整座临邑。飞舞的大旗之下，一队骑士缓缓入城——坚守了近两年的临邑，终于迎来了秦人马蹄。

岳帅的大幌设在校场之南。燕磊护送车挽来到校场。那个清秀娟美的少女一直躲在车幔之中，用小刀不停地雕着。拿出来给他看时，都是一对一对的翅膀。"这是信天翁的，这是鸽子的，这是鹤的，这是鸬鹚的。"每对翅膀都精致细腻，栩栩如生。燕磊好奇地问她，为什么要刻这么多翅膀，她用银铃似的声音，带着调皮的语调说："我喜欢翅膀，我总是想着，如果我有一对翅膀，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一下飞回家去。"燕磊一下子笑了，这时听见岳帅在唤他，就疾步过去。

岳帅咬着下唇，目光闪烁不定。燕磊凑过来，他轻声问道："与秦人斗术，事关临邑的安危，她可有什么制胜的绝招？"这个，未将不知。"岳帅的门齿在下唇上咬得更深了，迟疑了一下，说道："我听说，墨门攻防机关中有一种利器，威力之大，匪夷所思，无论敌人兵力有多强，刀枪有多利，都可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不知她掌握了没有？"燕磊一愣，来不及思索就脱口说道："若有这种利器，车先生不早造出来护卫临邑了么？"嗯……是呀……"岳帅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突听校场之外有三声号角空落落地响起，是秦使的队伍即将入场了，于是他摆了摆手，燕磊旋即回身走

向车挽的车驾。燕磊对正走过来的秦正使匆匆一睹，忽然间觉得脑中像是被烧红了的针扎了一下，刺心的一疼，冷汗立刻从掌心里涌了出来，沾湿了手中剑柄。

那个瘦骨嶙峋的秦正使，脸色腊黄，双颊深陷，两颧被宽大的头盔遮挡，更使本没有多少肉的脸有如一颗骷髅头一般，尤其可怖的是他的右眼，没有眼珠，只是深深的一个黑洞。这张面目似曾相识，直到肩上的羽儿惊叫了一声，他才忆起，这不就是在颧光剑下逃生、被羽儿啄去眼珠的那个秦将吗？

羽儿的惊嘶传到秦正使的耳中，他那只好眼的眼珠转了过来，一下子就泛起了光：有些惊异，更多是欣喜。燕磊伸手拂了拂正瑟瑟发抖的羽儿，别过头去，不再去看秦正使那副魔鬼般的尊容。他快步走到车厢旁，对车挽说道：“秦正使到了，你下车来吧！”秦正使的马此刻刚刚跃过燕磊的身边，步向校场的另一边，他的黑色的长袍，闪亮的佩剑，一晃而过，从他锋利的白牙之中隐隐约约喷出一句话：“飞燕将军好，你还记得我吗，还有我的眼珠？”燕磊冷冷一笑，按住颧光。此时太阳早已经驱破了雾气，滑向了天空的中央。火辣辣的光线，如亿万条炎流扑向地面，一场决定一座城市命运的豪赌即将开始了。

又一声号角响起，岳帅沉郁地点一点头，一名校尉起身，朗声道：“燕国与秦国，斗机关术，以日落为限，双方匠师，各出奇术，一方胜而止。”校场的西侧，早垒起一座“临邑”，其城形、方位、攻防设施，皆与真城一般无二，只是体形要小上百倍。所有的目光此时都集中到这座模拟城池上，临邑甚至整个燕国的命运将与它荣枯与共，这恐怕是战争史中绝无仅有的吧。

秦正使左边的侍从打开两只黄木长箱的翻盖，呈现出来的是一具具摆放整齐、密密麻麻的机关模具，它们一些是木制，一些是金属的，还有一些镶了水晶和宝石，做工之精美，机巧之玲珑，实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手指也如面容一般的枯瘦如柴，在一排机关上不停地抚摩，似是还未确定首先用什么器具，同时他的那只好眼冷冷地盯着车挽，等待她的反应。

车挽感兴趣的还是手中木器，在又削掉了些棱角，锉掉了毛边之后，他

信手把这只木器交给了燕磊，低声道：“你把它放在城池前面。”同时秦使的侍从也将十二具小车摆在了校场上。那车辆大小与稚鸡相若，下有四只立爪，前有四根长长触须。一放在地上，立爪随即动起，十二辆车灵活地在地上运转，每辆前端触须，都不住地颤动，相互之间频频接触、纠缠，宛如十二只牙尖齿利的甲虫，在校场上轻快地来回穿梭。燕磊在一旁看得清楚，那十二只小车的周遭，都伸缩着锋利的刀刃，战场上使用，于百万军中穿插，只一下，就可将人割得身首异处。

十二辆小车在校场上的运行忽然一滞，长长的触须颤动了一阵，每辆车子的身子突然一节一节拉长了，原本如甲虫的小车，骤然有如十二条长蛇，电驰而发，疾刺向校场另一端的“临邑”。最前端的两条“长蛇”顶端已伸出了一对大钳，犬牙交错，黑光闪闪，小车身侧的茧式甲壳忽然间展开，随着两旁校尉惊异地“啊”声，四股黑色的水花“噗”一声急泻而下，在校场上飞快地流淌、扩展开来。那些黑色的水花其实是数千上万粒黑色的颗粒，十二辆小车急喷出的黑粒，有如一道瞬间爆发的黑色洪流，冲着临邑席卷而去。

最前沿正急奔着的两辆“长蛇”，身子骤然一缩，弯成了弓形，接着陡然又增长一倍，两辆车已经离地而飞，长长的躯体有如一支支游弋的长剑，一瞬间已扎在石城之前的“木墩”上，扎得木屑飞扬。后首的十一辆战车，更如十一道闪电，跃过“木墩”，直刺向临邑的城墙。

潮水般的黑粒滚滚而来，它们聚拢在一起，相互撞击，尖嘶惊鸣，声势惊人，无异于沙场之上千军万马的嘶鸣与喊杀。忽然间，“咔嚓啦”一阵急响，“临邑”城前的“木墩”如磐石般震荡了一阵之后，陡然爆裂。在座的群将都觉眼前一亮，一道惨白色的弧光一闪，千万缕银白色的激流喷射而出，在半空中疾驰的“长蛇”被它迅疾无伦地一扫，瞬间燃着了莹白色火焰，熊熊燃烧着从半空中落下。十二条长蛇，有六条被白色的“银链”扫中，剩下六条，在即将被击中的一瞬间，从“肋”下生出两只长翼，薄如蝉翅，盘旋而上，在空中急速地兜起圈子。“银链”垂了下来，碰撞在地面，分裂了、粉碎了，溅起一股银色的风暴。

银浪与黑浪交织在一起，疯狂地撕扯、纠缠着，被推上浪尖的黑色颗粒，

渐渐处于弱势，它们一颗颗四分五裂了。惊人的是，它们在分裂的同时，都飞溅出了水花，滴滴如雨般打在地上还在苦痛挣扎的同类身上。校场边的一些将官们忽而惊叫起来：“哎呀！这是什么？”“是血！是血！”“那是活物吗？怎么会有血？”燕磊脸上也被溅了一点，热乎乎的，他顺手一抹，手上就是一条殷红刺目的痕迹。他心里一跳，听见耳边有人轻轻唱歌，声音不高，咬字却很清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一些血也溅在车挽手中还未成形的木器上，她依然恬静地笑，手中刻刀顺着血迹一刀刀雕了下去，这样看来，仿佛每一刀下去，就雕出一道血痕来似的。

校场上的局势已经明朗。黑色的浪花已变成了红色的潮水，又从校场的两旁退得干干净净，银白色的触须，一瞬间也凝固住，幻变成了千丝万缕的水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石城依然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代替着临邑继续着不败的神话。

秦正使咬了咬牙，手中的箱子又开了。箱子一开，光芒万道，从中飞出了一蓬黑色的“蜻蜓”。它们个头挺大，双翅黑亮，蜂拥而上，在天空中交织成一条硕大无比的黑龙，“呼”的一声，奔袭下来，带动一阵黑色的飓风。校场上那些虬枝陆离、千姿百态的水晶枝子，被那黑风一袭，都碎成了一片片的水晶片子，有如一颗颗闪光的宝石碎片似的。周围的将士们看见那道黑色的旋风，就觉得天也昏了、地也暗了，四面八方的煞气与鬼魅都汇集在一块了。黑云袭向临邑，发出一阵“啪啪”的急响，如同一千个迅雷在急不可耐地敲打临邑的城墙。

“叮叮叮”一串疾响，一溜金色的珠子从车挽的手中弹了出去，一线射上天空。如同亿万金色的小刀飞旋着，急切地分割着那条黑龙。“轰、轰、轰……”黑色的鳞片如雨般洒落，那条黑龙已四分五裂。

秦正使手中机关器不断地抛了出去，大若车轮的“螃蟹”，小若隼鹰的“飞蛇”，张牙舞爪的“凤凰”与“虬龙”，有着两支触须、眼如铜铃的“白虎”，吞吐着烈火的“角牛”，在校场上咆哮着扑腾撕咬。车挽毫不示弱，抛入校场的金色珠子跳跃起来，变成了威力十足的弹头，如狂风骤雨般击打了出去。校场上阴霾更浓了，像是不断变黑的一潭死水。校场两旁的将士看得五官俱动，

六神皆迷，只有燕磊，目光只放在车挽一个人身上。

——她在伤心，藏在骨髓里的伤心呀！临邑和燕国、岳帅与燕军，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赌注都押在她身上，压得她不堪重负，压得她劳神乏力，压得她只想从心里哭出来。她在痛心呀，每一样机关，都是杀人的利器；每一次战争，都会牺牲掉无数条英勇的性命。她痛得皱紧了秀眉，好似手中的刀每刻一下，就是在她心里狠狠地剜了一下……

秦正使开始咬牙切齿了——他的机关战具正纷纷溃退。他尖利的白牙切入他的下唇，咬得鲜血淋漓，他已经按捺不住怒火了！秦王一怒，流血浮标；正使一怒，又将如何？

八、大好河山

眼见秦人的机关节节败退，很多人都叫起好来。秦正使蓦地长身而立，翻着惟一的一只白眼，发狂般笑道：“我奉秦王之令而来，不仅要取下校场上的临邑，亦要将校场之下的临邑握于手掌之内！”说罢，猛地一举足，将身旁的箱子全部踹翻。狂风乍起，人人觉得眼前一暗，天地日头都不见了，股股黑流升腾而起，把整个校场都席卷于内！

岳帅怒吼：“拿下秦正使！”可他的声音刚出口，立即被大多数人的惊呼淹没了。“啊，那是蜂针……长蛇！还有蜈蚣……蝎子……”一些人被呼啸而来的飞箭射得血肉横飞，一些人被尖齿利爪的怪兽按在地上，又咬又撕，还有一些人浑身爬满了黑压压的小虫，直往五官和口鼻之中死钻。

车挽身子一晃，一头秀发被风吹散了。忽然，一条怪模怪样的虫子飞纵过来，她踉跄地一让。一道剑光掠起，那条蜿蜒扭曲的虫子已被钉在了地上。年轻的将军沉着如常，只是虎目里带着一丝焦急：“车先生，我护你离开！”车挽瞧见燕磊清澈闪亮的瞳仁，以及瞳仁里那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忽而觉得心里一痛，脸色更是苍白：“离开，去哪？”燕磊一愣，脱口而出：“去哪都可以，我护在你身边，你不愿意吗？”车挽伤心地一笑：“我能逃到苍天覆盖不到的地方吗？”燕磊怔住了。她手里又握了一块木头，手中小刀轻轻一旋，刻、

雕、削、剃，又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的燕国将军被她雕了出来，它手持利剑，脸上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神情。

"呼"，它被抛在空中，一下子淹没在黑色风暴之中。忽然间，那原本黑得失却了日月星辰的天空不那么暗了，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映射出来。那如狂风肆虐的机关怪器，也渐渐收缩、急速回撤，它们当中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在闪电般斩刺、冲击。

那一大团黑已经凝聚成一道洪流，和手握佩剑的木偶将军不断碰撞，炸出一团又一团或青或白的光芒来，映得整个校场十分明亮。

岳帅被亲随骑士护着，一步步踏到校场边上，目睹校场之中黑煞与木偶将军之间的拼杀。他的双眉拧着，脸色青中泛红，那双原本慈祥亲切的眼睛，带着几分得意、几分紧张，他的嘴角歪着，流露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拿下秦正使！格杀无论，杀！"岳帅阴森森的声音，竟引得燕磊打了个冷颤。六名黑甲骑士，响亮地应了一声，旋即飞奔而去，与秦正使的侍卫们拼杀起来。

燕磊没有动，他站在岳帅与车挽之间，手握着颀光。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岳帅原本的敬意和亲切感都一扫而空了，他总担心让岳帅和车挽面对面。好在岳帅全神贯注地看着校场之中霹雳电闪般的拼杀，没有留意到他。燕磊向后伸出手，想握住车挽的手，却握了个空。

"岳帅，你在骗我，是不是？"车挽冷不防幽幽说了一句。岳帅一惊，目光触到她的眼睛，忽又避开。"你说，秦正使已掌握了机关器术的最终利器，要我早准备，其实你是在骗我，秦人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机关器术，你这么说，是让我务求必胜，而使用'刑天'，对不对？"燕磊一惊："刑天？"只见岳帅身子一震，说："我身为燕国大将，镇守临邑，声威赫赫，当者披靡，骗你干什么？你的机关器术不过是机巧工具，又有什么值得我骗的？"车挽叹了一口气，轻轻说道："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从我第一天听到你的威名开始，你就在骗我。一个困守孤城的元帅，以个人之力抵挡秦人虎狼之师，心地里

怜惜六国的无辜性命，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心底慈和的老人……我天真太过了，我师父被赵王骗了，我又被你骗。我本就不该相信这个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时代里有什么英雄存在……你们都是为了名利、为了天下、为了你们用尸骨累积起的功勋！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件工具罢了，明知道违背墨家禁令，制造‘刑天’，将酿出滔天大祸，可你们还是逼我。还有宋忌，他也被你骗了……”燕磊一惊，道：“宋先生怎么了？”岳帅惊诧地望着车挽，道：“你怎么知……”话刚出口，立刻意识到不妥，当即停住。车挽流不出眼泪的瞳仁中分明闪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光，说道：“你若不以死逼他，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刑天？他是燕人，年轻得像刚盛开的桃花，你也下得了手？你说秦人是鬼魅、是恶魔，其实……你又何尝不是？秦人杀人和你杀人又有什么分别？我在赵国制造机关器杀人，和在秦国制造机关器杀人有什么分别？”她有如无主的鬼魂一般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子，忽然间向天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笑声：“苍天呀！你为何要把我生在这个疯狂的时代里，为何要让我去学习机关战术，为何要逼得我去杀人呀？苍天呀，你要逼得我发狂吗？苍天呀，你是不是也发狂了？”苍天之上乌云翻滚，忽然，一道闪电映白她恬静秀美的面容。燕磊看在眼里、听在耳中，觉得心都揪起来了：“她伤心到极点了，她早就伤心到极点了，她哭不出来，是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正要上前扶住她的臂膀，忽然发现岳帅眼中射出了阴森杀气。

“铿——”，岳帅充满怨毒、骤然刺出的一剑，被燕磊的颀光截住，直激得火花四溅。岳帅凝剑，沉声道：“磊儿，你让开，让我杀了这个妖女。”燕磊望着岳帅，大声道：“岳帅，她无罪呀，为何要杀她？”岳帅咬着牙道：“她已掌握了‘刑天’，那种可毁城灭国的邪器。若落在秦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二人还在对峙，忽听校场之侧传来一阵鬼魅般的尖声嘶喊：“杀！杀！杀！为何不杀！你不杀别人，别人就要杀你！杀杀杀！六国的山河还在分裂，还在碰撞，不杀尽六国的人，不收尽六国兵器，如何能杀出一个铁箍一统的万里江山？”说话的是秦正使，他每喊一声杀字，就凌厉无伦地劈出一剑。六名黑衣骑士被他劈得摇摇一晃。为首骑士挥剑反击，他竟一跃身，以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姿势跃过骑士们，身子如风筝一般飞向校场，从满口尖牙之中，又喷出一声凄厉之极的“杀”来。

一瞬间，正与木偶将军猛烈对撞的黑色风暴拔地而起，带着一种无比的

愤怒和怨恨，直向岳帅席卷而去。秦正使的身躯如一条饿急了鬼魅，从狂云乱涌的黑瀑之中穿了过去，也扑向岳帅。那个为首的骑士紧随其后，大麾飞扬，一柄银亮的长剑已刺入他的后背！

秦正使去势丝毫不减，在鼻梁就要撞中岳帅的鼻梁，牙齿就要啃到岳帅的嘴唇时，燕磊的颞光也从他的前胸刺了进去，两把利刃，几乎在秦正使的身体里会师。秦正使艰难地挣扎了一会儿，蓦地抬头，他那黑洞洞的眼眶里，突然就射出了一记浓厚如夜色的光！

燕磊觉得眼前白影闪了一下，车挽秀美娟丽的面孔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如同一张工笔素描的画儿，嘴唇微一挑，带出一个轻轻的笑，她的眼睛睁得很大，黑亮的瞳仁倒映着一个惊愕的燕磊。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她的笑容立刻僵了，眼中的光芒渐渐退却了。那黑色的迅光，已变成一根黑色的长矛，从她的左胸狠狠穿了过去！

燕磊的头“嗡”的一下炸开了，他觉得无数风暴在自己的胸膛里扫荡，心脏在发疯似的跳动。他的耳边又响起秦正使发狂的笑声：“哈哈哈哈哈！那个妖女死了！那个妖女死了，我不负使命了，秦人的鲜血没有白流，秦王的宏图大志终于可以实现了。一统的六国，完美的江山版图，哈哈哈哈哈！”一条白色的影子在他眼前乍现，他仅剩的那只眼珠便钻心地一疼，瞬间天地就黑了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一柄冷冰冰的长剑在他颈上一割，他那颗头颅承载着满满的疯狂与兴奋，飞上天了！

“羽儿！”白色的隼展开白色的双翅，如同一只自由的精灵，在蓝天之上飞翔。然而天色旋即黑了，黑色的狂风像是亿万根愤怒的黑发，夹杂着尖锐的啸声，从苍天之上飞流直下。岳帅眼前一暗，感到那股黑色的风暴之中，似乎纠缠着无数个长舌紫目、青面獠牙的魔鬼，是燕人、或是秦人、还是赵人……都吼叫着向他索命。狂风卷飞了头盔，一头华发披散开来，他惊骇地张大了嘴巴，眼看就要被风暴淹没了——忽然，在一旁被燕磊抱着，已经奄奄一息的车挽鼓起最后的力气，猛一击掌！

站在校场之中的木偶将军突然挥剑在喉，毫不迟疑地一横，它的头颅断

了，颈中有一股殷红的汁水，喷洒在空中，竟奇异地幻化成了一朵朵缤纷怒放、摇曳生姿的花！

——桃之夭夭……

花散开了，无数的花瓣变成了红色的急流，千线万线，飞缠着那阵黑云。飞旋、舞蹈，似乎还带着轻快悦耳的“叮当叮当”的乐响，黑云被它渐渐舞散了，天亮了，日头出来了，金色的光线又投向大地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殷红的花瓣变成了红色的雨水，从天幕之上淅淅沥沥地落下，落在燕磊的头上、身上，他伸开手掌，掌里落了几滴。它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像鲜血一样浓艳，而比宝石晶莹、比鲜血浓艳的，是一个伤心的少女沉积心里的泪水！燕磊抱着车挽，觉得她的身体轻飘飘的，无论抱得多紧，也无法感到她真实的存在。她眼睛已经闭上了，燕磊觉得心里疼煞了，可偏偏一滴眼泪也没有，莫非自己的心也碎了，所以再也哭不出来了？

燕军将士们交换着不知所措的眼神，岳帅也从惊愕中恍悟过来，上前一步，轻声道：“磊儿，你没事吧？”年轻的将军木木地看看岳帅——那个老人的样子悲愤交集，满头华发混乱地搭在额上，显得又憔悴又伤心。他没有说话，抱着那个死去了的少女，缓缓向前走去。将士们一边地让开道路，一边轻轻喊道：“神燕将军，神燕将军，我们又胜了，秦王又败了……”他只是充耳不闻。直到身后老人唤道：“磊儿，你要去哪里呀？”燕磊抱着车挽，自语似的说了一句：“苍天覆盖不到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九、临邑之殇

惊雷激起亿万条疾电，在苍穹之上劲舞，千万条雨点，猛烈地击打在临邑城头，溅起一片灰蒙蒙的水雾。在水汽蒸腾之中，有一位年轻将军，肩头落着一只白色的隼儿，静静地伫立着。

在他的身旁，一个巨大的轮盘正被树立起来。它是用黄铜所制，大轮盘

套着小轮盘，层层叠叠共有十数个，在轮盘的中央，有一颗水晶珠子，发着淡淡的白光，在暴雨激打、电闪雷鸣之中，与脚下这座藏青色的城市一般的诡异狰狞。

一些士兵汇集在它周围，兴奋地议论："终于造好了，费时费力了三个月，总算没有白干……"岳帅他老人家高兴极了，还亲自给它取了一个封号，叫'神威刑天大将军'呐……"呵……真有那么威风八面？"何止，听说这是墨家最终的禁器，威力之大，无可比拟，可以将秦人百万之师，一举全歼。"哈，要真那么厉害，击溃了秦军，我们就真能过上太平日子。"年轻的将军静静听着他们的议论。他对肩上的白隼轻轻问道："羽儿，刑天终于造成了，我们终于可以击败秦军了，你不开心吗？"白隼敛着翅膀，静默无声。忽然，一道闪电击下，遒劲的电流击在轮盘的顶针上，外围最大的轮盘像是受到了什么激发，随即开始旋转。

"转了！转了！成功了！"轰隆隆的雷声伴随着燕兵们惊喜的呼喊，外侧的轮盘一转，内侧轮盘也随即旋转。轮盘每小一号，速度便增加一倍，所有能量都被急速转动的轮盘集中在中心的水晶石上，使得水晶石的光芒陡然暴涨。

一名满脸是水的燕兵匆忙奔上城楼，对那个蓦然失神的将军说道："神燕将军，我们整理车先生遗物时，又发现了一张图纸，你看是不是'刑天'上的零件？"年轻的将军接过图纸，展开看了一眼，禁不住浑身一颤——那是一张羊皮，上面只绘了一对白色的翅膀，似乎正要跃纸而出，飞上天宇。"我喜欢翅膀，无论走到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一下飞回家去……"他的心一缩，闭上眼，一下子就回到了几个月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

轮盘越转越快，内侧水晶的白芒已经大如月轮，还在不住暴涨。一瞬间，白光吞没了内侧轮盘，又向外侧的大轮蔓延，两个黄铜支架似乎承受不住白光的重量，"咯吱吱"扭曲了，渐渐开始熔化。燕兵们惊恐起来，大声喊道："神燕将军，情况不好了！"将军回过头来，那倔强的脸上，已经淌满了滚烫的泪水……

"轰——",巨大的"刑天"倒塌了,那璨如月轮的白光如水银一般铺散开来,有如一千个太阳一起爆炸,"轰——轰——轰——",近在咫尺的人瞬间有如水汽一般被蒸发了。白光迅速席卷开来,像是亿万条愤怒的鞭子,临邑的城墙、房屋、街道,都在震颤,在它狂烈的冲击下,全都四分五裂了。白光又深深扎进了大地,不断地爆发,像是要把这座坚不可摧、有如墓碑的城市以及它的根基之中那千千万万的血肉、白骨,也连根拔起……

坐断东南、固守西北的临邑,秦王心中的尖刺,在那个风雨之夜,有如烧透的牛油红烛一般闪烁了一下,便灰飞烟灭了,从苍茫广阔的大地上、从千年沧桑的历史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

三年之后,燕灭、齐亡。雄才大略的秦王,站在了长城之上,他极目四方,将这壮丽的山河尽收眼底,欣喜若狂。可他的佩剑和长鞭却没有闲着,强制统一度量衡、文字、车轨,为了让那铁桶一般的江山能千秋万载地承继下去,他收天下之兵而铸鼎、焚百家之书而禁言,阴沉的目光将山川大河的每一个闪着异端光芒的角落都不放过,墨家机关之术,除了车辆制造之法,遂尽数失传。

然而,天下一统,机关尽废,却仍未能长治久安。

青丝妖娆

楚惜刀

一、何处染尘埃

宝靖七年二月十九，陈樱鸿二十岁，法名如恒。他终于等到这个日子，可以参加官府的经文考试，获得度牒，正式受比丘戒。

如恒生于观音诞日，父母以为与佛有缘，幼时便教他诵读佛经。可惜连年战祸，殃及家乡。七岁时，父母横死于征战的军士剑下，路过的僧人心远帮他埋葬双亲，又收留他受了沙弥戒。佛门的恩德，他一日也不敢忘，入寺时许下的宏愿，成为他活着的惟一坚持。

师父心远特地把他叫进禅堂。闻着菩提香气，他的眉眼柔和舒展，朝师父恭敬合十。心远道：“今日准你下山，取得度牒，尽早回来受具足戒。”一直以来，如恒未曾踏出过这方寸地，闻言，不由面露喜色。拜别了师父，他快步走出禅堂。心远发出一记无声的叹息。

一如恒博闻强记，聪颖好学。小小年纪，连只有大德高僧才能解的经书亦可无师自通。只是不加修证，仅留于文字相，纵多闻又能如何？心远明白这道理，却不知世间诸多诱惑，爱徒能否顺利闯过。

在如恒消失的一刹，心远忽然忆起三十年前的自己。

十日后，如恒没有回来，心远一如既往打坐参禅。窗外夏蝉聒噪，就连老天也摆出了不耐的颜色。心远手中的念珠恰恰在正午钟声响起时，散落了一地。他轻轻阖上了眼。

一月后，如恒跪在师父面前，痛哭流涕，只说自己犯了戒，愿受一切惩罚。心远心中沉痛，捏紧念珠问了一句：“为何出家学佛？”如恒答得诚惶诚恐：“弟子从小发下宏愿，祈一生伺候佛祖。”寺里正值楞严会制，可知《楞严经》为何从阿难遇难说起？自去参经念忏，想通再来。”如恒隐约知道经意，不禁汗下。再看师父，目光透彻，似乎了悟前因后果。自己本该受更大的责罚，可师父竟有意庇护么？踉跄着退出禅堂，师兄弟们狐疑地探看，四周的梵唱，一声声敲在他的心里。

如恒惶惶然翻开经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只桓精舍。”佛总在他该在之地，正如机缘巧合，阿难因为乞食，来到摩登伽女的面前。而他，如同阿难，遇见了一生孽缘——“午膳已过，厨房里没吃的了，请往别处去。”朱漆大门打开一隙，门丁冷冷地拒绝。下山以来，化缘时遇到的拒绝何止千百次。他安然走下高阶，正打算去其它府第。一只小轿于面前停下，走出位素衣佳人。如恒目不斜视，低头径自赶路，不曾留意。

那女子停住，朱唇轻启：“和尚？乞丐？”如恒欠身合十：“弟子乃佛门沙弥。”抬头飞快瞥了一眼，见她以轻纱遮面，高贵不可侵犯。“你随我来。”女子款款走入府中，“我叫人备些食物，请笑纳。”“多谢施主。”他跟在身后，心神不觉被那倩影所牵。这陌生的美，不同于宝相庄严，令如恒心头有一丝摇荡。经过府门，他抬头，看到一个大大的“秋”字。

食物甘美，然而他心眼所见，俱是那女子袅袅身影。在客房一面用膳，一面忍不住向家丁询问，方知这秋府，是怀德大将军秋盛天的家宅。秋将军文武双全，是当朝炙手可热的重臣，权势仅在四大辅政王爷之下。半月前他奉诏讨伐北夷，捷报频传，有望大获全胜，提前班师回朝。

如恒人虽离了秋府，心却始终有所牵挂。考试时，他心不在焉，差点张

冠李戴，这才添了小心。于是，她的印象悄然隐去了。

终于，顺利拿到度牒。就要启程回寺的那一晚，却偶然听到几个江湖客的对话。"连赫赫有名的扬州双虎，也要去秋将军府闯那三道难关？哈哈……"一个尖尖的嗓音，怪声怪气地刺破夜晚的宁静。

如恒的双脚立即被粘在地上，原来自己的耳力如此好，居然能听见二十丈外路人的寒暄。黑夜里，他悄然掠近，像一只蝙蝠。

"你能去得，我们就去不得？秋家小姐怎会嫁给你这色鬼？"扬州双虎中的高个子"嘿嘿"冷笑。"是啊，凭你太行山妖，恶名昭著，也敢来京城寻死！"另一个矮子已然单刀在手，虎视眈眈，"不如我们先替官府收拾了你，也好给秋小姐送上一份大礼！"那太行山妖清瘦单薄，月光下的脸和善有加，如恒不明白他为何会有这样的绰号。

扬州双虎已出手了，刀光织就出一张光网，漫天白影闪烁。那太行山妖不敢怠慢，甩出背后的长枪，横扫两人胸肋空隙。"叮叮当当"，一连串击挡之声，绕耳悬梁。可在如恒眼中，三人话中虽有深仇大恨，却都带了一颗慈悲心，你推我让，不肯用尽全力。"善哉善哉！"他默默念道，原来江湖并非如师父所言般险恶。

一念未已，扬州双虎中的高个故意卖个破绽，引那太行山妖上钩，另一个矮子伺机而动，挥刀处，正是太行山妖的长枪必经之地。如恒一看不好，方想出言相救，不想那矮子的刀砍了一半，竟停在半途，径自朝地上跌去。

"你……用毒！"矮子手抚胸口，喉咙"咯咯"作响，吐出一口口水。那高个正欲回刀，也忽然撒手，跪倒在地，指着太行山妖，已说不出话来。

"哼，说老子恶名昭著，你们装什么无辜！"太行山妖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要不是老子手快，早被你们先解决了！"躺着的两人不停抽搐，"解药……"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喊。太行山妖上去踢了两脚，"噗噗"两声闷响后，二人没了声息。他插好枪，拍拍手，朝远处暧昧地一笑："美人莫急，我来了！"

"这语气，让如恒没来由地一阵心痛。他跟在那凶手身后，无声无息、如影相随。若非出家人不能犯戒，他早想出手给这人一点教训。视人命如草芥，实在是罪过罪过。他本欲先埋葬那两名死者，但思及秋家小姐，惟恐出事，只得先跟去瞧个究竟。

——如恒回想往事，一念及此，放下经书。那日，倘他不多事，又怎会牵扯出日后那数不清道不明的恩怨纠葛？

二、行到水穷处

仿佛又见，秋府大门前人头攒动，与日间的肃穆迥异。各色江湖人物，涎着脸、媚笑着向门丁递上名帖。门丁面无表情，凡有递帖者，无不核对姓名，全无名气的便毫不理会，若来人还有些名堂，则让其在一纸文书上签好姓名，派上号码，入府内排队。

如恒挂在门外的大槐树上，俯瞰来往的人流。只见内院一扇小门后，有一丫鬟检验来人手中名号，然后引往小楼中。他不由眺望那楼，灯影幢幢，佳人俏立，那身形，令人屏息。

剑起，灯灭，惨叫声亦起。进去的那个英雄好汉，哀嚎着冲出小楼，脖间鲜血汨汨直流，其状凄惨可怖。楼下那丫鬟似见得多了，伸手一推，那人"扑通"倒地，竟已气绝。

如恒不知究竟，几个纵跃，已贴近小楼。却见那楼下已遍布伤患死者，楼梯更成血红。刺鼻的血腥味令他几欲呕吐。他不敢相信，楼内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会是今晨赐饭的佳人。只是，送死的人一个接一个。色欲，竟比性命还重要？

他右手紧勒住左手腕。怎会如此？天子脚下，竟有这般大胆的凶徒，目无王法、草菅人命！他不住念佛，血肉横飞的惨状，凄厉嘶哑的喊叫，几如幼时亲历的战场，令他痉挛。

"鲁公子果然好剑法。"只听楼内佳人忽然开口。灯下映出一名伟岸男子持剑行礼的侧影。那男子笑道："怎比得秋小姐的好刀法？"小楼下死伤无数，不知鲁公子有何看法？"他们自愿比武，技不如人，死有余辜。秋小姐不必介怀。"那佳人叹了口气，幽幽道："第一关已过，鲁公子再试第二关如何？"在下恭敬不如从命。"接下来，小楼没了声息。如恒侧耳倾听，只闻"喀哒"一响，门推开，一个英朗的青年踉跄走出，刚到楼梯口，脚一软，滚倒在地，七窍流血不止。

他心中愤怒，也不管是否破戒，寻了件斗笠布衣，乔装成普通人，飞身掠到小楼上，直至近门，方才故露痕迹。

"大胆狂徒，竟敢私闯折枝楼！"那丫鬟急了，手一扬，星星点点，迎面射来，劲力十足。小小丫鬟居然也有高手架势，他顿时留了心，长袖一卷，师门的"落云袖"连利刃亦可夺，小小暗器，不放在眼中。

"流波，放他进来。"多一个来送死的，那佳人并不在乎。

房内竟是意外地清爽明亮，檀香袅袅，与他想象的阿鼻炼狱并不相同。那佳人仍是蒙面，一双秋水剪瞳勾勾地看到他心底。他连忙低头，让斗笠的边沿遮挡住灼人的目光。

"不知英雄高姓大名？"语气中有取笑的意味。"在下陈樱鸿。"他不觉说出俗家姓名。"没听说过……"她歪头想了想，冷笑一声，"无妨，既然来了，接招吧！"玉手一招，夺目的刀光破空而来。她身形矫若游龙，刀影更是从四面八方涌出，迅似闪电。孰知如恒步法比她更快，登时蹑影追云，紧缀在她身后。

她满室游走，一眨眼便寻不到他的踪迹，心下骇然。仿佛有轻微的衣袖之声，来自身后，可回转身又空空如也。她也聪颖，头向左看，刀朝右劈，时间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可刀势依然落空。

她心中一震，赶至墙角站立，面前一片开阔，以为他必定躲无可躲，可

依旧不见人影。她警觉，抬头上看。如恒终于击出一掌！

他身子凌空，原本无力可借，可这一掌仍至刚至纯、举重若轻。她如在楼中空地，原本也有闪避之途，可惜自寻死角、无路可退。对方这一招无须花巧，只管全力打出，足可致她于死地。

她只觉一股劲风席卷而来，抵刀挡住，以全身真气护住心脉，拼着硬接这一招。那浑厚劲力扑至她面前，吹得轻纱如水流动，衬出她脸颊完美的轮廓。他心一动，竟生不忍，撤掌打偏。楼内家具轰然作响，碎作乱木，"劈啪"倒成一片。

得此喘息之机，她扭身拉开距离，抖手一刀，直直朝他劈去。刀光如电，快得不容人喘息。他面对墙角，听到背后刀声，也不回头，反手一记"落云袖"裹住刀身。如巨浪滔天、山洪翻滚，她顿觉手上一股大力传来，就要把持不住。银牙一咬，硬生生抓紧刀把，死不放手。如恒长袖甩开，她被拖到半空，像牵了线的风筝。

她不慌不忙，真气游遍全身，暗运家传内功"他山攻错"，借他汹涌而来的猛力，凝聚于手，转送而出。刀芒顿时大涨，破袖前冲，逼他转攻为守。只见刀光如大片荆棘芒刺，向如恒齐齐戳到。而他却心动于那俏丽的眉眼、柔滑的丝衣、沁鼻的馨香，想来佛窟里的飞天、经卷上的龙女，再美亦不过如是。存了欣赏之心，他不再跟她捉迷藏，一双肉掌，轻松接她薄刃利刀。

她惊骇已极，自己这佩刀名作"等闲"，却绝非等闲之辈。它乃是西域贡品，曾经是百年前横扫沙漠的狼王厉天行的佩刀，由先帝亲赐其父秋盛天。该刀切金断玉自不必说，更夹杂森然凛冽的寒锐之气，普通兵器难挡它一击之利，谁知他居然空手以对！

她打点十二分的精神，刀起刀落，织就漫天星辰。那刀意，寒得沁人骨髓，仿佛踏入极北荒寒幽冷之地。他指尖到掌心倍感丝丝阴寒，虽有纯阳内力相阻，但刀意破竹，挟着她必胜的意志，来势汹汹。

可惜他与她一般求胜心切，她武功越高，他就越要胜她不可。不欲久战，如恒双掌蓦然变幻，化出千手千姿，笼在她刀光外围。无色寺藏龙卧虎，十二项绝技足可睥睨江湖，只是藏于深山，不为世人所知。就连他自己，也是直到此刻，方明了师门武功的厉害。

如恒就这么轻轻地伸出手去，穿过万千耀目的刀芒，如迦叶拈花微笑——光暗，刀迟，她手中突然一松，等闲刀不翼而飞。回神再看，刀已架在脖间，冰凉彻骨。她颀然一笑：“陈公子赢了。”“承让。”他收刀，两手轻托，将刀敬上。她闷哼一声，收了刀，极快地平复心情，吐出一口长气：“武功、胆色、品德，我的夫君缺一不可。”她盈盈浅笑，笑容里却添了谨慎，“陈公子既已过了第一关，可愿再试试胆色？”打开一个锦盒，里面赫然摆着两颗丹药，一红一黑。“一颗略有毒性，一颗却大补。请公子随意取食一颗，试试运气。”她笑吟吟道。他把锦盒端至鼻侧，沉吟不语。“公子若心生胆怯，此时走还来得及。”从外表看，药香沉醉，色泽端正，都是良药。他叹息：“两味应该都是毒药，秋小姐原来如此杀人！”她虽心惊，面上仍是不动声色：“陈公子防人太甚了。自家无勇，倒将罪名推到小女子身上。”她走到窗前，纤手推窗，“底下这些人虽然非死即伤，但也有一分豪气，敢闯这三道难关。既然阁下不肯试药，请回！”他长袖一拂而过，锦盒“啪”的合上，两手握拳，伸到她面前：“这两颗丹药，一颗略有毒性，一颗却大补，秋小姐愿选哪颗？”她一惊：“你来试我？”“只要秋小姐愿服下其中一颗，在下马上服食另一颗。”他浅浅地笑，和她斗智，别有乐趣。“她不答话，面纱起伏，显是内心交战。他面容黯淡，已知这一试，试出了更令他扼腕的真相。他双掌摊开，竟空空如也，涩声道：“其实两颗都是无药可解的毒药，是吗？”“陈公子，你已过两关！”她殊无欣喜之意，手一扯，面纱脱落。

一道长长的刀疤横亘整张脸上，更将上唇掀翻开来，变作兔子也似。鲜红的印记，划在惨白的脸上，触目惊心。这副让常人心惊肉跳的尊容，如恒却视若寻常，反倒捕捉到她眼里尚隐含其它深意。“再过一关，你便可娶我为妻。”她冷淡得像在说不相干的事。

见他盯住那伤疤，她抚唇说道：“莹碧出生那日，家父见是女子，横刀砍来，方留下这般模样。”他心中连呼罪过，想，前因如此，这三关便是果吧。

她加重语气：“未知陈公子师承何门何派？倘你我婚期一定，秋府该将请柬送往何处？”她的指尖，轻轻滑过他衣角，眼中的笑竟可醉人。

天！他的嘴顿时封了个严实，再也说不出话，若再过一关，如何收场？他娶不了她，难道食言而肥？

她贴近他，花香幽幽蚀他的心：“公子意下如何？”他涩声吐出一句话：“在下出手，只是为阻小姐滥杀，实无……实无娶妻之意！”她厉声道：“你可知今日来我秋府的，都是想娶我秋莹碧的人？”“在下明白。”“你既来应战，便是想娶我为妻，但见我姿容丑陋，便生嫌弃之心。你如此贪恋美色、背信弃义，死不足惜！”她一按机括，连退几步，“咔咔”数声，小楼四周竟有手指粗的数道铁窗拦下，将楼内封成个密室。

原来这便是第三关。如恒恍然大悟。

“嗖嗖”数声，利箭如雨，滂沱而下。她下手之快，出乎他意料，连辩白之机亦无。

甩袖，飞身，抱箭，一枝不差，全收在他袖内。桌椅移动，轰轰作响，眼见那墙壁也有压来之势，他忙喝道：“秋小姐，听我一言！”急急跳开一丈，揭了斗笠，“弟子法号如恒，非为求亲而来，鲁莽出手，请施主原谅。”那张脸，白皙得如同终年不见天日。

她漠然以对，没有认出他就是早上的沙弥，摇摇头，扬手停了机关，失望道：“原来你是个出家人……”“如恒并非故意戏弄施主，只想恳请施主饶过院外那些人。”“饶过他们？须知他们非我强迫而来，每人都有手有脚，不会自个儿走么？”“只是施主下手太狠……”“你以为，来的都是什么英雄好汉？”她两眼直直地盯住他，厉声道，“他们个个都是贪恋美色财富、沽名钓誉的败类！”她一把摔出多张名帖，鄙夷道，“官府抓不了他们，大英雄、大人物又不屑杀他们，我只好布局，引他们上钩，得到报应。这世间太多恶人，我虽是女子，也欲锄之而后快！”“只是，施主毕竟不是王法，任意挥刀，若杀错了人，岂

非罪过？”她屡屡听他称自己为“施主”，心烦意乱，“呸”了一声道：“我一个女儿家，礼教大防，门规森严，不能出闺阁半步，只能想出这法子惩戒世间恶徒。难道我这样杀人，就叫作滥杀，而那些在外面杀人惩凶的就是大侠？”见他一时没有答话，她嗤笑着续道：“我原以为可以杀一儆百，谁知开门三日，日日迎来数十个武林败类。他们既乐意送死，我又何乐而不为？好在诱惑尚大，闯过三关，金钱、女色、权力便唾手可得，我何愁杀不了这些恶名昭著之辈！”他的心软下来。以杀止杀，在这弱肉强食的人间，莫非是惟一的办法？她言之凿凿，一时间，竟让他忘了经书上的真言。“可倘若真有一黑道高手，过了施主这三关，那又如何？”他不觉为她担心。

她瞥他一眼，冷笑道：“你以为这三关如此好过么？他们不会将我一介女流放在眼里，轻敌太甚，第一关便过不去。第二关也有讲究，这丹药外虚内实，半宝半毒，可叹有些人自负对毒药深有研究，却不知早已着了我的道。”他闻言长叹，此女子武功高强，心思细密，的确为常人不及。

“至于第三关，能狠下心娶一丑陋女子的人只怕不多。假使他肯，我便会劝他改邪归正。又或是暗藏野心之辈，只冲我父权位而来，对我无情，对侠义之道亦无心，我自会虚与委蛇，等我父回来再将他诛杀！”如恒惊出一身冷汗，但觉此女能手刃数十人，与其父娇纵，怕不无关系。

“不过，倘若有品性良好、又闯过三关者，我便嫁鸡随鸡，名正言顺地踏入江湖、锄恶惩奸，你说可好？”她口气一转，笑吟吟地看向他。

她的话引起如恒内心阵阵波澜。这女子活得自在肆意，正是秋府这棵参天大树，庇佑出她我行我素的个性吧。他寻思劝解之法，一字一句慢慢道：“阿弥陀佛，锄恶惩奸，施主有此善念，殊为难得。只是手段有欠公允，出手更是太重，这些人罪不至死……”她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若能从中挑出一个没有杀过人的，我愿当场自绝以谢！”他一怔，触到她倔强的双眼。对峙半晌，她忽又一笑道：“小和尚，你还俗吧！”这句话如佛门狮子吼，重重地击在他心上，令他双膝发软。脸也红了，手也抖了，一颗不争气的汗珠顺着脖际迅速流下。十三年来，习惯了与青灯古佛相对，他没有正眼看过一个女子，遑论其它。

看他犹疑、惊慌，她“扑哧”一笑，凑近他道：“莫非我的容貌，当真让你难以忍受？”“施主多虑，”他连忙低头，合十念佛，“美丑只是皮相而已，只是我已皈依佛门。”“你以为我不懂么，佛门准许弟子舍戒还家的，你不过是看不上我罢了。”他慌乱摇手。只见她揭开脸上附着的疤痕，擦去唇上缠粘的胶体，那清亮容颜一如他所想象。他忽地明白，为何有人前仆后继，只为博红颜一笑，只因那至纯至美之态，足可令日月失色，天地无言。

她抚发微笑，美得令他心颤。如恒按捺不住，轻触那青丝。她受惊一瞥，含羞低头，小女儿的情态完全回到身上……

阿难有佛陀时刻看护，所以终究躲开了情孽，可他没有。如恒默默诵经，想，是否他当时宁愿没人来阻止呢？

三、一株如梦花最是璀璨年华，一宵尽付。

他终于意乱情迷，一切，都不重要了，在欲海里慢慢沉下去。

“为何你不惧血？”避开江湖风雨，他们在秋府别苑甜蜜地私语。夜凉如水，他有一点冷，忽然问她。“我娘早逝，爹当年征战四方，一直把我带在身边。”看惯了沙场屠杀，她的心也硬了吧。念及从前，感怀自身，他亦回到七岁时，哭哑了嗓子扑在父母坟上那一刻。心中一酸，不由把她搂得更紧。

然而，激情总是瞬间，理智无所不在，缘生缘灭，难以久长。半月后，传来秋大将军即将回府的消息，如恒顿感身份尴尬。她却不在意，一厢情愿要嫁他为妻。两人因此相执，她一时恼了，拌了两句嘴，拂袖而去。

她转到前庭，门房传了张拜帖，居然是京都府的神捕金无忧，心下略略一惊，昂头去了。

金无忧不卑不亢，向她行过礼后，便公事公办：“秋大小姐，在下听得江湖传闻，十数日前小姐曾在府上择婿，所邀江湖中人死伤甚多，可有此事？”

"她毫无惧色，反笑道："怎么，他们告上衙门了？"金无忧神情很是不忍："非也。只是这几日我暗中搜集证据，证实秋小姐确是主犯。""果然一代神捕，说得不错。"金无忧叹息："此案尚未见官，小姐如肯自首，或有减罪可能，请小姐自行前往京都府投案。"他心下明白，自己知情不报，实已触犯律法。只是他与秋盛天交好，心知秋莹碧虽自小娇纵任性，品性却不坏。律法之外，尚有人情，他痛惜之余，惟有鼎力相助。她神色不改，浅浅笑道："我若不肯去呢？"金无忧眉头紧皱，心想如此，必然大祸临头："小姐诛杀多人，已犯大罪，即使秋大将军也无法奏请皇上减免小姐罪行。请小姐跟我回衙门收押，听候处置。""你倒尽忠。"她忽然正色，朝金无忧恭敬一福，肃然道，"金捕头，我有两句话想问。其一，倘若此事始终无人报官，你也不声张，是否会就此揭过，让我安然无事？"金无忧沉吟道："话虽如此……但我朝《斗讼律》有云：'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贼盗律》又有云：'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小姐所犯两罪都是死罪，我无论如何，都会拿你归案。"她点头，又道："其二，那些人称江湖大侠的英雄好汉，不知有没有杀过人？金大捕头为何不捉拿他们归案？是不是因为都是江湖纠纷，无人报案，死者就成了孤魂野鬼？又或是他们杀的都是所谓奸佞宵小，于情理道义相合，你就由得他们逍遥快活？"金无忧朗声道："法乃理国之准绳，无忧如知有凶案在我辖内发生，即便凶手是武林盟主、江湖名宿，也一样按朝廷规矩办事，决不徇私。""好！倘若朝廷命官个个如你，我也不需如此。"她幽幽叹息，抬眼又妩媚笑道，"金捕头凡事都依朝廷规矩，小女子却要按武林规矩，你若胜得过我，便擒我回去罢了。"她一拍手掌，丫鬟流波即送上等闲刀。森然的刀光，掀起阵阵寒意，直侵入金无忧心底。

金无忧眼见她不知轻重，心急如焚，沉声道："秋小姐，听说那些人入府时曾签下生死状，生死概不怨人，可有此事？"这是惟一可救她的关键证据。

秋莹碧方才与如恒争执，早已激发了几分狂气，在此重要关头，居然不甘示弱。她冷哼一声："有也好，没也罢，金捕头想带我走，可没那么容易！"说话间仗刀直劈过去，刀刀逼人，俱是不要命的打法。

金无忧成名已久，又熟悉秋家刀法，见状疾退。她不依不饶，使出浑身解数，将刀光舞得有如波涛起伏，一浪高似一浪。见她咄咄逼人，金无忧终也恼了，

双拳合拢冲出，一股极大的罡风急袭秋莹碧面门。

她迎刀抵挡，倒退两步，已吃了暗亏，方知金无忧神捕之名不虚，手上功夫实胜于她。但要她开口认输，却是千难万难。她咬牙再上，与金无忧缠斗一处。二十多招过去，败象渐露，她依然死撑，眼见就要伤于金无忧拳下。"呼"的一声，金无忧听得耳后风起，来势甚急，不得不侧身避开。回首见是一个蒙面男子，护在秋莹碧身前，长袖一甩，向他袭来。金无忧退开数步，依稀认得这功夫出自隐匿江湖数十载不出的佛门重地——无色寺，登时停手。

她欣喜地看了眼心上人，原来他一直跟在身旁不曾离去。金无忧却面带忧色，朝她拱手道："今日在下无法劝服小姐，改日等令尊回来，再来请教！"又朝如恒微一施礼，心怀遗憾地去了。

她只当风波过去，亲昵地偎在他肩头问："干甚么要蒙面？怕丢我的脸么？"她不知，这场纠纷，终使他看清恩爱中的虚幻。他淡淡道："我已破戒，要回去受罚。""傻瓜，只要你愿舍戒，我们就能一起！"她热切地注视他，在她看来，幸福显得那样轻易。

"我要回去。""你走，我就去发做姑子去！"她一如既往地任性。

他骇然，爱恋是层层裹就的茧。"我……不行，你不能……"他慌乱紧张。"我偏要。"她眼中狡黠的光芒闪现，痴看他良久，化作轻叹。他尚没反应过来，她已手起刀落，一缕青丝从她细长的脖际荡下，依恋地盘在裙角。他却有股窒息的感觉，仿佛这青丝化作绳索，一圈圈将他套紧……

那一夜，他仓皇逃出了秋府别苑，她睡得正酣。他匆匆忙忙，觉得自己像个罪人，竟不敢回头。一不小心，差点撞上迎面横亘的假山。他心灰到极点。他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佛祖。

又七日，如恒念忏完毕，推门而出。门外阳光大好，一派晴空，他有悟道的欣喜。心远如有先知，于院中等候。桃花开得正艳，不甘寂寞的红色，染出一寺朝气。他跪下，坚定地道："师父，弟子已然明白，请为弟子受戒。

"他不知，另一处，她也说了同样的话。"秋莹碧求佛门收留，请为弟子受戒。"你未满二十，不能受具足戒，请回吧。"一去几寺，都遭拒绝，怕的是她秋家赫赫的地位。

她无奈，他就要受戒了罢，还是赶去再求他回心转意。无色寺，纵然烧了又如何？不信他舍得下全寺性命，她决绝地想。

无色寺。

她来得却也巧，这日正是受比丘具足戒的最后一关。

比丘坛上，传戒大和尚、左右羯磨、教授及七位尊证师肃然等候。如恒脱鞋踏上那三层七尺戒台，犹如走进另一个世界。跪下，心中一派安详，这份宁静，真是难得。他微笑，割断种种孽缘，就如今日重生，他终于要得到圆满了。

冷不丁，一声娇叱惊破佛门的安宁："住手——"枝头群鸟振翅而飞，几百个光头一起回转，只有他长跪未动。远处，紫衣玉影，持刀俏立，目中射出两道千缠万绕的情丝，直奔向那个懦弱的身影。

他木然，如已坐化。她飞快地奔到他面前，一把抓住他袖管："跟我走！"他依然端坐，身体仿佛在土地里扎根。她一使力，发现竟然不能撼动他分毫。"跟我走！"她柔声说道，几乎是哀求。他默然，摇头。"跟我走！"她鼻子有点酸，血拼命往脸上涌。

他叹息，目光仍钉在地上，缓缓又坚决地道："你我缘分已尽，女施主，请回吧。"不！"她将刀压在他脖子上，他仍然无动于衷。

一旁的心远长袖一拂，她禁不住暗藏的汹涌之力，刀被震开，倒退两步。心远生根似的扎在她与他之间，挡住她所有的痴恋。"佛门清净地，不容喧嚣声，施主请回。"走开！"她提刀砍去。心远长袖卷来，将她的刀紧紧裹牢。她觉得心也被束死了，手一振，居然振不开。"他山攻错"的内功在此亦全无

用处。

老和尚白白的眉毛，似乎在得意地颤动。她冷笑，忽然撒手弃刀，手如鹰爪凌厉抓出。僧袍一挥一绞，那刀锋毒蛇般吐舌，朝她吻去，如有灵性。她险险躲开，刀锋擦脸掠过，惊出一身冷汗。这老和尚就如一座坚实的山，阻碍她的去路。

她恨恨然，死死盯住如恒。自始至终，他没有看她一眼。

"施主请回，命中无缘，不必强求。"心远的话自有一种威严。

"我要你一句话，陈樱鸿！"女施主，如恒尘缘已尽，请回！"如恒终于开口，雕塑般无情。

她眼前一黑，拾起刀往寺门走去，每一步都摇摇欲坠。她告诫自己决不能倒下。想托付一生，竟得如此下场么？从今往后，天涯海角、红尘两隔。她要记住这一刻的恨。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把这刹那红颜尽付诸流水。

忘却一个曾深爱的人，叫那寂寞芳华都化作无缘。

宝靖八年，七月十六日。心远收拾好行李，告别全寺，外出云游。如恒帮他挑着行担，送出山门。

"为师放心不下的，只有你。"心远望山间流水，感叹道，"你悟性极高，多闻博记，是我佛门不世之才。然则……"如恒神色平静，淡淡道："师父多虑。弟子已了悟生死，勘破世情，一心修道。师父只管安心。"心远凝视他的双眼，点头道："善哉，善哉。为师去了，好自为之。"行了不到半日，心远穿过一个竹林。风过，龙吟声声，宛如天籁。他沉浸在天地祥和的气氛中，放下行李，寻一净处盘腿打坐。

"心远?"心远睁开双目,竹林中跃出一个美丽的倩影,似曾相识。她身旁薄而长的刀,衬着冷至冰点的眼神,透出惊人杀气。"阿弥陀佛,老衲正是心远。"他微一蹙眉,依然平心静气。

"好得很!"她当即动手。刀影似一道清风,瞬息吹至面前。心远双手一搓,刀如纸片,险些被他拗断。这老和尚武功还是如此了得。

她偏不信邪。自一年前踏出无色寺后,她流落江湖,成为一名杀手,她的刀,真正开始嗜血。手腕一抖,刀声呜咽,似冤魂哭泣。心远不由一颤,听出这刀声与以前已是大不相同:有三分恨、三分狠、三分孤绝,更渗透了无数江湖人绝望的喘息。

她已没有家。秋盛天在得知她犯下的罪行后,以身谢罪,自愿征讨西域诸国,不幸遇上雪崩,尸骨无存。消息传来时,秋莹碧正在酒楼里吃肉,一口咬下去,仿佛啃着亡父的骨肉,舌尖上都是苦味。是她害死了亲爹,秋莹碧默默地想,从此只剩她一个人了,没有人怜惜。

刀尖一点,她抹去亡父的影子,肃杀的刀光顿将心远席卷在内。心远忽地一动不动,安详得如一尊佛陀。他愿入地狱,消解这刀上沉重的孽债。

等闲刀却容不得迟滞,笔直插入老和尚的心窝。他不避、不让、不还手,令她的眉悚然挑起,难道自己错了?

"善哉,善哉。"心远一手撑地,一手捂住心口,"施主的怨气可消尽了?"她眼里的恨,让他回到了三十年前。欠下的,此刻算是还尽了么?那同样含怨的一双眼,三十年来久久不曾阖上,睁在他的心底。

她咬唇,这老和尚阻了她大好姻缘,本该恨极。只是那甘愿受死的平静,让她忽然恨不起来。

老和尚的血喷薄而出,暖暖的,在触及凡尘后变黑变硬,成为死物。死亡如此容易,心远静看生命流逝,没有任何不安。这副躯壳,早放弃了,借

她的手了断罢。惟独放心不下的仍是如恒，灵台最后的清明时分，他暗自祷告，爱徒莫要和他走上同样的路。

心远的尸体上，飘落一株盛开的血色牡丹。

四、悟后十方空十年后。

世人已不再熟悉秋莹碧这个名字，但牡丹杀手的名号却响彻武林。传闻她从不杀女子，却恨极男人，尤其是和尚，如遇则必杀之。

龙佑三年，因燕王家将失银案引发天下大乱，江湖诸多门派及四大王府俱被牵连其中。当时涉及叛乱的更有江湖上最厉害的六大杀手：失魂、伤情、牡丹、芙蓉、红衣、小童，武林人士遂组成“江湖盟”，协同官府追杀此六人。

九月十九，以四十七条人命作为垫脚石，“牡丹”秋莹碧与“芙蓉”蓝飒儿冲出了江湖盟在青螺山所设的重重陷阱，身心皆疲。在碧晟湖边的隐秘小屋休息了两日，二人这才缓过气来。隐退或复仇，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

只是那夜，来得颇不寻常。

天早早地黑了，林间的鸟傍晚便没了踪迹，四周静谧得让人窒息。蓝飒儿换好伤口的药，提了一桶清水往小屋走，却暮地里看到一个人。

那个身影来得悄无声息，似乎是从虚无中走来。当她警觉时，来人已离她不到一丈。动手？来不及了，她震惊得呆在当地，脑中擦过一个念头：他是什么人？轻功如此高深，又全无杀气……不，应该说是没有活人的生气……

正在此时，秋莹碧走出小屋，一瞥见这人，她原本冷漠的脸忽然间血色全无。她的手不自觉地哆嗦，以致不得不把双手藏在身后死死扼住。

竟然……是他！

秋莹碧直直地盯住他，天上地下，此时别无他人他物，只有这个身影。蓝飒儿在一边惊讶，从未见过莹碧如此失态。

他走到她面前，布衣光头，安详地道："莹碧，真的是你？"这句话一出口，他方觉沉睡了多年的那个世俗的陈樱鸿，又活了回来。他忘了出家人的身份，忘了所有该说的言语。

秋莹碧愣愣地退了一步，不知所措。他似乎洞悉她内心的一切，平和地道："过去种种，因缘而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话自然而然地溜出嘴边，带动他的心情也缓缓沉寂下去。

秋莹碧木然听着，脑中飞逝而过的是十一年的沧桑。她忽然狂笑，将手中的等闲刀笔直指向他："什么过去种种，因缘而生！过去的一切，全都因你而生，该放下屠刀的人是你，不是我！"她嗜杀冷血，那又如何？她心中的侠念，早在他弃她之时消磨殆尽。

他超然的脸上有了一丝痛苦："莹碧，一切罪孽的确因我而起。既是如此，便让我来承担吧。"她冷笑，收起心痛，手腕一抖，等闲刀发出一缕桀骜的寒光。"你不该叫我莹碧，过了这么多年，你的修行反而大不如前了。你该叫我'女施主'。"躲在一边的蓝飒儿心里一阵难过。她如今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和尚就是莹碧生命中惟一的男人，让她痛悟终生的人。自己原以为那人定是个花花公子、薄幸小人，才会令秋莹碧满怀恨意，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竟是个和尚。

他低下头，轻声念着佛号，复又抬起，诚恳的神色锁着悲悯："我的修行的确不够，年少气盛才会一错再错，请你饶恕我的罪行。"他庄严地跪下，慢慢一磕到底。

秋莹碧淡然地道："什么我呀我的，你应该自称贫僧。"可她手中的刀不觉已垂下。

他苦笑，长叹一声："我是凡人，做不了圣僧。如今只求弥补罪过，盼

你给我个机会。”原先，他顾着自己解脱，如今，他才念及芸芸众生，只盼来得不算太晚。

她虚脱了也似，声音空茫地传来：“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无法回头，还有什么机会可言？”她的身子轻轻地颤抖着，“我原想既然你做了和尚，我就当姑子，一辈子陪着你和你的佛祖。可有人给过我机会么？”秋莹碧苦笑着捋了捋秀发，在晚空下，清风中，她依然美得惊人。

他长跪不起，不觉又想到那痴情的摩登伽女。

“你若真想嫁阿难为妻，就去发罢。”佛陀的眼中，有智慧的笑。摩登伽女的目光飘过他身后的比丘，他们有的嗤笑，不信她能爱得如此坚定，有的惊异佛陀的大胆，怕这贱民女子扰乱佛门清净尊严。

为心中所爱，铙尽青丝万缕，亦不顾惜。落发时，摩登伽女毫无遗憾。虽然这色相为她所珍惜，但能与阿难朝夕见面，成就夫妻之名，纵然出家又如何？光头秀目，摩登伽女终成比丘尼。

可如恒不愿她去发啊，他痴痴地想。那飞瀑般倾泻的青丝，曾经缠绕他迷乱的眼神，成就她无双的灵秀。若为他而消失，这是何等罪过。他明白，正是这些迷恋色相的杂念，成为阻他成佛的魔障，然而他，竟舍不得完全放弃。

他吸了一口气，岁月的修炼终使他比从前更加完熟，说话时平静得如一座荒山，淹没心底蔓逸的杂草，“我一直不知道牡丹杀手就是你。如今我才明白，你是为我才造下无边罪孽。”他深深地注视她，看到她眼中慢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恨，“我才是真正该死之人，请你放过其他无辜者罢。”“哈哈……”她先是忍不住浅笑，继而变作狂笑，遏止不住似的，听得人心惊肉跳。

她觉出彻骨的寒，他不是为了她，他关心的是无辜者。无辜，难道她无辜？原本已绝望的心，因他的重新闯入，稍稍有了一丝动摇。可他这番话，一如从前。彻底的绝望倏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压她本就碎了的心。原来，心可以一伤再伤。她慢慢提起刀，声音空洞：“你要我来了断，是不是？你不

怕死？”他双掌合十，结跏趺坐，安详惬意：“善哉。只求我一死之后，你能恢复本性，不再是杀人不眨眼的牡丹……”秋莹碧执刀向天，欲哭无泪。他还是不要丢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在这世上。宁愿死，也不愿和她一起。她浑身冰凉，几乎站立不住。

蓝飒儿悲伤地遥望两人，仿佛沾到秋莹碧心底的泪。她很想冲上前，把这个臭和尚大骂一顿。连瞎子也能看出那飞蛾扑火般的痴情，为什么他不明白？如果他明白，为什么不接受？如果他曾经接受，又为什么要放弃？

他低头垂眉，怕看秋莹碧怔怔凝视的眼。“解脱生死得阿罗汉。”心头反反复复，念叨着这一句。修成正果真的如此重要，忍看挚爱于面前崩溃？他不敢多想，几十年来，他只为此而活，他要守住这信念。

风凉得像要割破肌肤，天也开始哭了，细雨缠绵而下。秋莹碧凄凉笑道：“好，我成全你。”一刀劈出——相思若等闲。

这一刀如平时一样干净完美，只是更多了一份刻骨铭心。刀划出一道幽蓝莹亮的曲线，割破十一年来的爱恨情仇。

这是最终的了断，秋莹碧麻木地想，手直直地、恨恨地，拖刀砸向那个朝思暮想的身躯。梦里，同样的一刀，已劈过千回，却每每劈空。此时也恍如一梦，她以为还会落空。

离他胸口一分处，她的手令人无法察觉地迟疑了一下，然而那不可阻挡的惯性，依然牵引着等闲刀，干脆利落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刀发出沉重的一声喘息。他的脸迅速地抽搐了一下。她终于惊觉这不是梦，完全没入袈裟的刀刃，提醒她这是真实的。

“傻瓜，你为什么不躲！”她圆睁怒眼，尖声叫道。手无法控制地剧烈抖着，死死盯着这伴随多年的等闲刀，不敢拔出。仿佛又见，十年前同样的一幕，那含笑而终的心远，与眼前何其相似。

他解脱地一笑，重复地念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鲜血慢慢喷溢，染红了袈裟，混着无情的雨水滚下。眼见他摇摇欲坠，惊惧中，秋莹碧痛心疾首地把他抱在怀中，跌坐地上，一时神思恍惚：“不，你不要死！我不要你死……”“莹碧，我不是有心负你。我立过誓，要终生侍奉佛祖，你明白么？这么多年来，我心里还是惦着你……不要再杀人了，答应我！”他握她的手，说话间整张脸痛苦地扭曲成一团，看得她心痛若狂。

秋莹碧的泪倾涌而出，雨水打在脸上，和泪和在一起。他的话引发她无限悲恸。何必当初？何必当初！

她松开他，用力拔出了刀。刀上沾着血，也沾着一世错过的情缘。她回手一刀，往自己脖间抹去，既不能同生，死便同穴！

他奋力伸手，两指夹住刀刃，生生把她手中的刀扯开。她一愣，他已旋手一抛，将刀扔至远处，胸口的伤经此一动，血愈发不可停歇。她呆滞地望着幽红的血色，一阵眩晕。

“你死了，我也不想独活。”她低低地对他说，慢慢把脸贴紧他冰凉的面颊，流泪不止。

他笑得勉强：“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必陪我。到了阴间，我还是要做和尚的。”她无声地哭，无心计较他的话语，只是一千一万个痛恨自己。捧起他的脸，穿过泪水与雨雾，莹碧嘶哑地喊：“为什么要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别的什么都不要！你不要走——”他微笑，如一曲绝唱，美得炫目而短暂：“如果我从来就是那个陈樱鸿，一定不会离开你。”他的笑意还未褪去，头一歪，已去了。

天地在那一刻不复存在。人依旧在怀，可魂已飘渺，生死两望。

他是一个专情的人，爱上了佛，便不能再爱世间女子。他相信，如他是一个平凡男子，必能好好善待这个女子。只是他，不是，也不能。而她，一

如世间所有的痴情女子，愿为他等，为他出家，甚至为他死。却不知这男人真正想要的，恰是她所不能给的。

雨下得更大。可再大的雨，也洗不去悲哀，洗不去悔恨，一任人世离合悲欢复又来。

尾 声龙佑五年，蓝飒儿回到碧晟湖，景物依旧，心态已非。她缓缓踏上林间小径，往树林深处走去。那里有一座坟，一座庵，紧紧相连。

她在庵门外站立，前尘往事如潮水汹涌而来。门里门外，两个世界。她凝望那匾上的“无色”两字，知道一切仍未结束。

这是除死之外惟一的解脱。爱，竟是付尽所有，倾尽此生，绝无回头之路。蓝飒儿想，如此沉重，莫若一生都不要去碰。

默立许久，她黯然地走下山，朝万丈红尘，慢慢地沉下去……